“顾风！！！听见就回个话！！！！”

江流闷着头撞进了他离开还不到三个小时的教室。他跑的太急也太慌，就并没有想起来奇怪，冬日的六点太阳早就该落山了，不说漆黑一片，起码也是光线黯淡的，可就在这个时间点，教室里竟洒满了金红色的夕照，不大的空间被映得活像在燃烧一样。

“混蛋你到底在哪呢顾——”

随着抬起头的动作逐渐完成，他喉咙里的声音也猝然中止了，听起来像个上了年纪的磁带，好笑得要命。他虽然意识到了，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站在教室最后一扇窗前的人的背影与其说是熟悉不如说是看厌了，可那一瞬间江流却不敢轻率地唤出她的名字，明明知道就是她，但就是无法承认。

好像一但承认了，江流熟悉的顾风就再也回不来了。

因为……因为那个背影周围的金红色轮廓，让她看起来也要烧起来了。

“哦，你找我啊。”

对方则没有那么多心思，回应他的声音甚至带着比平时还要高亢几分的情绪，转过身来的动作却有些不死不活。可只是这么简单的动作也花不了什么时间，几乎是马上江流就看清了对方的脸。

不是顾风还能是谁。

但说是顾风，却又有些违和感，江流认真地考虑了之后，就觉得背后汗毛直立起来。

顾风她——右眼是金红色的吗？

“算什么啊一副见了鬼的表情，不是你找我的吗，有事？”

“啊……不，不对！你听我说！出事了，刚才校门口有两个人发疯了，拿着刀子伤了好几个人，还闯进学校里来了！有人说你还在教室里，我就过来找你——别傻站着了！！快跟我出去，万一碰上他们就危险了！”

“啊？那个啊，我知道。”

顾风的态度太自然，让江流也自然而然的说出了自己的来意，他一着急，甚至快步走到顾风身前去拽她的胳膊。顾风倒是吃了一惊，但随即就笑了起来，江流在近距离一看，那一金红一漆黑的两只眼睛视点竟是分开的，黑色的还在看他，金红的却望着他身后——！

“你怎么——”

“我说呢……想起来了，办完事忘了扫尾，就说你不可能这么大胆子。”

一本正经地说着插刀的话，顾风也没有甩开江流的手，而是抬起胳膊，貌似随意地合了一次掌。

“啪！”

清脆的声音瞬间传遍了整间教室，甚至还不绝地萦绕于江流耳畔，他莫名感觉有些眩晕，下意识地闭眼再睁开时，见到了他小半辈子里见过的最诡异的事。

方才还趴在窗外的夕阳，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坠落下去，与此同时，教室里也被随之移动的暗影布满，在暗的就要看不见人的时候，顾风那只金红色的眼球向着墙壁一瞄，白炽灯管立刻点亮了，平常老化的样子一点都看不出来。

“别低头啊，你晕了我可搞不定。”

凉薄的声音炸响在江流耳边，他几乎是反射性地低下头时，还能听见恶趣味的低笑声。

故意的。这是他第一个念头。

不可能！这是他第二个念头，被喊出来的。

地上横陈着两个人，正是他在校门口时看见的两个精神病。之所以用“横陈”而不是“躺”来形容他们，则是因为他们此刻的状态实在不象是活人——血，满地是血，鲜血浸满了不小一片地面，就连江流踩着的地方都没有幸免。两个人身上更是如此，每一个的腹部都开了个大口子，他叫得上名字和叫不上名字的脏器都裸露出了大半，不止如此，他们的脖子扭过的角度也显然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在他闭上眼喊叫出来之前，他还瞄到了他们的曾经是眼球的地方此刻只剩下了红黑色的大洞。

江流干呕着跪在地上，用右手撑了一下才免去用血洗脸的后果，可当他的手接触到那黏腻不祥的东西之后，他的身体又抽搐着弹了起来。

这是真的，不是恶作剧也不是真人秀。是真实发生的命案。不管他们曾经想对顾风有什么不利，可现在被扔在地上毫无生机，用“被杀”已经不足以反应出事实了，“虐杀”或是“残害”才是顾风对他们所做的事情。

“你……”不是顾风！

江流想这么否认，可无论再怎么看去，那个人都是顾风，样貌、体态、语气无一不符合，就连她脸上的神情也是他曾亲眼所见的。

放松，肆意又满足，通常是在她打游戏大胜的时候才会摆在脸上，难道面前这样的惨状，对她来说只不过是又一场“游戏”吗？

不用听就知道江流要说的话，顾风的笑容变大了。

“骗你也没什么意思吧。”

江流想张口又呕得要命，他第一次知道手上沾满血的感觉原来是这么让人崩溃，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神经过于纤细，他甚至觉得能感觉到那鲜血正一步步走向干涸，糊在他的手掌上，也堵住了他的喉咙。

顾风不正常，极其的不正常，他明白这一点，可却想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不是没见过顾风有时候露出的可称之为狂热的样子，可也绝对没想过她会是个杀人狂！

其实他还没想到的事情还有一件，既然被撞见了，顾风会不会将他灭口呢……

“——为什么啊！！！”

“想杀我就被我杀了，这多公平啊。”

“这不对，这不对！！——”

“吵死了你。”顾风终于离开了她所站的地方，却伴随着“咕叽咕叽”的脚步声，江流咬牙再次低头看去，只见她鞋底沾过的地方带着红红白白的痕迹，不难联想到那到底是什么的残骸……那些不知所踪的眼球现在可以破案了。“如果我没有能力杀他们，就会被他们杀掉，那样就不会被你质问了吧？可我不愿意。”

“我还要活着呢，就算要用他们的命做代价，可那又怎么样？人的生命本来就建立在无数的牺牲上，再多的感慨都算矫情。”

“不……为什么要这样杀死他们？这样的……这样的根本不是人类的死法啊！”

这是个好问题。顾风脸上的赞赏表情明确的传达着这个讯息。她笑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那颗金红色的眼珠转了又转，终于直直盯住了江流。

要被……杀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得手啦！！！！！！！”

嘶叫着的狂徒单手一翻，一直不见踪影的凶器终于露出獠牙，江流只觉眼前一黑，那把长过一人的黑色大镰就凭空出现了！别说退避，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悲鸣，利刃已经毫无怜悯地斩落！

……没有疼痛。只有一身的黏腻感，和手上相同的黏腻感。

啊，莫非是那东西太过锋利，还没来得及感受到痛苦他就已经死去了？这样想来还有些值得感激。

不说别的，疯狂的非日常终于结束了，他确确实实感觉到了心上的轻松。

江流害怕眼前的顾风，却也不想见到她被抓到或者被判刑，如果他还活着，眼看见顾风被警察逮捕的时候，恐怕就会……

//无论如何，只有这个人他绝对不会背叛。

//绝对。

他疲惫的弯了嘴角。

“上床睡觉的时间还早得很。”

恶魔桀桀低笑。

“睁眼吧狂信者，该死的只有犹大，你还没在人间受够苦呢。”

狂信者颤栗着依言睁开双眼。

——以血洞为双眼的犹大，胸腔上刻着暴虐的逆十字，不甘地站立在眼前。

开膛破肚的鲜血溅了对面而站的两人一人一身，不知是不是因为故意，头脸上尤其集中。顾风倒是完全不介意，伸舌头舔了舔溅在唇上的血，然后轻蔑地啐了出去，脸上的笑容都没变一点。

江流象是被吓傻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第三个侵入者就这么被顾风镇压了，别说威胁了，连身形都没现出来就领了便当。就冲这铁血的手段，他现在就能想象的出来前两个人死的情形了。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这样的……怎么就是顾风呢。

他这边快被逼疯了，可顾风却没事人似的。那一瞬间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如何动作的，第三人就被利索地砍了个透心凉，看她那遗憾的样子，要不是江流在场施展不开手脚，她也许会做的更过分也说不定。

江流觉得她不是她了，可事实上，这是顾风从出生来第一刻感觉如此痛快。

很难说这不是她一直以来所追寻的东西……

鲜血，混乱，邪恶，毁灭……在刀刃嵌入人体的刹那，她真实地感受到了幸福。世界上总是有这样的人吧，生来就渴望一切与正常人相悖的东西，就算平日里伪装得再完美，也无法抹除心上那点空缺，这就是所谓的“坏胚”吧。

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有人喜欢做好事，有人喜欢置若罔闻，有人爱吃甜，有人爱吃辣，世界上的一切本就都是无法强求的，只不过因为喜欢的东西偏门了点，和大众的倾向不一样了点，她就要被责备吗？那未免也太无理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她存在于世呢？

存在即合理。

这样的她出现了，那就说明她有出现的道理，即使是个错误，也是个有原因的错误。更何况，她也找到了自己的原因。

曾经的她的确心怀迷惘，但自从执掌千煞杀灭第一个人开始，她就明白了：这样嗜杀又不分是非的她其实是不用伪装的啊——她也是有用处的，是应该存在的！

她合该如此，又何须迟疑！

“江流，我跟你们到底是不一样的。”

她开口，神色有点悲伤又很是释然，但没有罪恶感，哪怕是一点都没有。

“顾……顾风——”江流的声音有些颤抖，他转过身去，似乎这样就可以拒绝发生的一切。“我没见过你，来到教室就看见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死在这了，旁边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吓昏过去了……”

伪证。

顾风还没反应过来，可脑子里明明白白写满了这两个字。

“——我知道你有这本事顾风，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你把我打昏了吧。”

看着他下意识畏缩了的身体，顾风愤怒了。她一抬手，未染半寸鲜血的刀刃已横在江流脖颈，只待略一收手，当时就能再了结一条人命。

“你在小看我吗——！！！”

江流此刻反倒努力站直身子，只低低地唤，“……顾风……”

顾风的怒火来得快去得也快，或者从根本上讲，她与变态杀人狂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至少不会毫无理由的大杀特杀，更别提还是对着江流这个与她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了。而且尽管她不想承认，江流的觉悟也确实震到她了。

可是不需要就是不需要。

“顾风，别摸鱼了，那边很快就会来人，你以为自己多少斤两——江流？”

背对着顾风的江流甚至比她还先一步看清了来人，这让他变得进一步的迷惑了。就像来人能一口叫出他的名字一样，他理所当然的也能够喊出对方的名字，不仅如此，哪怕是在这个时间点，他还习惯性的加上了尊称。

“颜……颜老师？！”

顾风瞬间黑了脸。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颜倾走进教室，对地上的狼藉报以熟视无睹的态度，却饶有兴致地看着江流。“我还在想有什么能拖住你，这我就明白了。”

“——你想死么！”

“那个就算了，死在你手上样子太丑。”

颜倾耸耸肩，轻描淡写地无视了顾风的威胁。

“为什么……颜老师会和顾风——你们到底……”

江流陷入了混乱，他怎么也想不到，学校里新来的音乐老师，和顾风一直势同水火的阎罗王在背地里居然是这个样子……虽然顾风对他的态度还是很恶劣，可江流也不是傻子，他听得出那种恶声恶气之后的平等与熟稔，而无论是哪一个，都不该属于老师和课代表之间的相处模式。

“知道的太多，容易被灭口哦？顾风下不去手的话，就到了我这个老师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和平时上课时的严肃大不相同的轻佻语气，让人完全看不出有开玩笑的意思。而事实上这很有可能也不是个玩笑。

江流看不到，在他的身后，听到颜倾这番发言的顾风，仅剩的那只黑色眸子竟也隐隐有了过渡到金红的迹象，大镰无声微抬。

仿佛但凡有丝毫不利，她拼着玉石俱焚也要将颜倾拉入地狱。

颜倾哪有不懂，笑着对她举起双手，摇了摇头。倒不是不敢招惹顾风，照他的手段，暗地里做掉江流只是动动手指的事，可那没什么必要。江流看到的顶多是顾风施暴的场景，手段曝光根本不算事，说出去会不会有人相信还另说，而且，看这个样子他也并没有说出去的意思。

虽然……只有死人对闭嘴的保证才够牢靠。

金红色的怒涛暂且被按下。

“灭——灭口？！”

完全不了解两人打的哑谜的江流脸色白的像纸一样，他是不想背叛顾风，可也不代表他情愿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颜倾脸上笑得欢，可眼睛里却冷得带了冰碴，他毫不怀疑这男人这么做的可能性。

“要灭口也轮不到你动手。要善后就快点！不是你说时间不多的吗？”

被警告性地瞪了。颜倾只觉得这样的顾风像只没爪子的幼兽，还挺好玩的。

“你话事。”

这算是让步了。

顾风松了口气，可也是头疼。不让颜倾动手，但她自己也没想好到底该拿江流怎么办，接下来的事情绝对不能让他知道，也不能就这么把他扔在这里。想来想去，竟是拿不出一个满意的办法来。

也就是所谓的关心则乱了吧，她连千煞都收了回来。

再一抬头，可就看见颜倾握着江流的颈子，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就轻轻松松一折，江流连声都没吭就瘫倒下去。顾风头皮直发炸，喉咙里溢出一声野兽似的哀嚎，揉身就扑了上去，赤红的双眼中都是憎恶。

“颜倾——！！！！”

颜倾不退反进，左手握拳，凌然轰向顾风腹部，速度两相加和，顾风就结结实实地吃了一记，脑子里当时就一黑。一个晃神的功夫，颜倾右手早就跟上，掐着她的后颈把她按在了地上，侧脸死死地压着地板。

正好能看见江流的身体的轻微颤动。

“小孩子家家怎么成天这么大火气，别老跟只斗鸡似的，看清楚了再动手你能死啊。”

顾风知道自己摆了乌龙，可还是气，她没办法不气，这人刚才还光风霁月的说什么她话事，转过脸来就给了她个巴掌。

他以为他是什么？反复无常的女人吗！

“有种的你一直别放手！敢放手我就操翻你！！！”

“哎呀都要吓死我了。”

颜倾揪着她头发往地上一磕，没用多大劲，顾风还是觉得脑子里一阵晃荡。但她的辞典里可没有“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一条，照样用发着狠劲的眼光瞪着颜倾，像恨不得要剜他的肉吃。

“看什么看，眼睛不想要啦？”

双指成钩朝眼睛撞过来，顾风愣是不躲不闪，最后是颜倾在差一点摸到她眼球的位置停了下来，脸上还挂着笑。

“……别怂啊你。”

顾风咬着后槽牙发出声音。

“就那么讨厌我？服个软不会？”

“除非我死！”

颜倾一时无言。

“……你就仗着我还要用你吧顾风，我告诉你，只对自己狠可不算什么。”

他最后也只是狠狠掐了把顾风的脸，然后握住她的手把她拉了起来。

顾风的样子像马上要咬死他一样。

“——顾风！！”

顾风还没有习惯刚刚恢复的人形，就被重重地抱住了，对方也真是缺根筋，对她这种相当于大病初愈的人还这么粗鲁。可正是这动作带来的疼痛让她很快清醒了过来，她不再是随处飘荡的微尘了，她，又能作为人类存在了。

滚烫的泪水违背了主人的意志一滴一滴地砸了下来。

这一刻颜倾忘记了继世者的职责忘记了千煞执掌的宿命，就算是他也没办法再考虑那么多了，还有什么能比发生在他眼前的一切更有资格称为奇迹呢？

倔强的熊孩子在他怀里，有人类的形状，有人类的温度。

“……啊……呃……”

顾风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忘了到底该如何发声。她歪了歪头，看着颜倾因喜悦而稍微有些扭曲的侧脸，简单考虑一下，就缓慢地抬起了手。所有的肌肉和骨骼都在悲鸣，可疼痛在同时也加深了她存在着的实感，只是有些分不清楚到底是刚恢复的后遗症，还是因为喜极失态的人抱得实在太用力了。

生锈似的大脑重新开始运转了，她一点点找回了正常的思维。

可以分辨出是谁在抱着她了。

开裂的手迟缓地放在了颜倾的脸上，顾风又张了张嘴，这次才成功地发出了声音。

“我……成……功……了……？”

颜倾一愣，才明白过来顾风到底想问什么。她的思维还停留在强行拖住深渊之物，援救顾无欢的时候。顾无欢早就安全无虞，只是付出断了一只胳膊的代价就从死地脱出，他也一直在疯了似地寻找顾风，可不知出于何种心理，颜倾根本就没有知会他的意思。

现在，顾风甫一苏醒，满心满脑想的却还是那个不分好歹的家伙。

可颜倾根本没办法骗她什么，她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一直挺到了现在，或许是忍着他们一辈子都想象不了的剧痛，或许是忍着比疼痛更可怕的虚无。颜倾的心里塞满了黄连味，却也不得不承认：对顾风来说他算什么呢？不过是个一直在逼迫她选择，掠夺她一切珍视之物的混蛋而已。他自己都是明白的。

“我找到他了，他没事，但他一直都在找你。我们都不相信你死了，你看，你果然活着。”

可又为什么会这么难受呢？

顾风苍白的脸色一下子亮了几分，她眯起眼睛，温温和和地翘起嘴角，以凄惨的样貌露出了可称美丽的笑容。

“……哈……我一直……都……信……你……”

这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顾风自己都不是完全明白，可颜倾却从她断断续续的词句中挖掘到了他们为彼此保存的善意，心情激荡下一瞬间眼眶竟热了。

“嗯……我知道，谢谢……谢谢你信我……”

1. 自己惯有文风

顾风抄起啤酒瓶子就往嘴里灌，三两口吹了半瓶，才神态自然地将瓶子在手上掂了一掂，看向周围人的眼神里充满恶意。

“我说，咱们也不是第一次不对付了，哪还那么多受罪的话？来啊，直接开打吧，说半个怕字的都是孙子！”

“疯子”的外号实在是实至名归，她脸上还带着点笑，可直勾勾盯着人的样子就透着神经质，好像她什么也不在乎，只想着打这场架过把瘾。但只有顾风自己知道，无论是那一天还是这一天，她一直都在说谎。

可是啊，谁说没被拆穿的谎言就不是真实？

看看这群人吧，他们嘴里喊打喊杀，说她是脑子有毛病，将混乱归咎于她，想给予她制裁。她就站在这里，不逃不躲，看上去满心满脑都想打这一架，这时候他们反倒又退缩了，不仅如此，还有人因着她坦然的样子，低声嘟囔着是不是甩错了锅。

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吗？倘若今天她唯唯诺诺畏惧退避，恐怕也就落到他们手里了吧。

顾风想着，又灌了口酒。

2. 黑暗文风

江流有点发愣，顾风就看着他笑。

薄薄两片嘴唇，原本还苍白的可怕，现在就真的有了“血色”。鲜血在她唇上涂了均匀的一层，红的艳丽，甚至还有未凝固的血滴沿着她嘴角缓缓滴下，在露了尖的下颌上留下蜿蜿蜒蜒一道红痕。

在食人恶鬼的手上，还紧握着长过半人的一把冷刃，刃身朝上，映出比生铁还冰冷的一双暗沉黑眸。

她还在笑。

“顾……顾……你……”

江流喊不出那个名字，眼前的绝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

随着他的发声，刀尖颤了一颤，江流眼前一花，只见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已扑到面前，定睛一看，他险些吓破了胆子。

那是“人”。

不，那是曾经是“人”的东西，现在则有了更合适的名字。

发不出声音了。

还不如就这么死去比较幸福。

与一时间超脱了的江流对视着的，是“人的头”。

顾风低低笑着，笑声沙哑中却有说不出的魅力，海妖塞壬的歌声也不过如此了吧，可她翘起染血嘴唇的样子只能说更加艳丽。

她冲江流扬了扬眉，像是惊讶于他不接受这份馈赠，可她到底还是那性子，别人不要也不硬塞，扔了长刀空出手来，就提起了那头的躯干。

江流眼睁睁地看着，少女俯首，将唇凑在颈边，就着那腔子痛饮一口，眉飞色舞的神采和她提着啤酒瓶子侃大山的时候如出一辙。

看啊，她开口，这就是我的一切。

3. KUSO

“喂疯子，你口水都快流到地上了啊我说。”

顾风腾地从座位上窜了起来，双手胡乱往脸上抹去，两三下后才发觉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她呆愣了两三秒，然后勃然大怒地扑向了在一旁光明正大嗤嗤笑着的顾无欢，脸上的表情是活生生的恼羞成怒的范例。

“你丫挺的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啊？！我睡个觉容易么容易么你就这么不识好歹，今天要不给你个样瞧瞧，爷把名字翻过来写！”

——什么叫机智？这就叫机智！看看顾大爷，这时候都不忘立于不败之地，“风”字翻过来不就还是“风”吗！

顾无欢笑的直喘气，可人家身高腿长啊，又有运动系少年的加成，闪避顾风的攻击那是绰绰有余的，再加上惹人嫌的天赋点，非要等到顾风快碰到自己才躲开，仇恨值拉的那叫一个稳。

围观同学表示自己有生之年能看见一回肉骨头逗狗的场景也实在是可喜可贺。

“差不多得了啊哈哈哈哈，就算你抓到我也不让你嘿嘿嘿的……”

“谁要嘿嘿嘿你啊！无赖你丫现在站住咱们还能以人类的方式沟通，再躲让我抓住了你就死定了！！！！”

“我又不傻。”

两人鸡飞狗跳地在班上转了一圈，最后隔着几张桌子遥相对视，一个横眉竖目一个嬉皮笑脸，谁都不再轻易动作了。

“风啊快加油啊，再有五分钟就上课了，老板的课！”

嘉音一走进教室就看见这副场景，连问都不用就知道一定是顾无欢又撩拨到顾风了，她如往常一般立刻就站在了顾风一边，也不回座位了就在门口给她把风，顾风就回给她个感激的笑容，可春天般温暖在转回到顾无欢身上时就立刻变成了寒冬样凛冽。

“一局决胜负吧，无赖，输了的人蹲地唱国歌——”

“——再加上放学请冰激淋，来吧！”

“石头——”

“剪刀——”

砰！

顾风腾地从座位上窜了起来，背后还残留着来自千煞的森冷寒气。

“梦见什么了？刚才还笑得那么开心。”

颜倾递给她一个茶杯，她恍惚接过，浅浅抿了一口，绿茶的香味安抚了她体内躁动的意识。这时候才反应过来，她还在颜倾的住处，在等待不知何时会来临的灭世者攻击之时竟大意地睡着了，可顾风也没心情反省自己的疏忽了。

颜倾倒是也不纠缠于那个话题，“收拾干净了。”

这话是说顾风在学校的教室里干得太过火的现场，她向后捋了捋头发，埋下了头。

“到底怎么了。”

“……我想吃冰激淋了。”

4. 翻译腔

宽敞亮堂的餐厅里，江流和顾无欢坐在餐桌的两边。

娃娃脸男孩板着脸，现在正毫不留情地瞪视着他的同伴，但他的同伴只是低着头，认真地吃着属于他的那一份牛排。他细长的手指灵活地操纵着刀叉，将烤的七成熟的牛排分成适合入口的小块，偶尔停下用手边的餐巾擦去嘴边的酱汁，显然具有良好的餐桌礼仪。

虽然江流并不反感好好享受一顿美餐，可看起来现在实在不是一个正确的时机。他是为了和顾无欢争论而来到这里的——而不是为了这看上去没那么好吃的晚饭。

“说真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吃顿饭再谈事情呢？”

如果是顾风的话，现在或许已经破口大骂了。

“正事，听着，我们有的是正事要谈，你该做的是回应我，而不是在那里悠闲地一个人吃你那该死的晚饭！你是没几顿可吃了吗？！”

虽然江流的脾气好，可要是跟顾无欢相比，也只能甘拜下风。

“顾无欢，我不是顾风，她能忍耐你的胡闹，我不会，知道吗！不会！”

“——好吧，你不会。”

吊眼梢的少年抬头看向江流时脸上还带笑，可眼睛里就没那么温柔了。他放下刀叉，在盘子上磕出一声轻响，餐厅的灯应声灭了。

黑暗中，江流看见一双红宝石的眸子正紧盯着他。

有什么东西在嗥叫。

“那就告诉我，你能怎么样？”

5. 少女或者小清新

“枚雪，我……”

江流眯起眼睛看向在自己身前几步处站着的少女，心中的感情几乎要满溢而出了。

在真正遇到枚雪之前，他从没想象过自己有一天会这样为一个人着迷。第一眼看见枚雪时，他几乎能听到自己的胸腔里，心脏震耳欲聋的鼓动声，不住地告诉这个吊儿郎当的少年，就是她了，她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人。

乌黑似墨的长发直顺地垂在她肩上，在阳光下发着亮，凑近了还能闻到花朵的馨香。虽然她的相貌是完全与之相配的端丽，可尤为动人的则是那一双漆黑的眼眸。

虽然中国人都有双黑眼睛，可大多掺着些棕褐色，纯粹的黑反而少见。江流也不是没见过，顾风的眼睛不但是不掺半点杂色的黑，还黑的瘆人，与她对视的时候，就发现她的眼底几乎是没有光亮的，不见底的深邃。

但枚雪不同，她的眼睛也是纯黑，却闪烁着斑斑光点，有时在认真注视他人的时候，甚至能在那眼底倒映出影子，让人不禁怀疑是否是被那太过美丽的瞳孔摄去了魂魄，心甘情愿陷入其中。这种想法江流只讲给顾风听过，却被笑成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不过顾风却没否认枚雪的眼睛的确很美。

与那双眼睛相比，雪似的肌肤和恰到好处的身型倒不是那么显眼了。

江流醉在那双眼中。

像真正被摄了魂一样，他不由得逼近几步，有些粗鲁地握住了枚雪的手后，才后悔自己因为过于紧张，手心已经泛起了潮湿。枚雪明显被吓了一跳，可她很快就定了心神，甚至带着点期待的，用那双最美的眼睛，将江流印在其中。

也许……她也和我想的一样不是吗？

江流抿了抿唇，只觉心上脑上的那几个字在舌尖溜了一圈，只待张口就能说出。如果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就能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少女低下头去，微微翘起唇角，颊边似有一抹暗红。

少年用力握住那只纤细的手，认真地像握住了整个世界。

妖精携着三月的花香，在暖阳下欢歌起舞。温柔的风牵牵少女的长发，又拉拉少年的衣角，似在催促，似在羡慕。

快啊，给自己，也给她，这个世界上最值得对她好的女孩幸福。

“我——”

6. 苏苏苏苏苏苏苏

顾风睡醒的时候，头疼的像要裂开了，小心地操纵酸痛的肌肉翻了个身，就看见了坐在身边正看电视的颜倾，一片黑暗中，电视的光映得他的脸明明暗暗的，半张脸甚至被暗影罩住了，只有眼睛反射着电视的光。

一瞬间有些晃神，顾风大半个身子都摔下了沙发。

“再怎么想我也不用这么激动吧。”

一边习惯性的嘴贱着，颜倾倒是很有良心地拽了她一把，才让她没把脸摔扁，可她到底也没能免于尴尬——疲惫的身体使不上劲，她只能依赖着颜倾的力道，一半身子回了沙发，头却在半途中就力泄地砸在了颜倾腿上。

没办法不窘迫，可身体却违背了主人的意愿，就算再怎么努力尝试，她也只能在颜倾那惹人嫌的低笑声中干使劲，拿不出什么实际效果来。

“行啦，你省省吧，趁天还没亮再老实睡会。”

颜倾像是终于看够了笑话，一手盖住了顾风的双眼，看上去没使多大力气，可顾风只觉得一下子就被压制住了，明白再怎么挣扎都是徒劳。虽然她有时候会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轴劲，但大多数时候她还是识时务的，也可能是因为被遮住眼睛之后，就连反抗也看不见对象的状况让她也没了动力，她难得安安静静地待在了颜倾身边。

挺奇怪的，明明两个人还在逃亡中，只能暂且待在个连床都没有的地下室里，唯一的家电就是一台黑白电视机，随时都可能有被怪物破门而入包了饺子的危险，可在被颜倾遮住视线之后，顾风心中的焦躁竟慢慢地缓解下来了。

这是好现象，如果一直绷着弦的话，恐怕在被追上之前她就会先自己崩溃了。

她在颜倾的手下空茫地眨了眨眼。

“让你睡觉你又瞎想什么呢，我告诉你，那边有了动作咱们立刻就走，到时候你就是想方便都得给我忍着。”

顾风现在忍着的是吐槽的欲望，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没溜的人！

又听见了笑声，听起来说这话的人自己也觉得不太合适，可到了后来，就变成了很低很轻的一声叹气。

“睡吧，我说过了，有我给你守着。这条路是活是死，我都走在你前头。”

隔了一会，他就又开口。

“总是我对不起你的。”

顾风觉得自己得说点什么，可喉头硬像是哽住了，几次尝试才勉强挤出点声音来，却沙哑地像个破锣。“你不用……”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顾风一把掐住了颜倾的手腕，死死的，指腹几乎要嵌进他的皮肤里，颜倾能听见她牙齿撞击的声音，于是就又叹了一口气。

然后就听见了顾风很用力很用力的声音，虽然有点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路是我自己选的，也得我自己走，愿意陪是你随意，可别想着到现在再装好人！你凭什么可怜我？是你的错吧，那就一直到最后都错下去！”

“而我——是绝对不会死在这种狗屁麻烦上的。”

颜倾愣了，几乎觉得透过这昏暗的光线，能望见顾风那双执拗的黑眼，以及更里面一些的那不屈的灵魂。顾风的声音还在继续。

“颜倾，别太小看我了。”

你做好的觉悟，我同样有，我从来不比你天真，也不是你的累赘。

有些东西是不用看也能明白的。

于是颜倾最后也没有抬起自己的手，而是深深低下头去，将嘴唇压在了手背上。

“……嗯，那就一起走吧。”

“咕噜……”

不知是谁的肚子先唱起了空城计，也引得另一人的附和。

顾风黑着脸踹向身旁的颜倾，一脚还不够解气的，她就又补了几脚，一边踹一边骂，连腰侧的伤口都崩裂了一点。

“我他妈算服了——你真是天才，你们继世者一窝都是天才！真有本事啊，能搞到这么好的房子，都快感动死我了——你们这么有本事，怎么就不想备点吃的啊？！还留外卖单子，咱俩现在谁像能出去见人的样！！”

颜倾有气无力地靠着墙，连挡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摆摆手。两人一起逃了大半个月，间隔着还得打上几架，倒是有压缩饼干之类的应急食物，但也是一顿正经饭都没混上，更不要提还一直戒备着，这时候好不容易甩开追兵窝进了避难所，乍一松懈下来就觉得累得狠了，连睁眼都嫌麻烦。

他也哭笑不得——顾风跟他一样苦熬了这么长时间，现在都累瘫在地上了居然还有精神踹他泄愤？

只能懒洋洋地开口，“别闹，别闹听见没，我可没劲再给你把肠子塞回去了，再流出来你就自己吃自己吧。”

顾风快气炸了，“好啊，一点都甭想老子分给你！”

两个傻货都闭了嘴，半晌沉默后，就一起扑哧扑哧地笑了起来。到了现在剑拔弩张都成了习惯了，一个人撩火另一个人回呛都成了套路，连脑子都不用动。可早就没了当初的试探与恶意，只是成为了熟稔的相处模式。

颜倾叹了口气，勉强提起了点劲，朝着顾风伸出了手，顾风盯着他的手看，可也没躲开，于是他就顺利地将这小屁孩揽在了身边，让她靠在自己身侧。

“干什么，我告诉你，我可没那么好收买！”

“行啦，一会伤口真又要崩开了。”

“——说得好像你没伤似的。”

好言好语的顾风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回话，虽然气鼓鼓地回了声，但然后就老老实实靠了过去。有了人肉垫子，谁还耐烦枕那硬邦邦的墙啊，她这当然是人之常情！

“这事就算告一段落了，这段时间来，也是辛苦你了。”

颜倾垂着眼看顾风乌青色的眼圈，突然低声开口。

“我又不是为你，不用你感激。”

“嗯，我知道。”他并没有收回手，而是稍微用了点劲围在顾风肩膀，向来水火不容的两个人，现在却靠成了个亲密无间的情状。但顾风也没再反驳，她闭上眼，呼吸的声音有些粗，时不时地咳嗽两声。顾风操着千煞，有时候打起架来难免被惑乱心神，用那以血换血的打法，就算颜倾护着，伤还是比他更重，更不要提使用千煞本就对身体有很大负担。

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抱着怀中的女孩，微微蹙眉。

“颜倾。”

“嗯。”

“如果……我是说如果，这些破事都尘埃落定的时候，你会去哪里？”

“我吗——也没有什么必须要回去的地方，大概是离开这里吧，四处走走，走累了，就随便住下，像我这样，法子总是多得是。”

“那很好啊。”

顾风眨了眨眼，她是真觉得这样不错，可是到那时，天大地大，怕是就再无重逢之日了。她有些想不明白，明明嫌弃他得要命，可真要想到相别，竟也有淡淡不舍。

“……你呢。”

颜倾反问她的声音带些小心翼翼，顾风晃了晃头，有些疑惑。

“当然是还像以前——”

像以前一样求学找工作，然后……然后就这么过去一生。

像以前一样？

现在的她……就算能了结一切，现在的顾风真的能回到日常生活吗？按部就班，顺理应当，没有半分波澜的生活——她真的还回得去吗？

忽然就明白了颜倾的顾虑。

顾风惶恐半晌，终是泄了气，她知道答案了，颜倾比她知道的还早。可就是这样，她也没办法有怨气了。

“好吧，你果然还是欠我的。”

颜倾侧过头用下巴蹭了蹭她的鬓角，简单的动作却带着说不得的怜惜，“很多。”

“那等到那时候，你就得负起责来。”

颜倾一愣。

“我可是没有经济收入来源的年轻人，车票住宿都归你！”

“你是说……”

“我过不下去的时候，你得管我。”

顾风低低哼笑一声，抓住了颜倾的手。

“你说的，这都是你欠我的，那我什么时候找你要，你都该还我。”

“……高利贷。好吧小混蛋——”颜倾反握住她，也闭上眼睛，“谁叫我欠你呢。”

岁月静好。

莫比乌斯环。

顾风坐在楼顶的天台边缘，两只腿耷拉在半空中，面无表情地想着。

这真是个好比喻。她明知道所在的地方只是现实的背面，却也只能随波逐流地走下去，一次次地循环再循环，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努力都无法打破这该死的噩梦。

哪怕这世界上没有她，一切还是会按部就班地走下去。

片段（5）

她又一次度过了一个睁着双眼的夜晚。

“又来了？”

“姑且还能忍耐。”

就算是对着颜倾，顾风也只能疲惫地摇摇头，不必多做解释，因为对方一定知道她在说谎。

果然，颜倾只是递给她了一瓶咖啡，再也没有询问其他。

周而复始的梦魇。

顾风在漆黑的走廊里奔跑，前方只有细微的一点光亮作为她的方向。她向四周看去，看见的却只是隔有固定距离的房门。

呼吸中带着灼痛，她掐住自己的喉咙试图减缓那种痛苦，然而除了呼吸不畅之外，她也没有达到任何目的。

舒雪薇的声音在她耳边低语，她知道那是什么。

只能奔跑，直到梦境的尽头。

“！！”

顾风双眼圆睁，从地上翻身而起，她的身上还带着梦里未干的冷汗，目光如炬地向四处逡巡。

什么都没有，她还是在家里。

肌肉骤然绷紧后慢慢松弛下来，产生了些微的酸疼，喉咙里像有把火燃烧过般的干涸。她又在地板上睡着了，自从回到家之后，她还是习惯缩在墙角里打盹，任何轻微的动静都能把她惊醒，像只惊弓之鸟。

看着自己不知何时化为骨爪的右手，顾风弯起了嘴角，眼神却颇有些无可奈何。

她明白，她是回不去了。

“爸妈，对不起，我也想回来，可是有些事情我不去做，就连我自己这关都过不去。我知道你们会有多伤心，但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会回来。”

摸着紧闭的房门，顾风垂下眼睑。她知道黄泉的侵蚀已经过了度，有力量的人被隔绝，即使打开这扇门，她也看不见自己的父母。可她不能放下千煞，她必须战斗。

“对不起，我走了。”

“你要去黄泉。”

“明知故问。”

天穹低头看看自己的脚尖，又看看面前的少女，突然抬手摸上了她脸上的伤疤。顾风被冰凉的温度激得畏缩了一下，却还是没有躲开。抛开一切意气之争与立场相对，她对天穹本身是并没有什么恶感的。

“谁做的？”

“黑狼。然后被我肢解糊墙了。”

“有仇报仇，这很好。”

顾风没觉得奇怪，灭世者本身就是零散到称为“组织”都可笑的组织，身为领导者的天穹自然是其中的佼佼者。

“你应该不是来阻止我的，黄泉总要有个人去堵，而我是最合适的那个。”

“……没错，我只不过是来问问，有人陪你么？”

“天穹，即使没有，也不可能是你。”

“因为颜倾？”

“不，”顾风没有炸毛，她甚至笑了起来，就像最初那个女孩，“你们都错了，我不是舒雪薇，也不是天穹你。我从头到尾都只是为此准备的，就算没有你们，我也是会在这个时候走进这里，这就是我存在的所有意义。”

天穹再也没说什么，他望着顾风，也慢慢笑了起来。顾风已经走到了他们谁也够不到地方，顾无欢不行，他不行，颜倾亦不行。稚童已然长大，家长断没有阻拦她的理由，同时也无能为力。

“你一直都是顾风，颜倾肯定也会这么说。”

“你们不愧是认识很久的朋友啊。”

天穹摇了摇头，张开手臂，给了顾风一个拥抱。这个从本质上说和他相同的女孩要比他勇敢的多，同样是在看不见光的道路上，能有这样一个同伴实在是件好事。

“你的家人我会保护，但是顾风，你要回来。”

顾风一愣，抬起手来环住对方瘦削的肩胛骨，眉眼柔和。

“你也要活到我回来啊，到时候，叫上颜倾一起出去喝一杯吧。黄泉之路，我绝对不会让它再次打开的。”

“祝你好运。我的孩子。”

“顾风？！”

“无赖，精神不错啊，看来这里条件挺好。”

“你怎么——”

顾无欢惊异地看着不知何时倚在病房门口的人，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来。他不是没想过能再见到顾风，可是这么快却不在他的意料之内。

他还有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好了，没那么多可别扭的。你就不能笑一个给我看看？老皱着眉头叫我怎么安心啊。”

虽然顾风是笑着说的，可顾无欢还是听出了她话里的别意，不禁绷起了脸。脑子里思来想去转了千百个可能，最终定在了最合情理也最让他不安的一个。

“你要去——”

“嗯。”

“别去！”

顾无欢差点从病床上蹦起来，顾风被他吓了一跳，抢上几步想按住他，却被他一把抓住了手。输液管剧烈地抖动着，液瓶都被拽了下来，顾风赶忙用另一只手接住。

“你啊……一段时间不见怎么这么毛躁了。”

“顾风！黄泉之路不是那么好走的！腐朽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就算你去也只是填命而已，就连舒雪薇都没有办法——”

“无欢。”

顾风叹了口气，也用力握住了顾无欢的手，她笑了笑，却看不出什么高兴的样子来。

“你以为我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去胡闹的吗？”

“……你不要去寻死。”顾无欢咬牙切齿地说，他一把拽过顾风的衣领，顾风不敢让他用力，就主动凑上前去，让他能拽的更方便些。“顾风我不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丫一直都是这样。好好活着就那么难受吗？难受到非得找点罪受才能安心？人家都恨不能躲着坑走，你呢，屁颠屁颠地就自己跳下去，别跟我说什么拯救世界的屁话，我还不知道你？你哪有那么高尚——名正言顺地去寻死才让你高兴的不得了吧！”

顾风被他骂的一时回不过神来了，他知道……这家伙什么都知道。他一直都在装傻，却偏偏在她下定决心之后破了功，这又是为什么。

“顾风……我们都对不起你……可是你不能这么糟践你自己！！”

片段（4）

“我谁都想到了，甚至连江流都被我怀疑过，只有你。”顾风漆黑双眼渗着钢铁般的冷漠，视线化作利箭，几乎要穿透颜倾的头颅。“只有你。”

“我只能说是你太天真。”

颜倾毫不避讳她的目光，脸上依旧挂着轻松笑容，他甚至还能用与往常一模一样的语气来回应顾风的诘问。

“我告诉过你，不要相信任何人。我当然也不是例外。”

“为什么。”

“大人的世界里没那么多原因，做了就是做了，难道你听了为什么就能当做我什么都没做过？”

“为什么。”

“别傻了，我能骗你第一次，就能再骗你第二第三次，找这样的我要答案你不觉得可笑吗？”

“为什么。”

“……顾风。”

“为什么。”

顾风什么都不听，她只是执拗地想要一个原因，颜倾说得没错，她是绝不会原谅他的所作所为的，但她也不是为了原谅而要个答案。

她只是想知道，到底是是什么东西，能让将她领上拯救世界这条道路的人，走入了会遗臭万年的地狱之路。

她就是不甘心。

“为了净世……你不觉得那是个绝妙的想法吗？罪孽自灭世红莲中洗净，浴火重生的必将是个完美世界！我从来……都没像舒雪薇那样幼稚过！”

“你在骗人。”

顾风用平板的音调指控着，她没有半点犹豫与怀疑，立刻就否认了颜倾的借口。

“舒雪薇是你最珍视的人，而且，就算你对天穹心怀亏欠，也绝对不会同意他的主张。你明明是爱着这个世界的，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颜倾张口却无声，他能说任何一个谎言，却唯独不能否认顾风的话。舒雪薇和天穹是他一生中最对不起的两个人，他甚至想过一死报之，可那根本只是自我满足，就算他死去，也补偿不了任何东西。

然而他活着，却亏欠了更多，比如对面前倔强地质问着他的少女。

可颜倾也在嫉妒着这个率直的人。

“顾风……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命中注定该走正确的道路。”

“让我走上正确道路的不是命运，是你啊混蛋！”

“你这次……又走上绝路了吗。”

“你回来了——！”

顾无欢惊愕地看着一袭黑衣，连脸都被兜帽遮住了的人，已经知道了对方的身份。他实在是没想到，在销声匿迹了这么久之后，在他们所有人都猜测她已经死去后，这个人居然就在他们最危机的时候，就这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嗓音一如往昔的沙哑，但人似乎又瘦了。

“我只是在这里。”

在那人摘下兜帽的一瞬间，顾无欢几乎忘记了呼吸。

那张脸熟悉又陌生。明明是曾朝夕相对过三年的脸，却变得让他不敢认了。最先对他造成冲击的就是右脸上一道自眉骨一直延伸到嘴角的可怕伤疤，它甚至划过了眼睛，几乎要将整张脸分成两半。那双狭长的眼睛从前有着浓烈而纯粹的黑色，现在却染上熔岩般的金红色，细看去瞳孔竟是针尖一样的竖瞳。随着兜帽的落下，顾无欢能看到黑色火焰纹样像锁链般攫紧了她的脖颈，还在随着她的呼吸在皮肤上浮动。

她甚至还像以前一样对着顾无欢笑，然而那道伤疤也在扭动，看上去有些可怖。

但顾无欢可不会害怕，非但不怕，他还对这次重逢感到惊喜。

“——顾风！”

“好久不见了，无赖，最近不太好吧。”

顾无欢脸上的笑意一下就混入了苦涩，自从他带领继世者和灭世者的组织以来也过了四五年了，不是先天沟通者也没有成为后天沟通者资质的他虽然一直做的兢兢业业，但到底还是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信服力就是他最大的硬伤。他不想利用嘉音，就只能拼命锻炼自己，就算如此，努力也是有极限的。

善察人心的他已经有了预感，平静水面下暗流正在涌动，但他无能为力。

谁想到就在这时顾风居然再次出现了，五年前她封印千煞后只身前往了黄泉之路，所有人都认为她以身殉葬了，可现在她还好好的，只这一点就足够顾无欢抛开所有的苦闷了。

“疯子，你到底……不，那都不重要了——”顾无欢张开双臂，对她露出了一如少年时的温柔笑颜，“欢迎回来。”

顾风脸上的笑容慢慢淡去，顾无欢似乎看见她的眼圈发红了。她愣怔了片刻，终于向前几步任顾无欢抱住她，自己也抬起左臂环住他的肩背。

“我回来了。”

“你……嗯……混蛋！会有人……啊……那里别……”

顾离裳别过头去，眼里已经溢着水色了，不只是后背只隔了薄薄一件T恤抵在墙上挺疼，更多是因为不分时间地点就随意发情还强行把她压在墙上乱来的混蛋。

“叫的真好听……你是在勾引我吗？”

被认为是混蛋的人实在无愧于这个称呼，他一手勾起顾离裳的右腿，贴在了自己腰旁，一边又加强了攻势，完全不在乎可能会被人发现。 在这条漆黑的小巷中，两个人身体交叠着，听任人类最原始本能的驱动。

“滚……”

有些听不下去自己羞耻的声音了，顾离裳眯着眼咬住自己食指的关节。

片段（1）

燃烧着的火焰渐渐转为金红，静默的包裹着诺斯和西蒙的身体。诺斯忍着灼痛，慢慢将西蒙的上身扶了起来，抱在怀中。

“西蒙，爱是不是罪我并不清楚，因为我不会爱。但你给我的爱，让你成为了我的神明，不管是以父亲的身份，还是别的什么……”

诺斯的脸被火光映出绚丽的色彩，她深吸一口气，将脸埋在了西蒙的颈窝，唇角露出安宁的笑弧。

“我愿意为你献上一切。”

火光骤然冲天，烈火之怒的火焰并没有在他们的身上燃烧，而是直接吞噬着两人的一切，最后也只会剩下神的圣洁。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顾风费劲地抬起头来，眯着眼看了看表情都扭曲了的少女，嘴角扯出了个冷淡的笑弧。

她没什么要说的，尤其是在这种状态下。

在这所明亮的别墅之中，她被几条万恶的锁链吊在了餐厅中，不用看都可以知道手脚早已因长时间的血液不流通有了淤青，事实上她现在已经不太能感知到它们的存在了。

这是件好事，起码她不用忍受疼痛了。

面前的少女早就不是她的老同学了，那只是被魔鬼寄宿了的躯壳。

“都到现在了，你还要这么挺下去？”

嘉音站在她身前，目光晦涩地注视着遍体鳞伤的顾风，面无表情。

舔了舔干涸的嘴唇，她的喉咙也灼痛起来。

“你，”她动了动脖子，轻蔑地抬了抬眉毛，“可以折辱我，但如果你的目的是要我妥协，那就要让你失望了。我曾经会为你付出一切，但现在，没有什么能让我退缩。”

你确定要这么做？

“别废话了，下手，否则就给我换人！”

愿汝愿得偿。

“…………多谢。”

顾风仰起头来，面对着染满鲜血的木楔，笑的纯净。

“我不曾怨恨，这一切都让我欣然接受，这是我恐惧着并期待着的改变。现在我自愿成为活祭，换取古老的力量。我要纯粹的胜利！”

风在她耳边咆哮，雨妄图催折她的意志。但她安然站在那里，仍是个尚未成年的少女，在柔弱中却透出无法摧毁的力量。

“……我为见证这一切而荣幸，希望之子。”

“我不是什么希望之子，”顾风欠了欠身，对着空无一人之处静静微笑，“我只是顾风，就像舒雪薇只肯作为她自己死去一样。”

木楔陡然拔长，刺入她刘海之下的额头，将她钉在了巨大的岩石上。

世界骤然静止。

片段（2）

从顾风双眼中流出的，是艳红的鲜血。

颜倾禁锢着她的动作，疲惫地将下巴枕在她的肩上，与她脸颊相贴。

“顾风……我知道你恨我，可你现在还不能倒下。需要你的不只是我……们，还有这个世界。就算为了你的家，顾风，别输，还有很多人在等着你。你还有很长的未来。”

他从没有这么无力过，也没有这么失态过。最开始他只是想利用这个孩子，可后来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他的心竟也软了。自从舒雪薇消失，天穹入魔后，这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活着是件好事。哪怕这么痛苦，哪怕无尽挣扎，可能有这么个可挂念的人，他也甘之如饴。

但这个孩子到了今天，却是快被他自己毁掉了。

“顾风，我知道你疼，可还是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我向你保证，只要你坚持下去，一定会有好事发生的。”

啪嚓。

颜倾猛地从睡梦中惊醒，睁眼就在极近的距离对上了双亮的可怕的眼睛，因睡眠而麻痹的大脑瞬间运作起来，可还没等他出声，就被一根冰凉的手指按住了唇。

噤声。这个动作明明白白地传达了这种含义。

下意识地停止了发声，这时候他才辨认出来，蹲伏在自己身边的竟是顾风。她的右手已化作骨爪，两只金眼里咆哮着的是茂盛的战意，即使不是对着他的，也让他体会到了少有的森森寒意。

她现在到底有多强了，竟然能比他更提前感知到敌人来袭？而且看她的样子……与其说是戒备森严，倒不如说是只锁定了猎物的大型猫科动物。

不不不，在这之前——她到底是怎么深更半夜跑到他住所来的！

方才还绵长的呼吸声正一点点加促，随着一声大部分都压抑在胸腔里的欢快低呼，捕食者箭一般扑向黑暗。

颜倾翻身而起连击双掌。第一下后“呛啷啷”数声脆响回应，却盖不住顾风的低吼和未知生物的嚎叫，第二下后他虚虚一抓，在感知到顾风之时猛地将她抽开，破空声绵延不绝，第三下后他确实抓住了顾风，吊灯倏地亮了，映出了一地狼藉。

顾风在他手下挣扎着，骨爪固执地向前探出，根本不顾目标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

是的，那有着人形的赤眼妖魔已经被无数把银质小刀扎成了筛子，尤自不甘地睁着双眼，人立着，连死核也被洞穿了。

“醒醒，别那装疯卖傻的。”

估计敢弹在这种形态下的顾风的脑门的也就只有颜倾了，而且他还一点都不收着手劲，清脆地“啪”一声后，顾风下意识地捂住了头，可还是有一大片红痕蔓延开来。

还真管用。

“你大爷——”

“没有，我家都死绝了。”

颜倾回话呛人得不行，倒把顾风噎得够呛，再加上方才的后遗症，“呼哧呼哧”地喘起气来。颜倾也不管她，他的心情实在说不上好，不，正确来说应该是糟透了。

倒不是因为那妖兽有多强，能被他随手灭了的，是无论如何也当不起一个强字的，真正令他后怕的是他居然一点都没有感知到对方的存在。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顾风能接近睡梦中的他还可以解释为两人之间真诚的信任关系（如果有的话），但妖兽能入侵他住所这件事就实在太匪夷所思了，常年的训练让他就连睡觉时都会对怨气和恶意产生应激反应，而想在这种时候接近他的东西也无外乎带有这两种特质。

可现在居然出了这种事情？如果不是顾风大晚上抽风跑了过来，就算性命无虞，也说不得就得少点什么。

“……血味？”

顾风清明一时的双目又烧起了火，被颜倾抓住的手腕向着超出人类范畴的角度猛地翻折，轻巧地脱出后伏下了身子。

“血味有什么奇怪——”

颜倾眸子一缩，这才反应过来了。没有察觉到怨气让他有些迟钝了，名为“深渊之物”的妖魔——怎么会有人类的血液呢？

径直上前的顾风不带片刻迟疑，苍白骨爪落下，立时撕扯开了那东西的正面，银刀子叮叮当当地洒了一地，同时响起的还有咕叽咕叽的不快声音。颜倾皱皱眉头，可还没等他说什么，一声短促地嗤笑就飘了过来。

“看看这是什么。”

顾风用骨爪托起一块肉来——这对她来说实在需要点技巧——向着颜倾伸了过去，她细长的眼现在眯成了两条细缝，脸上的肃杀之意连颜倾看了都略有心寒。

可更令他震惊到全身如堕冰窟的是那肉块，那是深渊之物绝不该有的东西——人类的心脏。

“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了。”

“……你知道什么。”

“颜倾，这时候还跟我打什么机锋，继世者也做过这样的实验吧。”顾风歪歪头，显出一副无趣样子，金红色的眼睛慢慢变回了空洞洞的黑。“只不过你们是为了寻找适格者，而他们更直接点，单纯地增加战力。”

“她到底是不是顾风！！”

江流终于失控大吼，就算他嘴上再怎么说不在意，心中到底还是有芥蒂的。顾无欢的敷衍一直在提醒着他始终是被排斥的，颜倾的避重就轻更是一种轻视，彻底点燃了他心中阴沉的火焰。

那是他的朋友，他的发小，他像亲人一样亲的人！

可颜倾看着他，眼中分明是怜悯。“……是与不是，我说了也是不算的。”

当头一棒！

江流脸色发白，只觉得脚下一软，退了一步，险些坐在地上。他到底是不傻的，颜倾没有明说的话，有这一句也就全都传达给他了。

论舆论，不少人都看见了，杀人的就是顾风。论情理，连顾风自己都没有否认过，哪怕她身上真的发生了什么导致了人格的转变，里子还是顾风，她知道顾风该知道的一切。这样的一个人，颜倾说了能算什么？

连颜倾都没有办法，江流自己又能做什么？

只是……真的要看着顾风自取灭亡吗！

真是双漂亮的眼睛啊。

像是黄澄澄的蜂蜜色？不对不对，没有那么甜腻。那么是清晨的阳光？嗯……也不是，要更加温暖热烈一些。

——对了，是火焰。燃烧着的，温暖又漂亮的火焰，被映在这双眼中的时候，总觉得是在被全心全意对待着的，让人莫名的就想笑起来。

说起来还真是……

“——火大！把你的本体装上！！”

yosafire在和突然被摘了墨镜的emalf对视了片刻，猛地将墨镜拍了回去，眼镜腿在狠狠戳了那张看起来莫名稚气的脸之后才满意地归了位。

“嗷嗷嗷疼疼疼眼镜小姐我哪里惹到你了吗？”

绿发少女一仰头，看着这人捂着脸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才觉得心里的气顺了几分，可还是看他不爽！

“谁是眼镜小姐啊？不要总是把人叫的像路边的ABC一样你这变态墨镜！”

那要怎么样嘛……emalf苦着脸，想了想就从yosafire对自己的称呼里找到了灵感——更具体一点？

“那……”

“什么！”

“……红色平光眼镜小姐？”

弱气地吐出了这个称呼，emalf看着一下子沉默下来的yosafire心里有点不安。诶？这个反应是什么意思？可以吗？可以过关了吗？但是总觉得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不只是更具体地描述眼镜了吗你这混蛋——不要因为眼睛好看点就得意起来了啊，再怎么样你也就是个变态墨镜而已！！混蛋emalf！！”

呜啊，原来她觉得我的眼睛好看啊——

emalf生平第一次没有因为眼睛被评论而羞恼，反而是满心欢喜……满心欢喜地接受yosafire的激烈的“爱的表现”。

不过原来刚才那个也不行吗，那到底该怎么叫她才好呢？

笨拙的炎魔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发现答案呢？恐怕还要花很长时间吧，因为毕竟就连少女都还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听到什么答案吧。

总有一天。

neta：froze给yosafire出主意，装作喝醉了去探明emalf的真意。

时间还过得真快啊。

炎魔躺在自家屋顶上，对着与自己世界里一点都不同的碧蓝天空发出感慨，完全没有自觉就像个老头子一样。

今天距离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整一年了吧。和那边完全不同，这是个悠闲又和平的世界，因此时间的流逝也就格外不起眼。在这种风和日丽的日子，在屋顶上晒着阳光发发呆，一眨眼一天就过去了。

“和平真好啊——”

……像个老头子一样。

emalf推了推墨镜，在午后的阳光下昏昏欲睡。

“变……变态墨镜……呃，混蛋……居然给我……”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破碎而熟悉的声音从头顶上传来，emalf从茫然中抬起头，心中立刻翻腾了起来——邻居的眼镜小姐？！

这肯定不是正常的世界，不然眼镜小姐为什么会摇摇晃晃地降落在他面前，不但满脸通红眼里还盈着水光？！太过分了！就算在他自己有时候会做的梦里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不仅如此，好像还有股什么味道……

“……酒精？”

“嘭！”

yosafire立扑。

“啊，诶……咦咦咦？！！！眼镜小姐你不要紧吧？！！！！！！”

今天注定是个不平常的日子。

“——别胡闹了！”

顾风睁开眼的时候清醒的彻底，如果江流不是亲眼看见她睡着，几乎要以为她没有休息过。那双细长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不知道是因为困倦，还是愤怒至极，像只将要择人而噬的猛兽。

“走？你敢给我出这房门半步，我就打折你腿你信不信！”

她低声咆哮着，指节按得喀吧响。

江流看着她，牛脾气也上来了。他知道顾风完全是一片好心，也知道自己这点本事着实上不了台面，可一天到晚被拘着算怎么回事？他又不是三岁大的孩子！

“我今天还就要走！你有本事你怎么不关着那个混蛋去——”

这是顾风的死穴，基本上谁戳谁死，可这个情况下被江流扯出来，她一下子就哑了火。但也不是偃旗息鼓，而是暴风雨前的平静，那两束目光几乎锐成了两柄钩子，像要把人千刀万剐。

江流不发憷，他瘆得慌。

要是以前的顾风，他才不会害怕呢，别管她再怎么发狠，对着他也没真横过，她从来都是认同他的，哪怕嘴上开骂，到最后也没有真把他怎么样过，一次都没有。但现在不一样了，她不再轻易动怒，但强压着的怒气却更可怕了，江流不止一次地怀疑，顾风会真的对他动手。

都已经这样了，事情还能再坏到哪去呢。

他沉默地与顾风对视，眼神里都是说不出的痛苦。

他们怎么就成了这样呢。

顾风哪会不懂，正因为她懂，才会是这种不知道该对谁撒火的样子，可她还能做什么呢？手上有了力量，受到的限制反而更多，她根本没办法再像以前那样不计后果的冲动了，因为那后果不会只有她自己一个人吃下。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江流都有些毛骨悚然了，这才又颓然靠回了沙发，重新闭上双眼。江流分明看见，她的太阳穴上一根青筋正突突直跳。

“……你走吧。”

这句话像是耗尽了她所有的力气。

江流愣了愣，反而又燃起了新的怒火，他再也没说什么，甩手摔门就走。

很久之后他才知道，顾风为了这一句话到底准备牺牲多少，而在这么多逼迫着她的人中，这又给了她多么狠的一刀。但就算他知道了，却连道歉的心意都无法传达给了。

顾风坐的像被定格在了照片中一样，等到江流怒气冲冲的脚步声都消失之后，她才打了个寒颤，缓慢地，疲惫地弯下了腰，将脸埋在了手心里。

哀泣似的低叹声中，她的脸上依旧干涸。

顾风翘着脚坐在天台的边缘，抬着头盯着乌云密布的天空，整个人都处在了放空状态。最近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就算她有不少的抱怨也只能压抑在心底，压着压着，也就对谁都说不出来了。

今天难得偷了个闲，她就独自一人跑到了城市里最高的大楼的天台上，想想心事，整整思绪。从兜里摸出了包烟，她叼在嘴里，又哧地一声划着了根火柴，熟练地点起了烟。

深吸一口，才觉得生命似乎又有了质感。

不过话说回来，一会一定会有场大雨吧。

“要先找个能避雨的地方啊，不然衣服湿漉漉的会很难受呢。”

“也是……”

顾风愣愣地应了句声，停了一下才发觉不对，猛地向后仰了一下，视界中映出了张倒着的人脸。

“你——”

“我只是个散步中的上班族啦，你不要介意好了。”

——我听你有鬼啊！顾风腹诽着打量起来，面前这人穿的衣服与其说是上班族倒不如说像个杀手。全黑的西装，领口处露出点深灰色的衬衣衣领上整齐地打着黑色的领带，脚下蹬着黑色的皮鞋，手上甚至还带了双黑手套。这么一身沉重冷厉的衣服带来的肃杀感，却被他懒懒散散的又带点戏谑的神情破坏掉了。

但顾风一点小看他的意思都没有。

她敢一个人坐在天台边上却不怕有人误认为她要轻生而报警，就是因为她已经在周围下了禁制，普通人到了这里，根本就不会想来到天台，就算万一有个漏网之鱼，也是绝对看不到她的身形的。

可这人却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向她搭话，不由得她不生警戒。

“你平常都喜欢上天台来散步吗？”

对方像没听出她话里的讽刺意味一样耸了耸肩又轻松地笑眯了眼，顾风注意到他一直在用右手的大拇指磨蹭着食指，莫名有种诡异的熟悉感。

“只是偶尔啦。”

“……是吗。”

虽然有些在意，但看起来似乎真的没有什么敌意。顾风又坐直了身子，不再搭理那人，只是一味地看起天空来。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地方还真是不错，你的品位很好啊。”

上班族似乎是完全没有接收到她排斥的信号，反而几步上前背靠在了天台边缘上。两人间只隔了点微妙的距离，顾风偏偏头几乎就能碰到他翘起的发梢，这才意识到，他其实比给人的印象更高，也更年轻些。

可这并不妨碍她讨厌麻烦。

“你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说。”

嘿诶——上班族无意义地拉了个长声，“就不能是单纯地想跟你搭个讪吗？”

顾风哼笑一下，手却诚实地摸上了自己的右脸，指尖沿着粗糙的痕迹划了一道，才懒懒开口，“自打脸上有了这个，一般的人连问路都会躲着我。”

“你说那个啊，不是很有魅力吗？只不过不是我弄的真是太可惜了。”

“——认真的吗你！变态？！”

“哈哈，所以我还真有事想拜托你。”

听到疑似变态轻描淡写地推开了自己的吐槽，顾风感到一阵心累，她塌下肩膀挥了挥手，示意他直接说出来。

“本来是想抽根烟的，可是打火机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你先借我个火吧。”

指尖一弹，一盒火柴就扔向了上班族，速度不快，可他却只顾慢慢悠悠地从兜里掏出根烟叼在嘴里，等到他再伸手，那盒火柴早就飘飘荡荡地落到楼下去了。

“啊。”

“你故意的。”

“你指什么？”

顾风终于正脸对他了，可挡不住印堂直发黑，“我也就那一盒。”

“这可麻烦了呢。”

嘴上这么说，可他一点苦恼的表情都没有，反而晃了晃叼着的烟。顾风懒得再理他，苦大仇深地吸了口烟，又慢慢地吐了出来。现在她也是有烟没火的人了，不省着点抽，也得落到个守着金山饿死的下场。

“还好还好，我还有备用方案。”

顾风连眼皮都没抬。

“嘿。”

低沉又带点调笑的声音一响，顾风只觉得下颌被人捏住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事态就被强行带着扭了个头，正对上一双笑的眯起来的眼，不止如此，还越靠越近了起来。

全身的警觉性都调动了起来，顾风伸腿就踹了过去，可没碰到人就被大力握住了脚踝，踝骨被狠狠按了一下，剧痛一点延迟都没有的直接传到了大脑里，疼的顾风眼前直发黑。

糟！

可事情到底没到更糟的地步，达到了某个距离对方就没有再靠近了，只是掐着她的下颌又往自己的方向送了送。

两根香烟的距离。

男人嘴里的烟头正好抵在顾风未燃尽的香烟上，只是片刻，就带起了袅袅青烟。男人深吸了一口，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就像他的人一样懒散，还有那么点不怀好意。

“味道不错。”

顾风要还不明白他一开始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她的脑子就算白长的。她眯起了眼，嘴角一挑，牵着右脸上那道从嘴角一直到眼角的长疤也动了动，倒是也没有了方才的慌张。

“滚。”

“我可没骗你，味道……确实不错，挺有魅力。”

十足十的调戏，顾风压下心头的暴怒，强令自己冷静思考。她怎么说也算是脱离了一般战力水平，可对方不仅能看穿她下的禁制，还能轻而易举的封住她的攻击，这还只是他想点个烟，要是想干点别的什么，就算不是以有心算无心，也不会有太大困难。

有这种战力的人，最好还是能不成为敌人。

“火你也借完了，滚。”

“你忘记了吗，我还有件事要拜托你啊。”

男人松开了她的脚踝，将烟夹在食中二指间，二度凑近，烟草味重的熏人，唇角一扭，就笑出了个诡异的弧度。

“……我再说一次，滚开。”

“这个伤，不是我弄的，真是可惜啊。”

顾风内心警铃大作，从骨头缝里都渗出寒意来！她索性向后倒去，想先摆脱这个该死的形势，可刚才还在她下颌上的手一下游走到了她的后脑，用力将她按了回来。右脸的伤疤上一片温暖濡湿。

“！！”

眼睁睁地看着男人舔了自己的疤，顾风脑子里一时间断了线。

“所以拜托你……让我干一次吧。”

带着黑手套的手捏着烟毫不犹豫地按上了顾风的喉骨。

“——嘶！！”

把脱口而出的痛呼拼命咽回了喉咙，顾风这次是真的红了眼，幸而还有点理智控制着让她没有让千煞化形，可相对的，愤怒也大幅度的提升了她和千煞之间的契合度。

右手猛地窜出，电光火石般锁住了男人的脖颈，反扣住他的下颌。可对方按着烟头的手没有松开，顾风这般动作，就使那烫伤越发严重了，几乎能闻见焦糊的味道。尽管疼痛，顾风还是没有退缩，哪怕她恍惚中觉得脖子都要被烫穿了。

“嚓。”

在马上要掰断男人颈骨的时候，顾风只觉得手腕一凉，低头看去，只见那里已经套上了个黑色手环，触感冰冷，质地像是什么石头。

“你看，还蛮适合你的。”

男人的手像钢铁般坚硬，掼着顾风就往地上摔去，她无法抵抗绝对的力量，只能任脊背狠狠砸在水泥地上，张开嘴差点要吐出口血来。

可她还是没放弃，腰上一使劲，双腿剪住男人的腿，来势汹汹地撇了出去。但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了，一股大力拧上她的脚腕，生生将她甩了出去，她分明听见了骨头发出了清脆的悲鸣声。

不过最疼的还是喉咙，那里现在烫的像要烧起来了，不惨叫出声已经耗尽了她的心神。

简直是场飞来横祸。

“已经不打算反抗了吗？”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难得遇见像你这样强大又合我胃口的猎物，想好好玩玩而已。”

黑皮鞋毫不留情地踏上了柔软的腹部，顾风呜咽一声，死盯着男人吐出口血痰去，只觉得五脏六腑都在翻腾。

“我对女孩子一向都是很温柔的……”

“——去你妈的温柔！”

“但猎物是不分性别的，尤其是像你这样看起来能让我充分享受的。”

那张甚至算得上好看的脸凑近了顾风，在她的耳边轻笑着低语。

“而且……作为点烟的回报，你就好好期待吧。”

顾风昏昏沉沉地睁开眼睛，只觉得全身上下没有不疼的地方，尤其是咽喉，里面干涸得像要烧起来了，外面的皮肉也还带着灼痛。稍微转了转手腕，就听见了沉重的铁链撞击声，这一瞬间她甚至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死有什么可怕的，总比活在地狱里强。

“冷静下来了——？”

懒散的声音响了起来，顾风仰了仰头，眯着眼看清了面前的人，却连气都生不起来了。

天又黑了，她这一次又昏过去了多久？一天？两天？还是只有几个小时？她的手脚都被镣铐锁起来了，整个人半吊在墙上，不知道已经过去多久了，但她还没有完全失去知觉，大概是身为沟通者的缘故吧，也不知道该感谢还是要诅咒这体质。

但这人是一定要诅咒的。在形容如此狼狈的她的面前，他却衣衫整洁，虽然脱去了黑西装外套，可深灰色衬衫的扣子还是一路扣到了最上，甚至还打着领带。让此刻的顾风来评价的话，也就只有衣冠禽兽这一个评语了。

可她还能怎么办呢？

也不是没有反抗过，可还是成了这幅德行。

“……给我水。”

皮鞋扣地的声音有些沉闷，不一会儿就有水声响了起来。但顾风却丝毫都没有为此高兴的意思，现在他的合作，一定是为了接下来的凌辱作铺垫的。

果不其然，半满的玻璃杯送到了顾风的嘴边，她抬抬眼，苍白的唇抿成了一条线。

“怎么不喝。”

“爱给给……不给拉倒。”

这个水的高度，哪怕顾风自降身份的像只猫一样伸舌头去舔，也是够不到的。她索性不去自取其辱，静静地等着对方的意愿，声音沙哑中又带着些漠然。

“需要我借你只手吗？可这手套也实在有些麻烦呢……”

水杯收了回去，这次送到顾风嘴边的则是只戴着手套的手，顾风一双黑眼中眸光暗沉沉的，张了张嘴，然后突然龇牙咬上了两根手指！

“唔……哼哼，牙还是没磨平啊。”

施虐者用大拇指在顾风的脸颊上摩挲了几下，在她嘴里的两根手指就发起力来，扳着她的牙迫使她张大了嘴，这还不算完，他还顺势将另两根手指都塞进了她嘴里，肆意玩弄起她的舌头来。闭不上嘴，舌头又被纠缠，无法咽下的涎水就顺着嘴角淌了出来。

“难道还要我好好教教你该怎么做吗。”

饶有兴味的声音让顾风打了个寒颤，她低垂下眼，识相的不再用牙齿跟对方角力，无可奈何地叼住了手套的指尖，在施虐者玩够了之后，微微用力将手套脱了下来。

施虐者低低地笑了起来，他将水倒在拢起的手掌心，施舍一样地递到顾风嘴边，英俊却懒散的面孔上有着难得一见的愉悦。

“舔吧。”

顾风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她吐掉了嘴里的手套，眉宇间的戾气像有了实体，直冲着人扎了过去。可是根本没用，连诉诸武力都没能让她摆脱这样的折磨，区区如此的反抗意识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她低下头，可称乖顺地舔舐着施虐者的手掌心，甘甜的水中，还混杂着些微刚刚被她咬伤流出来的血。施虐者早在她开始的时候就伸平了手，水很快就都滴落在地上，顾风就又侧过头去舔舐他的指缝。

他哪会不知道就算斩去了爪子，狮子也不会变成猫呢？但看着顾风如此忍辱负重的样子，就让他从心底里生出愉悦，反应在身上则催化出了极致的快感。捕猎的目的就在于征服强大的猎物，而眼前的这一只要征服起来虽然明显要花上很长时间，不过正因如此才会令人乐在其中啊。

想着，他用空着的手解开了衬衫的扣子，舔了舔从刚才起就发干的嘴唇。

“既然休息了一天，今晚是不会让你睡的哦？”

无间地狱轮回往复。

“哈……哈……呃——！”

呼吸声猛地窒住，顾风拼命放松全身都绷紧了的肌肉，可锐利的疼痛还是难以忍受，她动了动指尖，可就连这样简单的动作都让她想干脆昏过去算了。

这次是脖子，烟疤在被称得上温柔的舔过之后，再次被撕裂了。

“……混蛋……”

沙哑的声音有些破碎，顾风瞪视着近在咫尺的施虐者。

“是你的错，谁叫你的味道这么棒，我根本停不下手。”

埋在颈间的头抬了起来，漆黑的瞳孔隐隐透着红色，对方的嘴角甚至还沾着顾风的血，勾唇一笑时，带着点妖艳的美感。可不管他看上去有多年轻，压在顾风身上的还是成年男人的体重，半开的衬衫下露出的也是结实的肌肉。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恐怕还能引得顾风多看两眼，只是现在，她恨不得咬断他的喉咙。

她不畏惧痛苦，反而是耻辱更令她疯狂。

“闭嘴——”

“生什么气呢？明明昨晚还那么乖的，是因为还没满足吗。”

伴随着戏谑的询问而来的是又一次的猛烈攻势，顾风急了眼，一口咬在凑在嘴前的脖颈上。她下口得狠，立时就尝到了血味，腥腻的让她一阵反胃。可被咬的人却颇为享受的闷哼了一声，转而去舔她的脸颊。

“呼……我要花多少时间才能驯服倔强的臭小鬼呢。”

“做梦！”

“哈哈，别说得那么绝对嘛——唔，我有什么不好？”

“滚……啊……”

“认输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向你保证，嗯？”

顾风索性不回答了，无论有多大的诱惑，臣服也不会在她的选择之中。她绝对是天生反骨的一类人，顺毛摸尚且有炸毛的时候，更不要提被强逼着低头了。在她身上，越是示弱，越昭示未来的报复会有多疯狂。

“还是说你更喜欢现在这样，这也好，因为我也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啊。”

灼热的手恶意地揉搓着她大腿内侧，顾风上下牙一个合拢，就拽下了一块血肉。可令人难堪的侵犯并没有停止，甚至还有了得寸进尺的迹象。

“呐……我的味道……怎么样？”

“……糟透了。”

“哼哼，这样啊？”

施虐者低笑一声，从顾风的脸颊一路舔到她的嘴唇，轻咬一口后，就用力按住她的喉结强迫她张开嘴，展开了一个纠缠不休的吻。血肉在两人的嘴里翻搅着，又一点点磨碎在粗糙的舌面上，扭曲的温存更衬得侵犯的行为令人作呕。

“就算糟，也要都给我好好咽下去啊。”

“闭……嘴……”

脸上还带着不自然的红晕，顾风嘴上依旧不求饶，殊不知这副样子看在有特殊癖好的人眼中，简直就是邀请的代名词。

“你真该看看自己这么欠操的样子……”施虐者抵着她的唇低语，野兽般的眼神简直像要把她整个人拆吃入腹。“操哭你怎么样？是个不错的主意吧？”

“做梦——谁操哭谁还不一定……唔——”

“都这时候了还要挑衅吗？”施虐者毫无预兆地翻了个身，托着顾风的身体让她坐在了自己身上，手臂牢牢锁住她的腰。顾风头脑一懵，加上她自己的体重后恼人的顶撞就变得更加无法忍受，原本绷直的腰无意识地向后弓去，身体里仿佛有把火在烧，她咬破了嘴唇才堪堪制止了更加不堪的呻吟。

可对方哪会饶过她呢。

“来呀小鬼。”轻佻地捏了一下她的耳垂，修长却万恶的手指又爬到了她的腰臀上，还伴随着色情又寡廉鲜耻的逗弄话语，“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操哭我的吧——不过，你现在还有心思来操我吗？”

“混蛋——”

“你在被混蛋干呢。哇哦……腰都软成这个样子了，就不能再发出点更可爱的声音吗？虽然，我也挺中意你口是心非的模样的……”

无论是身体还是嘴炮都无法占到上风，顾风只得愤愤抓住施虐者的肩膀，十指几乎陷进肉里，借此勉强维持着平衡而不让自己趴在他的身上。她的样子已经够可悲了，绝不想再有更加软弱的表现。可对方的动作偏偏又温柔起来，一边在嘴上起劲地撩拨着她，另一边则不住地抚摸她的脊背，就连冲刺的力度都放缓了，这是很危险的状态，因为顾风发现自己的意识开始涣散了。

施虐者早就敏锐地发现了她的变化。

“注意力集中点……还是说，这样就已经不行了？”

“……死……”

啪！清脆的击打声响起，是施虐者带着点力道打了顾风的屁股，神情恍惚间被如此突然地打了难言的地方，她一下子就倾了下去，正好被施虐者堵了嘴。

咕啾咕啾。

舌头纠缠在一起，就连呼吸好像都要融化在一起了，顾风一瞬间甚至想求饶了。并不是因为无法忍受痛苦，而是因为过于强烈的快感。她这个人历来遇强则强，遇弱则弱，而施虐者也渐渐抓住了她的罩门，只是比起妥协来，他更想要她屈服——尽管难度要大太多太多。

“唔……好孩子……嗯，告诉我你的名字。”

“休……休想……”

“是吗。”这答案也并没有出乎施虐者的意料之外，他只是用力但并不粗暴地迫使顾风摆动着腰，一边低声蛊惑，“那，叫我的名字，你知道的。”

“……这也……不可能——！！”

意识已经开始模糊了，身上的镣铐仿佛重若千斤，顾风仰起头，一双长眼渗出赤红的光泽。她仅剩的思维甚至希望对方给她注射什么药物，这样她就可以安慰自己，并不是她的意志薄弱，一次又一次地渴望认输。

但这次也像之前忘了多少次的一样，她眼眶潮湿，在对方一次又一次的索求中昏睡过去。

“你到底……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

顾风伸了伸脖子，又活动了活动被锁住的四肢，声音沙哑，却莫名的煽情，缺水再加上放肆地喊叫造就了她现在的声音，这让被询问的人满意极了。

“直到我死怎么样？”

他吞云吐雾，试图让顾风自内而外都染尽他的味道。

“恶心得要命。”

顾风垂下眼睛，半是因为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半是因为心里确实有些发憷。如果这个人只是因为想要凌辱她而将她囚禁起来，她会对他拥有的就只是轻蔑和憎恶，然而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对方有更加可怕的盘算。

如果随随便便跟随他的步调，最后很可能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你今天脾气好坏啊，是因为缺这个了吗？”

抽了一半的烟被硬塞到了嘴边，顾风小幅度地吸了吸鼻子，这烟的味道应该是不错的，可她现在但凡能有心情抽一口就是真心大。

脖子上的烟疤仿佛还在发烫。

“不抽吗？”

“抽你大爷。”

嘴贱真是原罪。被扼住脖子的时候顾风难得反省了一下，但她的眼神依旧嘲讽，在她还能把控住自己的思维的时候，她绝对不会对着这个变态示弱。同时他也不会真的把她掐死，他不会那么简单地让她解脱，顾风一直都知道。

“你乖一点，我就放开你，反正你是离不开我的，求求我，我就让你舒服。”

几乎要习惯窒息的感觉了，其实想想这就像上吊一样，可被吊死的人的样子难看得要命，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施虐者都要用这种方式来宣泄不满。顾风扬起眉毛思考着完全不着边界的事情，顺便给了对方一直不变的回复。

“做……你的……梦……”

“果然是这样啊。”空着的手抚上顾风的脸，手套的触感有些粗粝。“不过我是挺开心的，比起温柔，我更喜欢对你粗暴点，玩些特殊的，在你身上留下我的痕迹，或者像昨天晚上那样把你操到哭也不停手……你看，光是想想我就要硬了。”

“死……吧……”

“……来玩吧？”

颈上的禁锢被松开来，如果没有镣铐和锁链的固定，顾风几乎要跪倒在地了，可现在也没能好到哪去，她整个人挂在墙上，眼前发黑。

——要来了。

“呲——”

“唔！”

两柄黑色长刃同时刺入顾风双手手掌，直接穿透扎在了墙上，即使有了预兆，这种痛苦也来得太过猛烈，顾风额头瞬间布满了豆大的汗珠。

更加糟糕的是这种残暴的行为所拉开的幕布。

身上唯一的一件衣物——被强行换上的属于施虐者的宽大白衬衫——的扣子正在被一个一个解开，动作之小心翼翼简直像是在拆一份珍贵的礼物。

“混……”

施虐者又握住顾风的腿强行分开，将自己的身体嵌了进去，已经硬起来的欲望恰好抵在顾风的私处，不住的磨蹭着。分开白衬衫的衣襟，痕迹还未褪尽的身体就这么暴露在他的眼前了，他内心的黑色火焰再次开始熊熊燃烧。

顾风还未从痛苦中完全挣脱。

“来~玩~吧~”

带着手套的手摸上了还未完全成熟的蓓蕾，揉捏，拉扯，少女的身体虽然已经有了女性的特征，可仍是带着雌雄莫辨诱人气息。顾风的长相本来就偏于硬朗，再加上右脸那道长疤，更不要提此刻她因为忍耐痛苦和异样感受而露出的迷离眼神，这些就又为她增了几分阴鸷而禁欲的气质。

想要……看她哭着求饶。

这样的一个孩子，这样一个倔强又硬气的孩子，让人真想揉碎她那恼人的自尊。就是这样让她在身下辗转承欢，听她本就色厉内荏的痛骂在半途中转为呻吟，让她一直在推拒他的手变得埋进他的头发或是挠上他的后背，不断试图将他挤出去的双腿最后死死缠上自己的腰而不愿放开。

啊啊，那是多么美丽的样子，看她沉沦于她自己一直不屑的欲望之中。

施虐者强硬的印上顾风的唇，舌头撬开她的牙关，色情露骨地亲吻着，即使被咬的鲜血淋漓也没有退缩。

食髓知味。

在把顾风囚禁起来的这段时间中，他已经不止一次地与她抵死缠绵，尝过了这颗带刺果实的鲜美滋味，又哪里会因为一点点疼痛放弃？毕竟过程有多么艰难，最后的快乐就会不断加倍，更何况，如果轻而易举就能得到，又哪里能让他这么着迷？

是的，就是着迷，从第一眼，他的心就丢在了这个孩子的眼中，那双就算在最迷乱的时候，深处依然清澈见底的眼眸。

到底是谁把谁关起来了？

“嘶……滚……开——”

折磨她！

“去……死……”

然后完全的占有她！

“痛……”

让这个小家伙只属于自己，不管她从前有怎样的生活，不管她今后会成长为什么样子，从今往后，再没有任何人能沾染她丝毫，连她的心灵都只能染上他的颜色。

“你——最棒了……啊啊，再多给我看些。”

“唔……”

“就是这样，就像……你杀死我的那时一样。”

他是她手下的亡灵。

没错，没错，虽然他现在可以将她关起来，对她肆意妄为，甚至试图将她调教成理想中的样子，但无论是什么都无法改变他是生存着的亡灵的事实。

但他不恨，这是真的，他也不是为了复仇才刻意如此虐待顾风的，仇恨根本不值得他浪费这么多的时间与精力。答案只有一个，他发自内心地爱上了这个比他小了很多并且还十足十危险的女孩。

他不是变态，甚至在遭遇顾风之前只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正常人，但仅仅那一次的邂逅，就足够造成他的改变了。

“……对不起。”

混沌钟，他被一个低哑的声音唤回了神智，瞪大的双眼之前能看到的却只是一片血红。几乎是下一瞬间，剧烈的痛苦就冲上了脑髓。

“咳……啊……”

不知是哪个部位被毁掉了，他甚至无法说话了，只能发出一点破碎的声音，胸腔像个破风箱一样夸张地鼓动着，很快一道黑色的影子就掠过了那里。

是刀。

咕啾咕啾的声音不绝于耳，如果不是这种状况听上去还会有些色情，可现在，每一点声音都在证明他又挨了一刀。

已经不明白事态到底在向着什么方向发展了，他放弃了，并且希望生命能早一点结束。从他被一只莫名其妙的怪物袭击开始，到断断续续地看到自己杀害同类的场景，再到亲身经历自己被杀害的过程，这一切都像是场电影，可每一分痛苦和绝望都如此真实。

只是为什么，为什么到现在还要让他保留身为自己的意识。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才让老天降下如此惩罚！

终于，虐杀停止了。

终于，一切都要结束了……

就在他准备阖上疲惫的双眼时，却有陌生的温度环绕过来，那是一具温暖的躯体，正温柔地拥抱着他的温暖的躯体。

一滴水砸在了他的脸上，又顺着脸颊滑落到唇边。

“对……不起……”

为什么要道歉呢。

“我只能……选择……”

可我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我会背负——”

是怎样的人呢？

那是残酷地虐杀了他的人，他还能分辨出那是张年轻女孩的面孔，只是右边的脸颊上有着很不协调的一条狰狞的伤疤，几乎要将她的脸分成两半。但现在看上去，却意外地惹人怜爱，一黑一金的两只眸子里，满溢的都是透明的泪水。透过晶莹的碎片，他能看见自己残破不堪的倒影。

在女孩的背后，一轮黑色的弯月缓缓升起——不，那好像也不是月亮，而是丑陋而危险的武器，刀刃上一点都没有沾染他的血液。

既然痛苦，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既然做了这样的事情，又为什么要温柔地抱着我，为我哭泣呢？

既然为我哭泣，你会不会——永远地记住我呢？

真是愚蠢又可笑的人类啊，在临死之前，心里还尽是些愚蠢又可笑的疑问，可谁叫你的泪水太过滚烫，让我根本没办法安静地死去啊。

过去那些浑浑噩噩的所谓日常，现在想来都像垃圾一样，甚至还不如这一瞬间来得鲜活，这临死的一瞬间，这痛苦的一瞬间，这被毫无保留地注视着，被热烈又绝望地深爱着的一瞬间。

不对，与其说是被爱着——不如说是爱上了你吗。

啊啊，所有的一切乃至生命都被人拥有是何等至高无上的幸福，而给予我这般幸福的你，又叫我怎么能轻易割舍呢。

“啊……啊……嘶……”

你亏欠我的，我都会要回来。

“啊…………………………”

你的一切。

“愿上帝保佑你。”

女孩听不懂他的话，但她看懂了他的郑重其事，她低下了头，将冰凉的唇印上了他的额头，珍而重之地祈祷。

……我的话，无论是上帝还是恶魔，只要能够满足我的心愿，我都会去向他祈求。

“我将用自己的所有来偿还一切罪孽。”

……记住你的誓言。

“你的牺牲，绝不会白费。”

凛冽寒风中，她的背影挺拔的孤单。

他睁着眼睡去了。

施虐者把难得安稳的顾风放在了床上，她睡的很沉，就连刚才给她清洁身体的时候她都没有片刻清醒，现在更是还打上了低低的鼾声。这对于施虐者来说是很新奇的体验，这证明了顾风的体能终于达到了极点，因为之前她就连睡着的时候对他的靠近都有抵触的表现，而在刚才她甚至还向他的怀里蹭了蹭。

“你还记得我吗。”

施虐者摸了摸她脸上的疤，眼神格外柔软。

顾风没有回答，她的确是累了，心灵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早就把她逼到了界限，坚持到现在也不过是因为她过于强大的自尊心和不愿认输的不甘心。这些施虐者又何尝不懂，他只是在最合适的时机放软了态度，就收到了如此成效。

“欠我的你不能赖账，但我也得自己要。”

那双手比起当年更加修长，也更加粗糙了，但依旧柔软，就像睡着了的她这个人一样。只是握着，心中就觉得有什么东西要满溢出来了。

“……江……流……”

嘶哑的像要咳出血的声音低喃了个人名，施虐者听了几声才分辨出来，方才破冰而出的温情又封冻回去。

就连做梦都心心念念的人，必然是她……很重要的人。真是讽刺啊，在知道她名字之前，先知道的居然是别人的名字。

也对，她的年龄，有一两个小男朋友也不奇怪啊。

完全没注意到自己脸上的微笑已经扭曲了，施虐者捧起了顾风的手，将唇印在她的手背上。

“我在呢。”

他甜蜜地假笑着，回应了顾风的呼唤，但事情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了——

——顾风的眉头瞬间揪了起来，五官纠结的程度像吞下了一只苍蝇，施虐者暗想道就算最初自己用强的时候也没见过她这么受苦的表情……她到底是叫了个什么人。

这么想着，他的手可没放开。

“……混蛋……想死吗？！！！！”

那只手瞬间变得像钢铁一样坚硬，反扣住施虐者的脉门，强行向后拗去。与此同时，顾风甚至翻起了身子，睁开眼后，满是混沌的瞳孔中映出的尽是黑红色的杀意，右手皮肉褪尽，苍白色的骨爪锐利甚刀，眨眼就挖进了施虐者的心口。

“咳……”

嘴角漫出鲜血，他却不想挣扎。

又见面了。

“罪孽的馨香，就算是你这丑陋的非人身上也存在着，是万幸还是不幸呢。”

骨爪尖端萦绕起叠叠黑雾，红色的血液就被吸入其中，顾风的腿压住了人体脏器最集中的腹部上，满眼都是残酷。

“你是什么。”

施虐者落在如此凄惨境地时，却依旧保持着奇异的平静，他的声音毫无波动。

“真是庞大的欲望，你想渎神吗？”

“……你是神？”

“神是你自己的。”

顾风昂起头来，暴虐无情地咧开了嘴，眉眼间尽是轻蔑，甚至还含了些怜悯。

“而且，你得到的东西，永远不会是你想要的。”

“你又知道什么，我有足够的时间，我所拥有的是永恒！”

“不死之身而已。”

骨爪收紧，一颗心脏就被摘了出来，施虐者又是吐出一口鲜血，再也无法出声辩驳了，可顾风却没有丝毫放松。她俯下身去，突然咬上了施虐者的喉咙，连皮带肉地扯下了一大块，才慢条斯理地抬起头来，咀嚼下咽。

血染的双唇一弯。

“我要是吃了你，你还能在哪里活着。”

命运逆转再逆转，施虐者愣了愣，终于笑的像个孩子。

来吧。

他已发不出声。

没人，比我更爱你。

顾风的眼眸颤了颤，再次低下头去，像野兽一样粗暴地咬着他的唇接吻。

“那人是谁。”

面对江流的疑问，顾风一瞬间语塞了，她看了看身边正不错眼珠盯着她笑的男人，只觉得脑仁发疼。

真是不知道怎么回答。难道说，哦，他是以前被我杀了，最近回来报仇的人？

“……一个朋友。”

江流哭笑不得，心说大姐你倒编个上心点的答案出来。你可才刚16，是从哪里交到这种看上去事业有成但隐约透着股衣冠禽兽味道的朋友的？他怎么看至少也得比你大出七八岁去吧！

可也没办法，顾风不乐意说，那就换个话题。

“你啊……你知道有多少人找你吗？得亏颜老师帮你打掩护，要不然你爸妈还不得疯了？你到底干嘛去了啊——”

顾风虚着眼，别说脑仁了，就连脑壳都一起疼了起来。

这更没法说了，难道要说实话，哦，他不是来报仇的嘛，我被他关起来了，每天不是被OO就是被XX，中间崩溃了差点暴起把他吃掉，恢复理智之后又决定带他回来——连她自己重新想一想都觉得自己是他妈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那傻逼倒还能笑得很开心！

“没什么，我回来就好了……”

“这话应该是我说的吧！？你自己为什么说出来了！？”

“谁让你他娘的不说来着！！！”

“我——”

“你丫就成心挤兑我是不是？！”

一直在旁边笑而不语的引线吐了口烟，完全没有插手的意思。

“——那你回来打算怎么办！这你总能说了吧！！”

江流这么好脾气的人都要崩溃了，他胡乱地抓了抓头发，决定这个顾风要再给不出答案来他就自己滚蛋！见她的鬼去吧！带回来这么一个身份不明的危险分子，连他这都糊弄不过去还能再糊弄谁去！

顾风从一个易爆的气球一下子变得泄了气，几乎是自暴自弃地往后一靠，砸在了背后那傻逼的肩膀上，有气无力地冲江流摆手。

“……没想过！？顾风你丫是要疯啊！？”

江流觉得自己已经要哭出来了，光靠想的他就能知道顾风会遇到多大的阻力了，谁能容忍她在自己身边放这么颗来历不明的定时炸弹？就连江流也只能认为她是想在实在没辙的时候找个省心点的死法。

但顾风自己一定是最明白的，所以他连说的必要都没有。

这么想想，江流一点都没觉得变轻松，反而是越来越替她着急。但顾风经过了刚才无解的抑郁之后，整个人突然冷静下来，她一抬手就夹过了身后人嘴里叼着的烟，没心没肺地拿过来就抽，看的江流眼皮子直跳。

“呼……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不用太担心了。你先走吧，我刚回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收拾，就不送你了。”

明摆着的送客。江流也不愿意再在这样的气氛下多费唇舌了，他站起身，看着顾风的眼神里尽是恨铁不成钢。

但他还是妥协了。

“颜倾那里需要我帮你解释你就随时招呼吧。”

门轻轻掩上了。

顾风四仰八叉地倒在沙发上，闭起眼睛低低叹气。轻轻笑声后，一股温热的气息迎面扑来，她侧了侧脸，躲过玩闹似的袭击，一巴掌巴在完全置身事外的胡闹者脸上，看都不看就轻易把他从身上赶了下去。

“这么躺在我面前，我还以为你想我这么做呢。”

对此般调戏顾风回应了冷笑一声，“你最好还是别选在我想杀人的时候。”

“那是说只要是其他时间就可以了？”

“不是。”

傻逼耸了耸肩，表达了一下自己的遗憾之情。可他到底没有那么乖，坐在顾风身边之后，就自说自话地将顾风一把揽在怀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摸她的头发。顾风一愣，屈起手肘就朝后撞了过去，虽然砸得结结实实，可对方却根本不当回事。

咬起牙来，她是经常忘记这家伙可是个是死过一次又从地狱中挣扎回来的人物，武力威胁对他来说根本造成不了太大困扰。

虽然不是没办法整治他，但要付出的代价却太高了，顾风只能暂且忍耐。

“这就对了，小女孩，这样我们都能舒服点。”

他发出一阵得意的闷笑声，随后低下头，极近地凑在了顾风耳边，话尾音调上扬，“还是说，我该叫你——顾风了？”

顾风额角狠狠一跳，可还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没有骂娘，是江流漏的底，她也只能安慰自己现在这社会同名的人多了去了，只知道一个名字对她无法造成什么影响。当然她心里也有一个声音在以事实反驳。

得了吧，起码现在你就觉得不爽了。

“不公平地要求知道我的名字？”

轻松的声音让顾风根本不为所动，她当然听出了这只是个拙劣的煽动。“如果我想，不用你说。于是很明显我并没有兴趣。”

戴着手套的手从侧颈一直滑到了脸颊，以无害的方式逡巡在顾风的伤疤上，但说话的方式却完全相反，每一个字都试图将她惹恼。

“那之后就互不干涉，很明显你对大人的把戏还挺上手的，小姑娘。”

无论他有多充分地在暗示一些不健全的东西，顾风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冷静而睿智的，她清楚的明白，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所引起的挑衅进行辩驳是不可能胜利的，所以她甚至没有费力去拨开对方的手。

“你最好感激我给你的一切，如果我能做主的话，那时候就直接死在你面前了。”

“感谢你正确地认识了我对你的珍视。”

“再加上我对你厚颜无耻的容忍。”

被评论为厚颜无耻的人不用看也知道此刻在顾风眼里静静燃烧着的冰冷的杀意，与其说他该为此伤心，不如说他一直都很清楚这才是他想要的东西的本质。顾风想要杀了他，这他心里明白得很，同时，她不会杀了他，这他更是比任何人都要明白。

不是爱意，不是好感，甚至连肌肤之亲后的仅剩温存都算不上，说句相当失礼的话，他甚至怀疑顾风是否拥有那样的机能。

他是明白的，甚至比顾风自己都要明白，这个孩子是不具备人类的情感的，或者说——是失去了。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才能导致如此的后果，可他知道，她的伪装其实是天衣无缝的，就连他自己，也只不过是因为凑巧把她逼到了极限，才让她显露出了那些非人的部分。

她保持着身为人类的惯性，所以始终无法看到自己已经越界的事实。无论她的外表如何平凡，无论她的反应如何正常，都只是潜意识下的伪装。

正确答案是——顾风已经不能顺从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了。

她曾经说过，她只能选择。而选择的后果就摆在这里了，她开始逐渐失去选择的能力，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

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尼采曾说，当你注视着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注视着你。作为一个长时间与魔鬼战斗的人，顾风并没有足够的警惕，于是她开始变成魔鬼。

而这之间的距离，或许也只有一度死去又复活的他才能够理解，因为，他至今都没有甩脱死亡的钳制啊。

对于他理解的顾风来说，杀人是她绝对不会去染指的罪孽，潜意识中她大约也是知道自己已经偏离人道，所以绝对不会屠戮同类，这是她自己能决定的事情，那她就一定会坚持下去。

没有人能比他更了解了，可笑又可敬，这即是顾风的本质。而一旦到了她开始改变的时候，也即是她彻底崩坏的时候，等到那一天——他会亲手杀掉她。

不过现在，还有什么比及时行乐更重要呢？

男人嘴角勾起一抹笑，一翻身就将顾风压在了沙发上，居高临下的看着她，一双黑眼中满满是翻滚着的浪潮。他的意向太露骨，就连顾风都不自觉地瑟缩了一下，暗暗吸了口气才能冷静下来问话。

“……你要疯吗？”

“你不能逼着一只食肉动物吃素，而且还是在肉触手可得的时候。”

带着手套的手已经探进顾风的T恤衣襟，带着刻意的挑逗意味在她身上游走，小腹，腰间，脊背，胸口，每一寸都不被放过。男人将头埋在顾风的颈间，用尖利的犬齿撕咬她喉咙上的伤疤，又屈起一条腿抵在她双腿之间。

顾风眯起眼来，有了被监禁起来的经历作为基础，她不能假装自己没被撩拨，但她还是觉得屈辱。右手五指勾了勾，只要她想，这只手可以立刻化为骨爪，只一下，就能送这个毫无顾忌的男人下地狱，即使不用杀了他，也可以让他吃到足够的苦头。

但她在犹豫。

男人像是感受到了她的犹豫，抬起头来冲她笑了笑，握住她的右手，拉着她搭在自己的颈间。顾风瞳孔一缩，她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对方不但不会反抗，还主动送上了自己的要害之处，她说不清楚心里是什么感受，只是忽然明白她自己是绝对下不去手的。

“混蛋。”

“你知道的。”

对视了片刻，两个人的唇纠缠在了一起，谁都不甘于被随意摆弄侵略，于是就像一场唇齿间的厮杀。顾风搭在对方颈上的手死死的勾着，另一只手则按在男人的肩膀上，不再予以反抗。

陈默走在街头，嘴里叼着的烟松松垮垮，好像下一刻就会顺从地心引力，可又颇为执着地粘在她的嘴角，从不断亮起的烟头就可以看出这人抽烟又急又深。一般这样可不代表是个老手，抽得这么凶的人，那就是往头晕恶心上胡作。但也不大，她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抽烟能为了什么呢？大约也就是尝个鲜，摆摆派，宣告一下自己满得快溢出来的青春，要不了多久也就没了兴趣。几十年后想起来，权当是年少轻狂，在闲谈的时候多了个能拿自己找的乐子。

看着烟头快烧尽了，她就又从烟盒里摸出来一支，连火都不点，直接对着嘴里的烟头对火，吐了烟屁股就又叼起一支。这几个动作倒很是熟，点烟换烟也没耽误她闷着头走路。

这么个小孩子却包了一身严严实实的黑衣黑裤，在已有暖意的初春虽说不上奇怪，但也足够扎眼。她自己没什么自觉，可沿街路人看这么个女孩老油条似的叼着烟，还满脸苦大仇深的，少不得把她当作社会青年，指指点点一番。

不过就算她发觉了，也不会有心思给自己正名，此时此刻，她手中抓着的手机震动的幅度越来越大，震得她头皮直发炸，都分不清到底是手机在震，还是过度使劲而有些痉挛的手在抖了。

陈默知道自己得跑，但又不能跑，被人看出慌张来，马上就会打草惊蛇，这一街的人，她也没看出哪个像能搭把援手的。她没有遇见贵人的命，起码从她活过的这十几年来看，除了父母，她也没能靠上谁。这次又赶上出门在外，远水救不了近火，自己不找条活路，这条命交待在这也不可惜。

就算如此——这时候要有个能救她的人，哪怕之后让她跪地上喊爸爸她都乐意！

遥遥看见前面有个路口，是夹在两家餐馆之间细细一条小巷，按道理来说，进去就是十足十的冒险，这人生地不熟的，鬼知道是不是个死胡同。可陈默还是决定赌一把，因为就这么跑下去也不是个事，想办法把后面的尾巴甩掉才是正道理。

饶是这么想，被堵在死胡同的预想还是让陈默有些毛骨悚然，随即，她就为自己的胆怯而感到愤怒了，恶狠狠地咬上烟卷。

“我可不是……要栽在这里的人。”

缓步走过街角，骤然发足狂奔！

跑跑跑，她把每一步都迈到最大，眼睛瞪到几乎充血，在不大的巷子里寻找一条出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两侧入眼的都是民宅，无论如何，她也不能将祸水东引。就算……就算真的被抓住了，她对自己的能力还是有些自信的，总不会让对方一点代价都不用付出。

不过还是能逃掉更好。

然而转过最后一个拐角——正如她所能想象到的最坏情况，站在高墙面前，她只能剧烈地喘着粗气。本来是打算翻过墙去的，可面前这堵少说也有三米高的墙，她是无论如何也上不去的，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两旁却只有门户紧闭的院落，门槛上青苔深深，厚重的锁头上也布满了斑斑锈渍。

陈默转过身来，用颤抖的手摸出一根烟来，叼起，点燃，吐出袅袅青烟。

“……也不一定就会死，对不对。就算会死……也他娘的没那么容易。”

“志气不错，智商太低。”

陈默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正午了，这不是她睡觉的时间，所以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睡饱的餍足感，反而是脑子里一片昏昏胀胀的，简直要不知道今夕何夕了。

不过她也确实不知道今天到底是几号了。

奇怪的是嘴里并不干，这样看来她可能并没有睡多长时间，但是这种推论也不太可靠，因为最首要的疑问还没能解决……这里到底是哪里。

至于是谁把她带过来的——陈默揉了揉太阳穴，下床站起身来，乌洞洞的一双眼睛直直盯向面向落地窗笔直站着的男人。

“——是你？”

对方没有转身，“说的跟你认识我似的。”

陈默倒一点都不尴尬，连眉毛都没动一下。“难道不是你把我带过来的？”

袁奕初拧着眉头看向正埋头写着什么的陈默，声音冷的像带了冰碴。“人是你杀的？”

“不是。”

陈默看都不看他一眼，下笔如飞，一点都不像整只右手都缠满了绷带能有的速度。她握笔的姿势倒是很标准，只是用的力度极大，才写了半页纸，就已经能看见绷带里面有渗血的样子了。

“有人威胁你？”

这次陈默倒是分给了他个冷漠的眼神，碳素笔在指间灵巧地打了个转。

“不是。”

“咣当！！！”

袁奕初重重拍在了桌上，移开手之后，就是一张拍的模模糊糊的照片，背景是个阴森森的小巷子，唯一的一个人像也只是模模糊糊有个轮廓。可就算这么模糊，也能看出来身高体型无一不和陈默相仿。

“不说说这个？”

“你很烦，就不能让我写完吗？”

“你是觉得，一个人的性命比你手头上这点小说还重要吗？”

陈默皱起眉头，刚想说什么，袁奕初却已经揪住她的领子，扯的她站起身来，他用的劲不算太大，但手上已经青筋暴露。在陈默看来，大约是在控制自己不要把她掐死吧，可笑的简直不像是凭他的履历能做出来的事情。

女人的资料浮现在脑海里，拼上了最后一块拼图，陈默忽然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这么气急败坏，眉峰一挑，本来无甚表情的面相上添了几分讥讽。

“早说，是熟人啊。”

袁奕初一哽，见着陈默表情有异，上下打量一番，本就聪明的人还哪里得不出一个让他更加愤怒的结论。他之前没有过这样的猜想，但如今却顺理成章的问出了口，就对着这个比他小了近十岁，被他救了一命的女孩子。

“——能救？”

削薄的唇一扭就是个不大好看的笑容，陈默这次给出了相反的答案。

“是。”

攥着衣领的手越发用力了，空气稀薄到她几乎要感觉到头昏脑涨了，可陈默不害怕，她早就不害怕了，左右这条命也是袁奕初捡回来的，他想要的话她也不会挣扎什么。这话她早就跟对方撂过了，可惜一直没被相信，今天她这样的态度会不会可信一点？但也都是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可能的话，她是想把手里的东西写完的，虽然在别人看来只不过是些读之无味弃之也不可惜的烂作，可她写了很久。

如果要是死了的话，真想刻一段在墓碑上啊，起码能让留存的时间长久一点。

“……倒是反抗啊！？”

袁奕初到底只是一时气昏了头，没有真的掐死陈默的打算，事实上在遇到陈默之前他是个相当冷静自持的人，毕竟他曾有过当兵的经历，因伤退伍后又在警察局任职。无论于公于私，这绝对不该是他做出来的事情。

但这死孩子太他妈欠收拾了！

“说你呢！做什么真的一点都不动啊！”

陈默一被松开就开始大口大口喘气，刚想说话，就又被自己呛住了，一连串的咳嗽起来。袁奕初哪看得下去，赶紧拍着她的后背帮她顺气，一边拍，一边还骂她。“挺聪明个孩子，怎么犯这种蠢！”

“咳咳……咳……因为……是你啊。”

被呛的太厉害都咳出了眼泪的陈默断断续续地如此回答着。

“……那可谢谢。”

袁奕初一时都不知该如何作答了，他只能干巴巴地回了一句，然后就不说话了。倒是陈默整了整自己的领子，脸上的笑容甚至正常了一点，说话的声音里都有些模模糊糊的暖意。

“对我来说，你可是正义啊。”

“这是拿准了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不对。”陈默扬起了头，她的身高在同龄人中还算偏高的，可在袁奕初面前还是矮了一头，这么抬起头看着他一点都不违和。“我是相信你做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哪怕是我不懂的道理。”

盲信。

这是袁奕初脑子里起的第一个念头，哪怕他知道对面的女孩不是什么缺乏教育容易被洗脑的单纯小孩，还是免不了觉得诡异，好像他自己真的刻意引导了她一样。但事实绝非如此，陈默是个极有主见的家伙，看上去散漫又随便，但她聪明的恰到好处，盲目是绝对与她扯不上关系的词语。

并不在乎袁奕初脑子里转过了多少想法，陈默笑了笑，重新转过头去，转了转发僵的手腕，拿起笔来继续写下去。其实也不是什么太有意义的文字，不过是她中二期开始构思的小说，题材也很是配得起那个年龄，是一个少年为了拯救世界豁出一切的故事。

袁奕初推开家门，黑着灯，窗户也还开着，房间里一股凛冽的味道。陈默似乎是回了家，其实这没什么奇怪的，硬要说的话，倒是她一直喜欢赖在他家里才比较奇怪，也不知道那家伙到底是怎么看待两人间的关系的。不过袁奕初对于她的行为倒是觉得无所谓，毕竟只要两人都注意点，也不会发生什么尴尬的事情。

更令人费解的是，她的家里也一直没有对她经常彻夜不归表示担忧或不满的行动。

不过那些都跟他关系不大。他好不容易能休个假，自然也是希望找个清净——虽然陈默不吵，但她的存在感却相当高，就算想无视也无视不掉。袁奕初在心里抱怨着，就黑着灯在房间里摸了几件换洗的衣服，直接进了浴室脱衣洗澡。热水浇在身上仿佛给了他新生，袁奕初叹了口气。

他已经够累的了。

然而就在他将自己洗涮的差不多，即将关水的时候，令他更累的事情发生了。袁奕初不经意间向浴室没关的门口投去的视线，和另一个人，汇合了。

陈默握着手里的玻璃杯保持一个喝水的姿势，头却向着浴室侧过来，一片黑暗中浴室的灯光映得她的眼睛闪闪发亮。

最尴尬的事情，毫无预警地发生了。

最先回过神来的还是陈默，她默默地扭回头去，一口气干了杯中水，抹了抹嘴。

“啊，你回来了啊。”

“——你……”

眼角瞥见袁奕初的样子像是好不容易才咽下了一句脏话，陈默到底是知道自己理亏，就相当注意着不把视线转过去，虽然该看的不该看的都看了满眼，但把姿态摆正比较容易被放过。

“我现在说这是个误会还来得及吗？”

“我——”

“或者你想穿上衣服以后再听我说——”

“陈默，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回房间等着，你最好考虑好你的解释，否则——”

未尽的威胁才是最恐怖的，陈默虽然不害怕但也足够了解了袁奕初的怒火，转身乖乖走向她刚睡的房间。但半途中她又停住了，半侧过头去笑的不甚自然。

“那什么，我就是想说，其实你可以自己关门的。还有，”她顿了顿，似是想给自己减些罪行，相当真诚的看着袁奕初的眼睛点了点头，“你身材挺好，不怕吃亏的。”

回应她的是摔得震天响的房门。

再和袁奕初面对面的时候陈默已经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这男人似乎是气得狠了，也没心思正装再见她，上身汗衫下面短裤的就开门进来了，头上还顶着毛巾。未擦尽的水珠顺着肌肉轮廓滚落，看上去格外唬人。

他胡噜了把头发，然后就把用过的毛巾啪地甩在椅子上，像是响鞭，气势冲天。

“说说吧。”

陈默看看他，竟不自觉地放低了声音，“啊，我就是刚睡醒——”

“忽悠，接着忽悠。”

“……好吧，我是听见水声了。”

看着那张脸黑成了锅底，陈默立刻察觉到自己的解释恐怕有点南辕北辙了，但她还是觉得自己有点冤。

“我真没想到你没关门，你看我只是喝杯水……”

“那你的意思是，这还是我的错了？”

袁奕初按了按指关节，个中威胁一览无余。

“不是，我没这意思，真的，就是碰巧了，不然我也不可能特意去看你，而且你也没什么实际损失……”

袁奕初的眉毛快立起来了，把陈默揪过来就揉了她头发一通。“我真想看看你这脑子里都装的是什么——重点在这吗？你一个小女孩成天往我家里跑，还这么不自觉，都成了什么样子了。还我的实际损失……难道我还怕你看吗？”

男人心，海底针。

陈默在心底暗暗吐槽，嘴上还是挺乖，“不怕不怕。”

“害怕吗，我早就不害怕了。”

陈默冲着袁奕初笑了笑，缠满绷带的右手在腰间一摸，一柄短刀就转在手上，一圈又一圈，刀刃又在指间翻飞，铁亮的刀尖，从某些角度映着阳光看去，竟闪着暗红色的斑点。于是袁奕初就知道了，从刚才起就渗到骨子里的寒气不是什么错觉，这刀也不是小姑娘买来充场面玩的。

他的眼力告诉他，陈默是真家伙。她自己就是柄凶器。

“为什么是现在？”

她一直在隐瞒着，或许也说不上是隐瞒，他没问过，她自然也就没有上赶着坦白。但是现在又是什么改变了她的心意，让她把吃饭的家伙事摆在他的面前，掀开了她可能是最有威胁的一张底牌呢？难道是因为危机吗？拥有像野狼一样眼神的小姑娘，会害怕眼前这么点风浪？那绝对不可能。

但那又能是为什么呢？

“我高兴啊。”

陈默冲他笑了笑，这和她从前那种沉稳又内敛的笑不同，似乎是从内心往外地高兴了，连眼睛里都亮着点点光斑。

“而且你看，你也没有太惊讶不是吗，早就该猜到了我是什么东西了吧。”

那么好看的一只手，该是被割伤多少次才能将刀子玩的像这样自如呢？

“……你是要走了吗。”

“谁知道呢，不过总要先收拾了那帮混账。”

“不怕我抓你？”

“你不行。”陈默摇了摇头，“你们都不行。在安逸中腐朽的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袁奕初却也笑了，看着陈默像是第一次看见他一样的眼神，他笑得开怀。抬手一柄飞刀擦着陈默的发梢飞出，稳稳扎在墙面上。

“是谁告诉你，我就没吃过这碗饭了。”

陈默站在落地的更衣镜前，好奇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

这是她第一次身着正装，熨烫整齐的白衬衫衣领硬朗，外面套上纯黑色西服，下面没有选择套裙而是西裤，脚下也蹬着双黑皮鞋——只是这样就能看出些端倪来了，是的，她穿的并不是女士西装，而完完全全的是男款。

这看上去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客观上男女身形就存在差异，更别提是西装这么正式的衣服，一但尺寸不合，看上去绝对可笑透顶。

但陈默还真就压住了这身衣服。她本身个头就高挑，长期锻炼让她全身的线条都显得流畅而富有力度，长发束成了马尾，站在镜子前面的她除了眼神之外的表情并不丰富，整个人看上去严肃而冷漠。至于性别问题，只能说看到她的人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注意到她本身，而并不是她的性别。

缘着这身衣服，她一身的冷芒都被亮了出来。

“……合身是很好，但有点碍手碍脚的。”

“别说那么没有志气的话，你今天去是摆架子的，不要随随便便就动起手来。”

肩上一沉，一双手按上了她的肩膀，陈默从镜子里看到了来人，是袁奕初。话说回来，这身衣服也是他帮忙买来的，尺寸合身真的很好，但也有种莫名其妙的违和感。可毕竟主意是他出的，大概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计划吧。

“要是能强行压制就好了。”感觉肩上的手又加了几分力气，陈默相当识相地举起双手表示投降，“我不会搞砸的。”

“好孩子。”

袁奕初笑了起来，然后回身拿过来一条黑色领带，比在陈默的脖子上。

“会打领带吗？”

“……不。”

“我猜也是。”

他绕到陈默面前，弯下腰来认真地帮她打领带。明明看上去只是很简单的动作，却让陈默感觉好像过了很长时间一样。她垂着眼，静静地看着那双手，然而却不知道为什么，直到袁奕初系好时，这么简单的动作她都没有记下来。

袁奕初在做最后的调整，微微抬眼，却看见陈默难得的露出了呆滞的神情，看上去有些好笑，但他也没有点破。“虽然这么说，我也是第一次给别人打领带。”

“哦……”

“不紧吧？”

“嗯……”

“在想什么呢。”

揪住刚刚打好的领带，迫使陈默的视线转移到自己脸上，袁奕初微笑起来。

“感觉有点奇怪啊。”

“怎么了。”

“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一天。”

“……这话放到你被人阴了的时候再说也挺合适的。”

“可能吧……”

她还是在发呆，那双细长的黑眼明确地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即使她正近距离直线似的盯着袁奕初，她的眼睛还是像无机质的玻璃。没有什么能穿透进去，将一切光线都反射出来，筑起高高的墙壁。

不知为什么让人相当不爽。

于是袁奕初选择再次将她拉近，强迫她将自己映入眼中，并得到了理所应当的反应。

“总觉得你今天好烦啊。”

“虽然早就知道了，不过你还真是不坦率。”

“……你指什么。”

陈默眯起眼睛，想扭头却迫于领带还被拉着，并且对方还变本加厉地用手卡住了她的下颌。这对她来说是很新奇的体验，因为在这之前，她绝对想不到自己会允许有人离自己的要害如此之近。但现在她却顾不上了。

一个恍惚，已经和他额头相抵。

“脸，红什么啊。”

袁奕初笑眯眯地看着突然局促不安起来的陈默，抱住了她的腰。

“……精神焕发。”

“渴了。”

“……”

陈默仰在沙发上侧过头去，正好对上一张无可奈何的脸，她也不说话，就那么直着看了过去，真真是一点主人要招待客人的自觉都没有。

被看的人实在跟她生不起气来，“所以呢。”

“倒杯水喝。”

“我以为这是你家。”

陈默把头扭了回去，重新开始翻书，但扬起的眉毛却表明了她有点不耐的情绪。“那现在是你家了，我要喝水。”

这家伙……袁奕初眯了眯眼，实在是觉得生不起气来。陈默平时看上去是个更加无欲无求的人，但只有在读喜欢的书的时候会变得焦躁易怒，好像任何打断她阅读的事情都不可饶恕一样。这样的她不太常见，对袁奕初来说却更加有真实感。

于是他心里其实很高兴地去给她倒水了。

“给。”

陈默的目光转移到了杯子上，默默地看了一会，这才接了过来，只抿了一口就放在了茶几上，又接着看起书来。只是她状似不经意地扫了一眼这个实际上大她两岁的学长兼邻家哥哥，又指使起人来。

“我床边的柜子里有个白箱，帮我拿过来。”

反正也倒了水，不差再拿一次，袁奕初索性不与她争辩，言听计从地去拿了箱子回来，坐回陈默身边。陈默恋恋不舍地最后在书页上折了个角，就把书放在了一边，接过了白箱，一言不发的打开。

——形形色色的药品。绷带，碘酒，甚至连针线和小刀都有，当然，是医用的。

女孩皱着眉头翻找着东西，半途中转过头去看还没有丝毫动作的学长，眉毛都要立起来了。“还要我帮你脱吗。”

袁奕初一哽，神色还是有些挣扎，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此刻自己纠结的内心。

“让我动手的话，我可不管之后怎么样。”

这就是十足的威胁了，在学校里怎么说也是叱咤风云的领头级人物哭笑连连地脱下了T恤——身材挺好，但更惹眼的是一身的淤青和右手臂上包扎粗糙还渗了血的绷带。

陈默默不作声地拿出了剪子，将袁奕初的手臂拉了过来。

喀嚓喀嚓。她剪开了绷带，预料之中看到了狰狞的伤口，用镊子夹起医用棉花，蘸了生理盐水后仔细地清理起伤口来，将黑色的渣滓擦净后，才扯出了新的干净绷带，将伤口重新包住。整个过程熟练而慎重，几乎没有弄疼袁奕初。

然后，她开始处理其他几处擦伤，一直没有再与袁奕初搭话。

气氛一时压抑得很，但袁奕初尽量只把注意力放在陈默给他包扎的动作上。她的动作相当利落，绝对不像是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应有的程度，但袁奕初清楚的知道，这是因为她自己经常会使用到这方面的技巧。

也即是说，这一箱的紧急处理医用品，都是为陈默自己准备的。

这边陈默已经擦完了最后一处伤口，将用过的东西归位。她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懒得整理，却惟独对这个有着近乎偏执的位置要求，从这看来，这确实是她相当重要的东西。

袁奕初看着看着，终于叹了口气。

“生气了。”

听着他不带疑问的语气，陈默抬起头扫了他一眼，“不应该吗？”

“……没什么大事。”

“一定要你躺到棺材里要我随份子的时候才叫大事咯？”

她的眼神顽固的像是石头，袁奕初也深刻地明白她的拳头也与之同样顽固，他并不想因为这件事惹毛陈默，一方面是陈默是在以很别扭的方式关心他，另一方面则是真的闹到要动手的地步……他不一定打得过陈默。

事实即是如此，陈默也从没想隐瞒过，和从小到大走野路子打架的袁奕初不同，她才是那个拥有真正的格斗技并且手底下见过血的人。

因为她的家庭代代都是如此。

“对不起，我下次会注意的。”

思及如此，袁奕初伸手揽过了陈默的肩，语气几乎像是在求饶了。由于各自的家庭原因，两人在一起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和自己的家人，行动上也总会带着亲昵。但事实上，他们自身是并没有考虑过那么多的。

“又是想蒙混过关了。”

顾风最后施了把劲，人类的颈骨就在她的手掌下哀鸣着错位了，几乎是瞬间一条生命就消失在了她的手下，却连她的表情都没能改变半点。

一松开手，尸体就轰然倒地，目光中犹带惊愕而恐惧。

“你啊，好像比我还要习惯这种事情了呢？”

结实的手臂从后面环住她的腰，顾风并没有挣扎，她清楚的知道那是谁，也并没有觉得对方的行为有多让她厌恶。她只是用冷彻的眼神扫视着四周，以防有顽强的家伙再次站起来袭击他们。

虽然没有多难搞，但是会很麻烦。

“差不多该走了，再拖下去可不会有什么好事。”

“但我可以做点好事啊。”

一只手蒙上了顾风的眼睛，她下意识的身体一抖，然后抑制住自己想要动手的冲动。对于现在的她来说，杀人是她必须要跨越的一道门槛，但绝对不是滥杀。更何况对方是她已经斩杀过一次的人，对她来说就意义更加深重。

耳边传来低语声。

“忍着真的好吗？忍到不能忍的时候，你没准就会对绝对不能出手的人出手呢……不如全部发泄在我身上吧，反正你是杀不了我的，怎么杀怎么杀怎么杀都杀不了。啊啊，不觉得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两个人简直就是绝配吗？”

“我是你的，所以你也是我的。谁都不能逃开。”

那是诅咒一般的爱语。

顾风在一片黑暗之中沉默了又沉默，她不想承认，却也无法否认。从默许这只疯狗待在她身边的同时她就已经有了觉悟，这是她该背负的罪责，无论有多么痛苦都不能逃避。

“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你就那么不相信我吗？还是说，是害怕我丢下……”

刺入人心的话语被吞噬了，顾风被强行掰过头去，嘴唇被撕咬，舌头被纠缠。但这一切所展开的气氛并不是引人遐思的，因为那只刚才还在顾风腰上的手，在她呛火的时候已经顺着她的身体游走上了脖颈，虎口死死锁住！

顾风抬起手来，几乎是习以为常地抓住他的手臂，不知是哪里被咬伤了，满口都是血腥味。是的，就是这样毫无遮掩的残忍，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他们之间的爱。

“……你，疼吗。”

在她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男人才缓缓放松了力道，在她的唇边喃喃。

“这毫无意义。”

“但这就是我，即使你拒绝，你也离不开我。”

顾风轻轻笑了，左脸上的伤痕扭曲起来，连左眼都变得狰狞。

“我其实对你们撒了个谎，虽然无伤大雅，可说到底，也是个谎言。”

顾无欢没有说话，但他的表情分明是迷惑的。顾风以前说话不是这个调调，而且不如说她以前根本不喜欢多说话，只要开口就一定是不得不说的事情。可现在他实在是不懂，都到了这个时候，到底还有什么谎言是值得顾风这么郑重其事地提出来的。

“啊对了，顺便一说，你看到的时候我大概已经到黄泉了……”

还躺在病床上的人一愣，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之时就感觉头皮直发炸，整个人腾地跳了起来，拖着依然残破不堪的身体冲向门口，伸出手想抓住顾风的肩膀，却只抓到了一手虚无。他的手毫无障碍地穿透了顾风的身体，而那家伙还是一无所觉的样子。

这算什么！连告别都不亲自来吗？还弄了这么一个幻象！

可她的声音还在继续。

“对不起，我知道你很生气，但黄泉的入口什么时候能打开实在是未知之数，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和你道别了。”

“说是道别，也只是我单方面的想法，也因为有些事情我一直想说，却不知道到底该不该说，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告诉你，这也是出于我的私心吧。”

“关于黄泉，我其实并不是一无所知的，那里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只是想要彻底封印它，势必需要付出一些东西。我会知道的原因也就是我所隐瞒的事情了——”

“来了……要来了——”

男人像条丧家之犬一样在原地打转，他周围的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个突然狂躁起来的家伙，完全不明白他到底在畏惧什么。但不安的情绪是有传染性的，像某种病症一样迅速在群体中蔓延开来。

“来了！！！异瞳的魔鬼来了！！！！！！”

有什么东西出现了。

不……是个人，或者说像人的东西。她一身黑衣，单手握着的是甚至要长过一人的巨大镰刀，没人看见她从何而来，然而她现在就凌然立在半空之中，带着硝烟与铁锈的气息，垂头俯视众生。

没有人能再发出声音，因为她越发近了，脚步踏在虚无的空气之上闲庭信步般近了。随着她的接近，那张面孔也呈现在众人眼中。现在可以肯定她是个人了，不仅如此，从脸看来她还只是个年轻的女孩。可令人恐惧的是，自她的左眼之上，一道狰狞的伤疤将包括她的眉毛和左眼在内的左边的脸颊统统割裂开来，赫然贯穿了她的侧脸。并且正如男人所说，虽然压在伤疤下的左眼是普通的深黑色，另一颗镶嵌在她完好无缺的右脸上的眼球——是金红色，颜色鲜艳的就像在燃烧着流淌着的熔岩。

她是年轻的，却也是阴鸷的，一切与冷酷相关的词语都不足以形容她脸上的笑容，肌肉的扭动带着伤疤一起蠕动，像条黑色的虫子蜿蜒在脸上。

超现实主义的……杀人狂。

“怎么会……怎么会是你！！”

最先发声的男人惊诧地看向女孩，奇怪的是现在他的不敢置信更多于惊恐了，对于面前人存在于此的合理性发自内心的否定。

“我就是，应你们邀而来的魔鬼啊。”

女孩开口了，声音与她的外表相匹配，是喑哑的低沉的，还带了些能令人昏昏欲睡的磁性，以及嘲讽的要命的笑意。

“这不对！！！你不应该针对我们——你和我们拥有相同的源头，你的信念当是守护而非杀戮……你难道要残害同族吗！！！！”

哈哈哈哈！

女孩——顾风放声大笑，黑色大镰在她手中颤动，像在附和她突如其来的愉悦。金红色的眼球中瞳孔眯成了极尖极细的一条缝，动也不动地笔直看向试图隐藏在人群之中的男人，另一边黑色的眼睛却是眯起来的，两相对比尽显诡异。

“你……你笑什么！”

顾风一下子笑的仰面朝天了，几乎是立刻，她的动作定住了，只有抑制不住的笑声还在从喉咙里溢出来。

男人却感受到了彻骨的寒意。

“哈，哈哈……你想要那种，彻彻底底不带一点水分的毁灭吗？”

还在闷笑的女孩从直起身来的时候已经不能称之为女孩了。明明还是同一张脸，但这次她周身的氛围使得没有人敢轻下断言了——比野兽理智，比人类疯狂，或许只有集合了一切恶质的特点的魔鬼才足以替代对她的称呼。

“什……什么……”

“让我——来给你们终焉吧。”

“顾风，你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吗。”

严苛的声音让顾风愣了愣，她仰起头来，逆着光看向站在面前的颜倾，虽然面容显得有些模糊，却遮掩不住那股冷而又厉的怒气。于是她咧开嘴露出个笑容，将把死尸的内脏搅得一团糟的匕首举了起来，满脸孩子似的献宝之情。

鲜红的液体顺着刀刃流淌下来，与之对应的，顾风的脸上也溅着几滴，这让她那张本就带着伤疤的脸变得越发狰狞了。

“顾风！”

又是一声催逼。

顾风像听不懂颜倾的发问一样偏了偏头，额发下露出的双眼都是无光的漆黑。

“你看不出来吗？我在除魔啊。”

颜倾哽住了，他实在想不到，顾风失踪了近两个月后的第一次露面，居然会是在这种情况下。而且看她理所应当的样子，恐怕在这段时间里也一直在做这种事情吧，想到这里他就觉得自己出离的愤怒了——

这个身上寄托着世人希望的孩子，到底在做什么！

“死亡已经是他们的末路，为什么还要毁坏他们的尸体！”

“那是不行的颜倾。”

嗤笑一声，女孩缓缓站起身来，可以看出她的身形明显的消瘦了，可绷紧的肌肉却蕴含了难以想象的力量。“你看，我变成了这个样子，可他们呢？说到底，非我族类其心可诛还是你教会我的道理，给这些妄图毁灭人类的东西以毁灭，是有哪里不对了？”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也仅止于听上去。用最通俗的比喻来说，狗咬了人，人可以选择原谅，也可以选择复仇，只是方式绝对不会是反咬回去。对深渊之物来说，虐杀人类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它们的行动信条，重要的不是人类的生命，而是在丧失生命的过程中，人类产生的一切负面的消极的情感，因为那才是它们赖以生存的食粮。

人类当然有资格向它们讨回血债，然而，绝对不该是以作践的方式。

“……当你在注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注视着你。顾风，你是在以什么身份与它们战斗？人类？还是另一种怪物！”

严厉的叱责令顾风睁大了眼睛，倏地，她向颜倾伸出了右手，那只只剩白骨的右手，五指一勾，地上的尸体瞬间化为了血沫。

颜倾看的睚眦欲裂。

“你才该看看你自己！这样的你和被你杀的东西有什么区别！”

顾风轻轻地笑了，眼神极其清明，笑容安静地几乎悲天悯人。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所追求的，只是毁灭本身而已。”

坏掉了。

直到这时候颜倾才真正确认了，面前这个女孩已经不是那个当年被他轻易拿捏住死穴的小孩子，也不是不久之前还在和他一起为了渺茫的希望像傻子一样奔波的同伴了。现在她站在这里，那张骇人的脸上所显露的一切只有对厮杀的狂喜和对现状的毫无怀疑。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绝对不可能是一下子全都崩坏的，一定是有过什么预兆的，然而他没有发现——不，仔细想想他不也是知道的吗？可循的蛛丝马迹有很多很多，可哪一个也没被他重视过，到底是哪个——

是顾无欢与枚雪谋划将她最重视的江流扣押的时候吗？那时她的眼睛黑的可怕，明明是在向自己请求，却带着不容反抗的命令气息。

是她第一次亲自下手斩杀深渊之物的时候吗？最开始那对她来说就像杀人一样无法接受吧，就算她没有什么怨言地洗干净了手上染的鲜血，她还是有近一天一言不发。

是她被黑狼追杀的那段时间吗？哪怕到现在颜倾都不知道她是怎样将黑狼剥皮剔骨，又是怎样把他的血肉涂在青墙上的。他只记得见到她的时候，她左脸上那道见骨的伤痕已经结了疤，右眼第一次带着野兽般的金芒，像要随时暴起的恶鬼。

还是更早的时候，他第一次与她会面，用顾无欢威胁她的时候，那恐怕是她明亮的眼睛第一次布满阴霾的时候吧。那么看来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他，但也没有后悔的余裕了，他也根本没有过选择的机会。

所以，就要承认她选择的道路，承认这是命运吗？

“开什么玩笑……小鬼！想暴走你还差了一百年呢！！！”

哪怕要杀掉她，也要阻止这脱轨的事实！颜倾永远不会承认，到死都不会！

“那，你就来试试吧。”

我说过要给你讲个故事？嗯，我没有忘记，只是要好好想想该给你讲什么——好啦好啦不要这样一副表情，我是在开玩笑的，要给你讲的故事早就决定好了。是啊，我们就来说说名叫“顾风”的女孩的根源吧。

哈哈哈，这不就正好是你最想听的故事了吗？

就从我们都知道的事情说起吧，顾风这个孩子啊，虽然表面上冷冷淡淡的，有时候说话还相当不客气，不过不觉得她其实心肠很软吗？什么？你说她作为千煞的使用者斩杀了无数的深渊之物，即使对有人类外形的东西也没有丝毫犹豫？你可真是个吹毛求疵的家伙啊，不过这也没错，她的确异于常人，可她所做的一切都有一个目的。有的人没能发现，有的人视而不见，但其实她追求的就是最最简单的东西，这里就让我先卖个关子吧。

继世者曾经的领导者颜倾，那可真是个恶鬼一样的人物啊，在两边势力最悬殊的时候，就是他带领着继世者用铁血手段扳回了劣势，也是个为了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家伙。就在那个时候，他发现了继世者的圣物千煞有了新的继承人，不仅如此，千年的预言还昭示着那个继承人就是继世者的转机。

破釜沉舟，颜倾选出了继任，亲自去寻找，然而就像大海捞针，他足足找了五年。但他还是幸运的，因为五年之后他就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了要找的人。

对，就是顾风，她毫无疑问就是千煞选择的执掌者。

这里就要再说些题外话了，虽然你很了解千煞，但千煞的执掌过程你一定不是很清楚。因为这是继世者的不传之秘啊，就连继世者内部，也只有高层才有可能接触到。你问我为什么知道？哈哈哈，这就是另一个秘密啦。我要告诉你的是，执掌过程是相当苛刻的，如果没能成功的话圣物就会继续沉眠，等待不知多久之后会再出现一个可能拥有它的人。而且，它对执掌者进行的考验堪称残酷。

这样你就能想象得到了，当颜倾发现这一任的执掌者只是个年方十五的普通女孩时候，他的心里有多崩溃。姑且不说她的资质如何，光是心志就很是问题，如果不是自愿去接触千煞，想通过考验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最大的难题，就是这“自愿”二字。

颜倾用了半年的时间观测，最终把突破点定在了顾风身边的一个人身上——顾无欢。这个男人实在是个可怕的家伙啊，对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他直接就选择了威胁这个选项，而且按照他的想法，如果顾无欢不可行的话，下一步的目标就是顾风的家人了。但就算已经做了决定，他心里也明白失败的可能性有多大，毕竟事关自己的性命，若顾风是个彻头彻尾的利己派，咬死不肯答应他也没办法。

事情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顾风答应了，并且做到了。

时至今日颜倾都不是完全明白吧，为什么顾风那时候答应了他，明明只是个还没成年的小女孩，又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大勇气。

哈哈哈，你说是因为喜欢？当然啦，顾风那孩子当然是喜欢顾无欢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哪怕她明知道他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但她是个脑子很好用的孩子啊，你见过哪个脑子好用的人会为了甚至不是爱情的“喜欢”要死要活？而她的脑子甚至好到能理解她将面对的是怎样痛苦又无望的未来，那么她又是出于什么理由才接受了这个交换条件呢？用自己的一生，换取一个甚至今后可能不会再出现在自己人生里的人的安危？这完全没道理不是吗。

我来给你个提示吧，顾风在颜倾的叙述中，看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的影子。

她可真是个厉害的孩子，就连我也是追寻那些蛛丝马迹到现在，才能真正确定她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说起来，真是场闹剧啊，名为喜剧的闹剧，就算最后以喜剧收场，她也只会觉得空虚。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谁让她所追寻的就是毁灭呢。

你问是不是死亡？不对哦，那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而是更加彻底也更加纯粹的毁灭啊，死亡只是它必经的一个阶段而已。

这样给你解释吧，如果顾风只是想死，那她自己随便死在哪里都行，又何苦绕这么大圈子？她想要的与其说是死亡，倒不如说是消失，即是在死后被世间彻底遗忘，无论是陌生人还是最亲近的人，无人能记住她的名字，名为“顾风”的存在将彻底消散。就像太阳下融化的冰，或是彻底隐入黑暗的影子。最重要的是，她想要的死亡绝对不能出自她的本意。

这个软弱又天真的小姑娘，最后渴望留给自己的不过是一个谎言：她的死亡是无可避免的，是无可挽回的，而不是因为她的软弱和天真。

世间——颜倾、顾无欢、江流都在寻找答案，他们都想知道为什么她会改变。多可笑啊，他们做的事情是永远不会有结果的，这可不是主观臆断，我就是能下这样的断言。

因为，她本性如此。

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孩笑了起来，就像是跟任何一个同学开了玩笑之后的开心，他缓缓翻开了一直在他掌心下紧贴桌面的东西——那是一张照片，上面有微笑着的他自己，还有皱着眉头脸上却显出明显的无可奈何的女孩，两人站在学校的花池前，身上穿的都是校服。

那是高中毕业前夕，他强拉着女孩照的相，为了“作纪念”。

但现在，这张纪念照的边缘也逐渐蔓延开了黑灰色，仔细看去，那逐渐蔓延开的竟是一条火线。

“你看，她也终于迎来自己的终焉了。顾风，你现在心情如何？啊啊，不用问我也知道，这种感觉比你任何时候都要来的畅快吧……怎么样，你还想听什么？你付的报酬到这里还有剩余，如果还想知道她的其他什么事也没问题，只不过，可能有点晚了吗——”

男孩抬起头，看看对面空荡荡的座椅，嘴角的弧度稍有平复。

“所以我说过……知道，才是最残忍的事情。”

“能名正言顺的去寻死才让你高兴得不得了吧！”

顾风望着一脸病容满身创伤却还死揪着她领子的顾无欢，一时神色有些呆滞。这是她一次都没有想过的事情，会在这种时候这种情况下被面前的这个人将一切都拆穿，她的手甚至都在颤抖，原因不言自明，她堂而皇之的谎言终于在此时落幕了。

她想挣脱顾无欢的手，却又顾忌着他的伤势，下意识地将自己的领子向前送了送后，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因为，因为他好像——

“我知道，我们这些人无论是谁都对不起你，但你不能这么做，顾风，你不能，我求你，求求你别去寻死好不好……”

哭了吗？

顾风几乎有些恍惚，顾无欢在她面前温和过，冷漠过，无理取闹过，直言谴责过，但绝对没有过像如今这样低声下气过。就连刚才勒得她有些难受的手，现在都显得那么无力，他垂着头，像是她以前见过的被人售卖的幼犬，话到最后甚至有了哽咽的味道。

他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步的？想一想其实也并不奇怪，再离谱的事情他们也经历过了。顾风为了顾无欢的安危走上了这条路，顾无欢也曾因为暗地里提醒顾风而差点送了命，可他们之间矛盾最大时也想过置对方于死地。

现在没有人再提从前，但这并不代表那些狗屎一样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就像手指上一根隐刺，就算你想不起来，无意间剐到时也会疼的你龇牙咧嘴，但你甚至都没办法把它彻底拔掉。

他们只能对彼此笑的难看又柔软。

“不是你的错——”

顾风刚开口，就看见顾无欢的身体瞬间僵硬了，她苦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才又继续下去。“不是你的错那种话我是不会说的，看你的样子也知道你不想听。但是，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你说我没有那么高尚，那你也没有那么伟大，只是你一个人怎么能让事情糟糕成这个样子啊？你也明白的吧。”

“我当然也有错，但很多错误我不能承认，更不要说改正了。所以，这次也一样。”

她犹豫着想握握顾无欢的手，可最后只是将右手五指屈了屈。

“无赖，你说的没错，我是想死，一直一直一直以来都想死，只有这点哪怕我承认了也改不了。就算现在我不想自杀，可总一天这最后一点坚持也会被消费掉，到那时候我的生命恐怕也就会毫无意义地消逝吧。你看，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黄泉那里只有我能去，我去了可以拯救很多很多人的命，我不能假装这不吸引我。不，事实上我根本不能抵抗它对我的诱惑，错过了它，可能我这可悲的一辈子都再等不来一个……名正言顺地去死的机会。你不能阻止我，也没有人能阻止我。你知道我不是在说谎。”

顾无欢虽然有所猜想，但真正听到她的自白时还是倒抽了一口冷气。这可是自杀志愿者的自白，并非疯狂，也并非理智，她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心底涌出的真实，也正因如此，这样的话语甚至如同带着魔力。

她似乎……不，一定是从来没有机会和人说过这种话，此刻说着，双眼似乎都亮起来了。

“你为什么——想死？”

“或许是因为活着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负担吧。”顾风笑了起来，那一瞬间，顾无欢真实的感觉到了，现在在她的眼中自己或许已经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存在了，对于一个将死之人来说，他只是随处可见的，最平淡无奇的陌路人。

“我是没办法爱自己的，因为从有自我意识开始，我就在憎恶着自己的一切，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大概就是生来如此吧。但我也知道，死亡是一件对他人来说很残忍的事情，所以我努力的在寻找一种平衡，尝试着去爱人类，然后爱屋及乌对自己也给予爱。可是不行，我没有成功。”

“并非没人爱我，爱我的人有很多，我也在爱着许多人，但惟独我自己不行。我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啊，这样污浊又丑陋的我自己到底有什么值得去爱呢？”

“也并非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自己，如果我一直追求的死亡能对他人有些用处的话，或许，我就可以真正的爱上自己也说不定啊，将我的一切作为筹码来说服我自己，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是值得我用掉这条命的。”

“不理解也没关系，对我生气也没关系，因为我一直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啊啊，填补上了，心中最后的疑问也被解答了，那些隐藏在背后的不协调终于在此刻尽数爆发，顾无欢一时甚至愣住了，反复咀嚼着顾风的话。意料之外，但在情理之中，这才是一直在和天穹博弈的人的真面目，绝不是那个只会温柔地看着嘉音，孩子气地跟他呛火，两人闹翻时在他自顾自转身之后低声说“喜欢”的女孩。

没错，顾无欢知道自己才是那个卑劣的人，那时他是听见了的，但是他选择装作没有听见，或是听见了只把它当做个玩笑。他的态度从来没因为那句话而改变，甚至刻意把它忘在脑后。因为顾风虽然冷淡，但内心始终是温柔的，她绝对不会用她自己的喜欢来要挟顾无欢做什么或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些他都是知道的。

顾无欢不正面面对，不过是因为他越来越不敢想，顾风是下了多大决心才能开口，又是考虑了多少才从不伸手挽留。现在更是如此——他不想再继续欺骗顾风，但他能怎么对她道歉？难道说那时候我听到了但是没回应真是对不起吗？

顾风会给的答案，根本毫无疑问啊。

“就不能……为了谁活下去吗……？”

顾无欢沉默了许久，才低声问了出来，他发颤的手抓不住顾风的衣领了，却在几乎垂落时又发狠握住了顾风的手指。“是谁都好是什么事情都好，陪伴也好复仇也好！你——不能就这么……活下去吗……”

顾风也抓住了他的手，她垂下头，额头几乎要靠在顾无欢的肩上了，可也只是几乎，除了她的额发，她没有让任何力道施加在那瘦削的肩膀上。

“我不对你说谎。或许你永远不能理解，但这就是能让我还活着的唯一方式，哪怕是追逐死亡。我无法改变，你无法改变，这世界上没有人能改变——就像是这世上绝大多数我们无能为力只能接受的事情一样啊。”

两只手用力到几乎要扭伤彼此了，但谁也没放开，就像是他们之间奇妙的感情一样：彼此伤害的疼痛伴随着彼此理解的快乐，只是谁都永远无法再进一步。正如顾无欢从不对顾风诉说有关自己家庭的旧事，正如顾风从不把任何形式的依赖加诸顾无欢。

疏离，却也因此亲密。

“疯子，我们一直都是朋友。”

在顾无欢艰难的说出这句话时，他看见顾风抬起了头，给了自己一个很久未见的明朗微笑，那是就连她脸上狰狞的伤疤都抹不掉的美丽。

“那么，也差不多该说再见了，无赖。”

顾风扶着顾无欢让他重新躺在床上，站起身时一双金色的眼睛里满是坚定。

这就是她能祈祷的最好结局了。

顾风到现在都不明白，那个叫黑狼的男人为什么在她脸上留下一道和他相同位置的伤疤。那道伤上下贯穿了半张脸，甚至还划过了眼皮，可她的眼球却并没有什么大问题，这就足以证明他是故意控制力道了。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对他来说，在这个位置比让自己痛苦更有意义。

但是为什么？

毕竟也是多次交手，顾风能清楚的感知到那个人的心里根本不存在正常人类的感情，杀人对他来说甚至连游戏或是谋生手段都算不上，只是因为能做，所以他就去做了，根本不会去考虑他所带来的后果。就算是残忍的虐杀一个人，也不过是因为他突然想去那么做了而已，应该不会有更深的意义。

那么，那道伤就也只是一时兴起？可在他临死之前，那只不再有皮肤的手分明是朝着她脸上的伤口伸出的。

无论是因为什么，他已经留下了足够的痛苦。即使伤疤会痊愈，回忆会淡去，可战败又被凌虐的耻辱感她一生都无法忘却，甚至现在午夜梦回，她都会看见那个面容狰狞的男人，握着她自己的刀，在脸上刻下那道伤痕……

想到这里她的手开始颤抖，在她能够用自己的意识制止之前，她的身体中开始蔓延开一股寒意，说不清到底属于恐惧还是绝望。也够可笑的，说起她手上经过的非人性命，没有一千该有八百，成为心理阴影的偏偏是人类。也够可悲的，她赌上身家性命，却差点被要保护的人类之一粉身碎骨，自此眼中的世界总是黑白。

从前她只是无法爱自己，但黑狼之后，她对人性也开始产生怀疑。这才是最可怕的后果，她不怕战斗，却怕人群中某个打扮入时的青年再对她笑出一排白牙，扼住她的脖子问她，你后悔吗，你后不后悔，杀了你之后，我会把你所有的亲人朋友都送去陪你，你后不后悔。

后悔，她怎么会不后悔，她后悔没把他杀的更彻底。

顾风讨厌后悔，也不愿意犯同样的错误，既知道天真的代价是沉重的，就不如残忍吧。她没能力分辨孰是孰非，就把该做的事做到极致。

“那是你朋友？”

顾风眯起眼睛，颇为嫌弃地看着捆在手臂的绷带。就算清楚她当时伤势太重只能临时包扎，对方也不一定是经验者——可也不至于把她绑成木乃伊吧！？他倒是不心疼，光目测，这绷带起码也得有半卷了……这还只是右边的手臂。

颜倾正给她端过杯水来，闻听此言，一边眉毛挑的都要上天了。“你说谁跟那种长脑袋只是为了显高的人渣是朋友啊。”

水过喉管，久睡的痛苦稍有减免，顾风才分出心来注意到颜倾少有的厌恶情绪。这真的很罕见，因为他身上通常都贴着张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标签，这么明显的表示出对人的排斥，除了真的很讨厌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吧。但她对纠葛没啥兴趣，只是单纯好奇那位不长脑子的先生到底是个什么人。

但颜倾的情绪也就是一瞬间，他很快就平复了语气，看看顾风纠结的眉头，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说他到的时候你早就昏死过去了，你是什么时候看见他的？后来醒过？”

“……隐约有点印象，肩膀太硬硌的我肚子疼。”

就算是颜倾听到这话也差点笑出声来，只是碍于顾风一脸黑气才勉强压下。说实在话，顾风被送回来的时候他真是没看出来，这小姑娘不但被捆了一身绷带，还跟米袋似的被扛在肩上，一路不知吃了多少苦头，就冲这个，对那人有印象也是应该的。

“他叫唐叶，姑且也算是协会的人，不过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你要找他随便，我绝对不拦着你。”

“你不说我也听得出来。”顾风翻了翻眼，倒不是因为生气，现在她遍体鳞伤不说还折了不少骨头，就算颜倾想办法用了法术给她治疗接骨，还是得静养数日。现在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也就脸还能有点动作了。“不过既然你们俩都是协会的人，他为什么找上我？别告诉我是偶然路过，我有感觉，他肯定是特地来的。”

她抬抬眼，看到颜倾脸上表情不大痛快，但也不太像生气。

“我说过的吧，千煞也算是协会的公共财产，这次我来找执掌者，协会高层也有不放心的人。”颜倾沉默一会还是笑笑回答了。

话没说完，顾风就明白过来，“所以是专程来探我的底的？”

“差不多。”

“那他看见我被打成这熊样怎么说？”

“你就放心吧。”

颜倾露出个古怪的笑容，看着顾风的眼神也颇有深意，“千煞既然认主，就不是他人能干涉的，那些人也不过是找个心理安慰。而且，他还挺中意你的。”

“啊？”

“没什么，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不急在一时。”

“……还是别再见了。”

顾风很是心累，闭眼不再言语了。

“醒了？”

顾风又眨了眨眼，这才看清坐在一旁的人，“……你是唐叶？”

“颜倾果然都告诉你了。话说回来，我怎么说也比你大，就算不叫叔叔，叫声哥哥总可以吧。”

“你又来干什么？”

“所以说好歹也尊重我一点——”

顾风被烦的不行，“那好吧，长脑袋只是为了显高的人，您来找我有什么要事？”脑仁疼得厉害，她的眼神有点不善。

唐叶被噎得够呛，哪还不明白颜倾怎么介绍自己的。但他也不生气，苦哈哈一笑，把顾风从墙边扶了起来。

“今天真是碰巧路过，感觉到清理屋的气息就赶过来，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你不要那种眼神看我，就算真不相信也给我点面子好不好？”

顾风哼了一声，倒没拒绝这份帮助。幻觉的影响还没完全减退，黑狼也随时会回来，她没什么选择。

“你怎么又跟那个阎王碰上了？”

“跟你一样，也是碰巧。”

“别这么计较往事嘛，当初也不是我自己想跟踪你的。来来来，我送你回去当赔罪怎么样？”

伸手不打笑脸人在顾风这一点用都不顶，她黑着脸啪地就把唐叶的手打了下去，只觉得胃里又开始翻腾。

“——手放下！你滚开！老子没那么大命让你送！”

说真的，她要是再让唐叶那样扛着回去，今天可能就真得废了，事关生命安全，再难受她也得奋起反抗。

然而，她的体力早就被抽干了，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当唐叶提着她的腰起来的时候，她整个人都绝望了，只能闭上眼，拼命给自己做心里建设：

大不了、大不了就晕过去，忍过一时风平浪静，总有一天再找回来。

可等了半天也没等到预想中的痛苦，睁开眼却看见一张脸。“行啦，上次是我不对，不该那么扛你，这次保证不会了。所以乖一点，嗯？”

“……哦。”

顾风木着脸点点头，突然觉得看着对方很是别扭。但也没让她为难太久，唐叶的另一只手臂就抄在她的腿弯下，轻轻松松把她抬离了地。或者直观一点说——顾风她被公主抱了。

这个事实的冲击性让她有点懵，偏偏唐叶还没事人似的颠了颠她——还像颠大米一样。

“上次就觉得你好轻啊，有在好好吃饭吗？要不我请你吃饭吧。不带颜倾，那家伙每次都看我不爽，好像谁多稀罕让他看似的。就这么定了，过两天等你好了我再来找你。”

他根本不给顾风说话的机会，顾风也确实没什么心思回答他。她的头还是很疼，这让她根本想不明白为什么唐叶这么自来熟，是因为他的任务吗？暗中监视被她发现所以干脆就明着来了？那也没有和她套交情的必要吧。

越是考虑，就有更多的事情不明白。

唐叶抱着她走得很稳，偶有摇晃也像是以前坐船的感觉，水波轻摇。因遭遇黑狼而绷得死死的神经慢慢松弛，疲惫感就涌了上来，她不自觉地依托在唐叶怀里，仿佛闭上双眼就能睡死过去。

鼻尖能嗅到甜甜的桂花香，又混着些许皂荚味道，两相加合成了幻梦。

这是很久没有得到过的安宁了。自从被颜倾拖入这场是非之后，顾风总是如履薄冰，起初是顾无欢，后来是城市，最后又变成了整个世界，强压在她肩头的担子越来越重，她不能推卸也不能逃避，只得一点点逼出自己的韧性。可说到底她也就是个高中生，就算和其他人会有一点不同……

就算如此……

唐叶觉得胸前一沉，低头看看，小姑娘已经靠在身上睡着了，手里还揪着一角衣服。这个年龄的孩子已经长大，但还带着些纯真的孩子气，和大人有一定距离。然而，睡着的顾风依然眉头紧锁，不知在苦恼什么事情——也或许是要苦恼的事情太多了吧。

不过，也无法完全将她作为小孩子对待。因为对于被选定的人来说，年龄和性别根本毫无意义，他们有的只是责任，以及注定好的结局。

“颜倾那家伙，早就料到会变成这样了吧，所以才根本不阻止我。”

他向上托了托怀里的小姑娘，难得叹了口气。虽然他平常不着四六，可到底也是活过不少年月的人，怎么说也要比看上去的样子成熟得多，而且他的轻浮也只是个性而已，比起顾风来说，早就是个合格的成年人了。

“我的‘停滞’可能会解除吧……但和我不一样的你又是因为什么而‘停滞’呢？连我的能力都只能看到漆黑一片，按理说即使是有力量也是不能抗拒探察的，所以就是说，这即是你内心最真实的反射吗？”

“你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又是你啊……”

顾风盘腿靠坐在墙边，嘴里叼着烟头，一点红光忽亮忽灭。抬眼，正对上一张板着的脸，于是用牙卡住烟，露出个恹恹的笑容。

“唐叶，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唐叶蹲下身，慢慢笑弯了嘴角，目光却依然严肃。“你把我当什么人啊，找到你很了不起吗？出门随便走一走就碰到啦。”

这当然不是真话。

他在顾风的梦中已经走了很久很久，就如之前所见，她的梦里什么都没有，只是一片漆黑。他不止一次觉得自己要发疯了，可想到像死人一样的顾风，还是没有停下脚步。

最后可能也不是他找到了她吧，大概她只是不想他继续徘徊下去。

“你一个人倒是挺清闲，还有心思抽着烟，外面的人都快急死了知道不？”

朦胧黑影中顾风吐出一口烟雾，青灰色的烟竟慢慢将黑影散开了，顾风的脸清晰起来。

唐叶的眼睛张了张，心中腾起暴怒。

现在想来，他终于明白颜倾为什么刻意要求他不接触顾风，根本不是什么无差别攻击，而是不想让他看到那张脸。

何等凄惨。

小姑娘原本就说不上长相甜美，她面部线条偏硬，五官普通，只能堪堪够上中等线，但好歹也是完整无缺。

可现在？

在她的右脸上，一道黑红伤疤赫然贯穿下来，自眉骨一直延伸到了嘴角，眼睛眨动时甚至能看见眼皮上相同的轨迹。这几乎将她的脸分成了两半。衔在可怕伤疤中的右眼也有一半染上了熔岩般的金红色，他只在被怪物完全侵蚀的人眼中见过这种浓烈。

“是谁——是黑狼对不对！”

唐叶恨得想要撕碎那个清理屋，他怎么能——千煞护体的人本不会轻易被侵蚀，但也不是绝对豁免，契机就在于极端的痛苦与绝望。他根本不敢想象，顾风到底是如何挺过对方的折磨的。

深吸一口气，才让自己的声音不颤抖。

“顾风，跟我回去，没人再能伤害你了。有颜倾……还有我。”

顾风这才将视线放在他脸上，即使如此，她眼中也毫无光亮可言。那是怎样一双眼啊……曾经的灵气和深藏的柔和全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阴鸷和无边的暴虐。

她看着唐叶，喉咙里闷着含混的笑声。

“我杀了他，黑狼，我杀了那家伙。”

唐叶大惊，愤怒连带着血液都要冻结了。杀人是罪，即使是能力再强大的人也不会轻易沾染。他们当然逃得过法律的惩罚和人情的指责，但有一样东西是他们绝对逃不过的——胸膛中跳动着的那颗心。只要他们还承认自己是人类，这罪孽就将成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垂垂欲坠。

但也有一部分人，就此拒绝了自己人类的身份，自甘沉沦。

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不该顾风经历！

“失手……对吧？”

“不，我将他剥皮抽骨，血肉涂于青墙，亡魂也囚在千煞中，日夜受苦煎熬，怨气供我使用。”

唐叶踉跄一步，单膝跪地，不敢置信地看着顾风的眼，希望她只是开玩笑。可哪有可能呢？她对他笑着，伤疤在脸上扭曲蠕动，目光空洞的像个粗制滥造的娃娃。

缓缓伸手拨开她的衣领，她也没有一点反抗，任蜿蜒在脖颈皮肤上的黑色锁链印记暴露。

那是比罪孽更深重的代价，操纵千煞玩弄灵魂的后果，她需要用后半生无止境的痛苦偿还。

“看见啦？”

顾风攥住他的手指，声音低沉又带着缱绻。

“你看见啦，糖糖，你看见了对不对？都是我干的，他死的就像个畜生，我一点都不后悔。”面色苍白的女孩笑起来，却带了本不该属于她的冷酷和沧桑，“我就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是我？千煞选了我，黑狼折磨我，顾无欢恨我，为什么都是我？颜倾说这都是注定的，那么决定的人又是谁？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

“反正我是没有想到，一点都不敢想。这么一点都不敢。”

她忽然又闭上了眼，断断续续地哼起温柔曲调。

唐叶张了张嘴，可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也都毫无用处。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唇抿成了一条线，忍了再忍，还是伸出手去，抱住了顾风的肩膀。

这当然也是没有意义的，对于现在的顾风来说，她已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糖糖，如果我没有选择，一切就都不会像这么糟糕了吧？不对，其实我也知道，不管选不选择，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我不会一直在这里的，大家……都很担心对吧，我知道的。我会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会跟你回去，你来找我我很高兴，真的。再让我在这里待一会，再让我好好想一想，然后我就不会再任性了。”

唐叶叹了口气，同龄的孩子在为吃穿打扮学业绞尽脑汁的时候，顾风已经学会了忍耐。大多数时候她都清醒的可怕，哪怕面上怒气腾腾，也是因为她心里拎得清，怒气是无伤大雅的。在真正需要智力的时候，她从没被情感蒙蔽过。

他摸了摸顾风的头发，“我知道，我都知道。顾风是个好孩子，这我最清楚了。”

“顾风！二班唐叶来找！！”

一声大喝瞬间KO了班里的昏昏欲睡，随着顾风拖沓地起身，其他人已经自发自觉自动地寻找看戏的角度，更有甚者还捧出了爆米花和饮料，明目张胆地摆着架势。顾风照惯例冲蹦跶地最欢腾的江流狠狠一比中指，扭头就对上了高她近一头的唐小混混。

“有事？”

问是这么问，对方有没有事顾风比他还清楚。

“你也知道的吧，还这么装腔作势——顾疯子。”

装腔作势的人分明是你吧。顾风冷着脸看向唐叶，这家伙明明长着一张还能看得过去的脸，偏偏一天到晚都要凝眉瞪眼，嘴都快撇到天上去了，标标准准一副恶人样。除了中二病以外，真是想不出其他让他这么做的原因了。

入学第一天起，两人因都被班导抓去做壮丁而相遇。刚开始还好好地互相做了自我介绍，可后来，唐叶的态度就单方面的急转直下了，顾风虽然没有因此讨厌他，但也没有试图做出修复关系的举动。顺其自然的结果就是这样，唐叶几乎隔一段时间就会来挑衅一番，谁都不知道他图什么。

呃……大概是谁都不知道吧，起码顾风不知道。

“……你直说吧，今天，我又哪里惹你不爽了。”

“早上来的时候你看到我了吧！谁允许你不打招呼就躲开的！？只不过是个暴力狂而已还敢给我这么嚣张！”

槽点太多简直吐不过来！

姑且不说暴力狂这个称呼的由来，哪里的初中生会因为对方不打招呼就气到来班上找事啊？小学生吗这个人！

——虽然对唐叶少年的各种行径已经司空见惯，依然觉得长了见识的一班同学们在心里狂刷弹幕中。

相比起来顾风就淡定的多，只见她扬起了头，毫不犹豫地说了两个字。

顾风：“渣滓。”

唐叶：“你这混蛋，这么大放厥词不是很有胆量吗？”

是的，这才是两人之间关系越来越恶劣的真相。诚然是唐叶故意找茬，可顾风也绝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唐叶说她是暴力狂在某种程度上也没错，只不过她的暴力体现在语言上，她就是有本事用话语轻易挑动唐叶这个马蜂窝的神经。

“在你看来是大放厥词吗？那真是对不起，因为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事实。”

领子被人抓住了，顾风不耐地摆了摆头，依旧冷漠地盯着唐叶。和她的眼神比起来，她的话更像刀子，“你也该耍够小孩子脾气了吧，快点进入正题怎么样，唧唧歪歪唧唧歪歪地简直像个娘们，你的力气难道都浪费在自慰上了吗？”

班里吸气声一片，哪个男人能忍这样的挑衅！

唐叶当然不忍！作为行动派，他提起拳头来，笔直挥向顾风面门，完全不在乎对方是个姑娘！

故事终于来到正题，围观者们纷纷屏息瞩目。

顾风没法退，唐叶正揪着她的领子呢，她也不退，双臂瞬间交叉上举，手腕交叠刚好赶上挡住那凶恶一拳。疼痛蔓延，可那双细长黑眼动也不动，还是那句话，世界上从来没有不怕疼的人，有的只是更能忍的人。

“这下你该知道，我的力气不是光浪费在自慰上了吧。”

到了这一步，唐叶反而冷静下来，他用拳头不断在顾风腕上施力，直到把她的手压在她自己的脸上。但他脸上完全没有对女生用力量耀武扬威的嬉笑，有的只是深深的戒备和不择手段的狠戾。

顾风向后折腰，方才毫无表情的脸上反而露出点笑容——足够瘆人的龇着牙。

“一半一半吧。”

话出口，唐叶的手猛地发力，活像要把顾风按挫。这一手听上去平常，可坏就坏在他力量比顾风大了不是一星半点，从顾风两手才堪堪挡住他一拳上就看得出来。但顾风哪是吃这硬亏的主，借着这股力道，抻抻嘴角向后仰去——

铁板桥。手一着地吃力，双腿立刻就抡起来了，不是唐叶躲得快险些要给他个断子绝孙。顾风也不贪心，顺势一个手翻站直身子，就此拉开距离。

就算大家都是练过的人，学校还是学校，能不惹事就不惹事，非要惹事的时候，也得尽量减小影响。虽然这帮子人完全不怕麻烦，还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做派，可顾风自认还是有些节操的，不乐意胡闹。

——当然也不排除她不想像耍猴一样地被看着的原因。

“顾风！今天帮你请多长时间假啊！”

江流的声音从教室里传出来，引起一阵爆笑。

“滚蛋！”顾风没好气地骂了回去，看看唐叶也是没辙，只得弯弯腰冲他作势递出只手，又遥指了指西操场。

“走吧大爷，咱战个痛。”

唐叶四仰八叉地坐在石阶上，路过的人偶有投来惊讶眼神的，也都被他瞪了回去，活脱脱一个凶煞恶犬。

正当他龇着牙要咬人的时候，后背上突然传来一阵凉意，刺得他一个哆嗦，差点摔了下去。一脑门子官司地扭回头去，果不其然看到的就是顾风那张冷冷淡淡的脸，一手提着个塑料袋，另一手拿着罐冰镇可乐。

唐叶：“大冬天的你撒什么癔症，谁要喝这个！”

顾风：“……真不想被你个大冬天穿单衣的傻逼说。”

她顶着唐叶能杀人的目光，施施然坐在了他身旁，拉开拉环，自顾自地喝了起来。灌下一口，抖抖身子散散寒意，才慢条斯理地又开了口，“再说，我有说过这是给你的吗？想太多。”

想太多的人怒气值噌噌直涨，眼看就要跳起脚来，就看见顾风放下可乐罐在袋子里摸来摸去。不一会，她就摸出个还冒着热气的外带杯，云淡风轻地往自己手里一塞。

“这个才是给你的，大爷您就将就下吧。”

这一手打一棍子给个甜枣玩得都快臻化入境了，偏偏唐叶又吃这一套。脸依旧黑着，可火却被浇小了。

只是照惯例要嫌弃一句的，“这什么鬼啊你就给我……”后面的话咽了回去，没别的，打开盖还没看，香浓醇厚的味道就飘了出来，显然是他偏爱的热巧克力。一边顾风虽然没说话，可没表情的脸怎么看怎么意味深长。

最后他只得烦躁地抓抓头发，低骂一句谁要你多事罢了。

顾风也不理他，低头接着喝自己的可乐。说实在的她也觉得奇怪，自家事自家明，她脾气绝对没有好到被人骂成这样还不当回事，对着江流是因为这么多年的发小情谊，可唐叶充其量也就是个年头比较长的同学，还经常跟她约架互喷，她又不是受虐狂，哪会喜欢这个，可也完全没有过跟对方一刀两断的想法。

是因为什么呢？她大概也有些想法，唐叶再差也就差在他那狗脾气上，除此之外他真是没什么黑点，就算他态度不好，理解成口嫌体正直也挺可爱的。

一起聊天说笑的朋友当然好，可吵过嘴打过架却还没掰的损友更是难得。这样想来，唐叶还是有不少优点的。

“喂！”

“嗯。”

听到唐叶那没好气的称呼，顾风也就淡淡应了声，毕竟这周围也没有别人了。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了！”

“起码我没逃课啊。下午没事出来溜达溜达，谁想到在这碰见你了。”

唐叶嗤了一声，根本不信她那套。这园子平日里清净的很，就是节假日也鲜少有人，就算顾风真是出来遛弯的，又怎么会提着有热饮的购物袋爬假山石阶来？他是血气方刚一点就着，但他又不是傻。

可真要让他说为什么，他也说不出来。

顾风对他来说一向是个未知数。这家伙除了长相别的根本没点姑娘样子，在没什么正常人的学校里，掐架的本事也是一等一的强，平时行事低调，又没有一次是忍气吞声的。他经常去找她茬架，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她这比大多数人都要爽利的性格。

班里人总说两人是死对头，不管顾风怎样想，说实在话唐叶是不讨厌她的，只是好好相处又觉得别扭，反而经常掐架才对他胃口。

就像刚才，她一言不发坐在身边，就让唐叶不大适应。他生着闷气，捧着杯子喝了一大口，整个人都怔住了。

“好喝吗？刚才特意去买看来是对了。”

明明还说是碰巧出来溜达。唐叶看着顾风微微翘起的唇角皱了皱眉头，可含着的巧克力又暖又滑，香得让他说不出讽刺的话来。

只得闷闷开口，“好甜。”

听到这句话，顾风这才转头看向他，眉眼柔和，笑了起来，“还是热的吗？”

“……嗯。”

“那就好，在这儿吹了那么长时间冷风，不喝点热的就算是你也会感冒吧。”

“——等等，在这儿吹了那么长时间……你之前就看见我了！？”

顾风挑挑眉毛，“我说过是碰巧，第一次就是碰巧。”

唐叶的内心简直是崩溃的，合着她一开始看到自己的时候根本没打算打招呼，后来才过来……她到底为什么过来的？知道自己在这里，还又去买了喝的东西——总觉得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

不过……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

他闭上嘴，难得静静地看着顾风转回去喝可乐的侧脸，心中有某种情感在发酵。

“对了，大爷打个商量吧。”

“什么啊。”

“给我尝一口吧——刚才可乐喝的太急总觉得牙在颤……”

“你是笨蛋吗！？”

想也没想就把杯子递了过去，顾风接过来就喝了一大口，看到她喉结上下滚动唐叶才反应过来，他们这是……那个啥吧！？他这厢纠结，那厢顾风根本没有这个意识，眯着眼睛砸吧嘴的样子像只懒猫。

“啊……活过来了……”

唐叶可耻地被萌到了。

但马上，他又对如此没有立场的自己生起气来，更对顾风这个该糊涂的地方纤细，该计较的地方又大条起来的家伙气得不行。

沉默半晌，他才气急败坏地开口。

“——我也要喝可乐！”

顾风看看他，“冷的要死哦？”怜悯写了满脸。

“少废话！”

少年怀着小心思抢过易拉罐，暗挫挫地看了顾风一脸，没发现任何异常才灌了一大口。正如顾风提醒的那样，冰镇可乐带来的寒气瞬间就渗进毛孔，但就算如此也没能压制住另一股奇怪的燥热感。

尤其是脸颊……简直像是烧起来了一样。

“操！真他妈冷！”

“我就说吧……糖糖你是不是到反抗期了？”

“别叫我糖糖啊你混蛋！”

顾风耸耸肩，不再进一步挑战突然炸毛的斗鸡的神经，另找了个她更感兴趣的话题。“说说吧。”

“……说什么啊！”

“大冷天的你没事坐这干嘛，呼吸天地精华还是摆pose秀身材？”

唐叶瞬间无言，颓了吧唧的垂下头去，似乎在犹豫着要说的话，眼角还暗暗瞟着她。顾风一打眼就看出他为什么尴尬，说破了还是上次动手时打急了眼差点给她兜头吃个满堂彩的事。其实这家伙也够怪，别的地方下手黑的要死，惟独对她的脸手下留情——她又不靠脸吃饭，挨两下打又能怎么着，也不是治不好。

她就没想想正常情况下哪个女孩不爱惜自己的脸……好吧，正常女孩也不会这么热衷跟人掐架。

不过现在还是先要解决唐叶的事，顾风看他这样实在是不习惯。

“吹这么半天风还不痛快？要不咱再茬一架？”

“去死！”

“又怎么了……”

“快去死！”

“我死了还怎么找你啊。”

唐叶打了个愣怔，感觉脸上越来越烫。顾风倒还没事人似的，眉头皱着，但表情却是柔和中略带着点无奈的。她顿了顿，叹了口气，“行了，咱们俩也算不打不相识，拳脚无眼，哪有那么多可计较的。我当你是朋友呢蠢货。”

她自己虽然撂了话，但心里亮堂得很，按唐叶的性格，板定得顶她一句，不是“谁是你朋友！”就是“你骂谁蠢货！”。

可唐叶偏偏没有，听了顾风的话，他突然抬起头来看向顾风，眼中有光一闪而过，极亮极快，几乎要让顾风以为是幻觉了。

她反而不适应起来，“干……干什么。”

到现在唐叶才看清了这家伙色厉内荏的本质，明白过来一直在忐忑的不光是他自己，察觉到这一点后，他突然觉得没那么不自在了。

顾风这个该死的间歇性面瘫也会不淡定，那他还害怕什么！反正要丢脸大家一起！

——以上选自唐小混混的逻辑思考。

“我说，顾风。”

顾风乍一听都没敢开口应声，唐叶好像不发脾气了，可盯过来的眼神格外瘆人。她下意识地缩缩脖子，想了想自己刚才所说的话，并没有找到什么不妥的地方。但要说自己一点没错，她也没什么底气——唐叶这家伙什么时候这么平静地喊过她名字？

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见招拆招。

“你说吧。”

“……你不讨厌我吗？”

顾风一愣，颇为好笑地打量着他，“你有病吧，哪有这么问别人的，而且这种问题也有必要问？”

“哪那么多废话！”

“你是想听我说讨厌啊还是不讨厌啊？”

“你这人——！！”

“要说讨厌，还不如说我还挺喜欢你的。看我干嘛，这么感动，要不要抱一个——哈哈我就开……”

要说顾风说这话，有一大半的意思是想活跃个气氛，怎么说她也是个兴致起来就能满嘴跑火车的人。至于剩下那一小部分嘛，可能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有一点她倒是敢肯定的，唐叶肯定不在乎这么个调戏式的玩笑，顶多了也就炸个毛。

理想很美好，但现实反过来又调戏了顾风。

她还没说完话，唐叶就冲她伸过了双手——还拿着可乐呢。顾风也伸手去接，可没想那双手就从她肩上越了过去，空着的那只手直接就按上了顾风的后脑。她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牢牢扣在了怀里。

“……个……玩笑……”

三观碎裂的顾风瞬间失语，脑子里旋转跳跃的一片片的除了问号就是感叹号。

冲击过后，她的重点又放偏了。唐叶真是在这坐的时间不短，又浪催的只穿了件单衣，抱过来的时候就带着股寒气。顾风愣了愣，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发什么疯，顺着这个姿势，搭上了唐叶的后背。她能清晰地感觉到手下的肌肉紧绷起来，又慢慢放松下去。

半晌无人开口。

“……唐叶。”

“啊？”

“可乐冰我后背了。”

“——闭嘴！”

唐叶窘迫地骂了句，倒是把可乐放下了，只是另一只手依然按住顾风的头，把她压在自己肩上。但是心里还是小小庆幸着顾风并没有问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问了也没有答案，只是在看见顾风冲他笑的时候，心中突然涌起了这股冲动。

然后身体就不受脑子的控制了。

僵硬的拥抱中，顾风嘴上还在胡说八道，但意外地没有挣扎。

从那天开始已经是第三天了。

唐叶第三十七次听了“顾风没在”的话后，阴着脸转身就走。他又不是傻，会不知道顾风是在故意躲着他吗！要不然哪会一下课就不见人影，天知道他都快想逃课堵人了！

他当然可以，逃课对他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可就算那样堵到了人又有什么意义——见到面她也只会逃避！妈的！他以前从来没想到顾风也会有这么幼稚的时候，光是逃能解决什么问题！

难道他是洪水猛兽吗！？

怀着一肚子发不出来的火，不知不觉又到了放学时间。唐叶往对面教室看了一眼，才想起来一班最后一节课是体质训练，咬了咬牙，提包就走。

——他妈的老子不找了！

然而世事无常，路过一楼保健室的时候，唐叶戏剧性地偶遇了他一直在找的人，当时简直要怒骂一声“贼老天”！

但在那之前，他毫不犹豫地从背后扯住了那人的手腕，在对方受惊转过身时，迎面而来的就是一个龇着牙的“灿烂”笑容。

“——你倒是再跑啊。”

顾风大脑当机三秒，重启后啥也不说，下意识一脚踹向唐叶下盘。构想合理，她想着要唐叶顾此失彼，只要一有空隙就能顺利脱逃。可现实啪地就打了她的脸——唐叶可还攥着她手腕呢，这时候冷笑一声，一发力就把她往墙上抡过去了。

这一下着实撞得不轻，顾风觉得脊梁骨都要折了，痛得眼前一阵发黑。等回复正常的时候，视野里就只剩下撑在头上的手臂，唐叶的脸和一小片蓝天了。

让我们从全局视角来看一下吧，事实就是顾大爷被唐小混混壁咚了。

还是史上最凄惨的那种。

“接着跑啊。”

人前无理先怂三分，到底是自己这两天躲人不对，顾风根本不知道该说点啥。跑更是没法，唐叶现在还死握着她手呢，再被抡次墙就算是她也得去半条命啊。

想来想去，只得先说点无关紧要的话来稳住对方一条路可走了……

“那个……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哈哈哈……”

“为什么躲我。”

岂可修这人根本就不接招啊！？而且还死咬着她最不想回答的问题，她偏了头，脑子拼命转着，但碍于姿势根本躲不开唐叶的视线。不仅如此，从手腕上还能感觉到他手心潮湿，显然也不是那么自在。

自那天之后，不管是她还是唐叶，好像一切都变得奇怪了。

只是想到这一点，她就完全没有了插科打诨的心思，慢慢正了神色，再开口时也带上了她最擅长的冷漠。

“唐叶，就算你问我，我现在也没法回答，你先放开，咱们都冷静一段时间再谈吧。”

“顾风，你怎么就这么怂呢。”

“我是在好好跟你说，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好好说？你连看我都不敢。”

“……你差不多得了！”

再继续下去只会激化矛盾，顾风清楚这一点，她咬了咬牙，猛地挥开唐叶的手。

那一刻她有些吃惊，因为她的意图实现了，而且出乎意料的简单，唐叶并没有给她多大的阻力。但还没等她来得及脚底抹油，唐叶被甩开的手已经掐上了她的腮帮子，紧接着干燥的唇就压了上来。

顾风这次是真傻了，唐叶像条疯狗似的，几乎是在撕咬着她的嘴唇。刺痛，灼痛，她甚至能感觉到血流下来的黏腻。

但她好像找到了理由……

“就这么回事了，你看着办吧。”

抵过来的额头，明亮的像燃着火焰的眼睛，唐叶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顾风觉得自己应该是吓了一跳，可又觉得早在预料之中。

唐叶眼看着顾风沉默着，抬手抹了把嘴边的血，又沉默着看向自己。刚才一鼓作气的势头渐渐散了下去，而是被不安替代了。顾风面无表情的脸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让人心惊，狭长的眼睛里黑的彻底，漩涡深处不知藏了多少愤怒。

他实在不像表现的那样淡定，事实上他现在就后悔了。

“……是死是活你给个准话吧！”

顾风抬起手来，唐叶以为她要给自己一个耳贴子，也不躲，就愣挺挺地站在那。可最后那手也没打在脸上，而是一把掐住他的脸颊，毫不留情地狠狠扯了下去。

“嘶——！！”

“糖糖，我真是惯得你吧，你壁咚谁啊？你说谁怂啊？今天还得我教你做人是吧？你这算怎么回事，还特么要我哄你？你多大个脸啊！”打开了某个开关之后，顾风整个人都狂暴化了，见唐叶有呆滞的趋势，手都快扯上他嘴角了，“丫装什么傻啊，要我给你准话——你求我啊？跪地上叫爸爸啊？”

唐叶那张脸上直发红，顾风只当他是气的，根本不当回事。要说生气，她才更该生气，这混蛋的纸老虎根本吓不到她。

“瞪眼！跟我瞪眼！还要吓唬我不成！”

骂是骂，她的手倒是松了。唐叶挺过去了最初的惊吓，这时候眯起了眼，竟冲她笑了起来——不是他脸上常见的冷笑，而是……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可顾风总觉得这笑里带着点勾引的意思。

她马上就明白这并不是错觉了。

唐叶这臭不要脸的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看她松手了也不知道躲开，反而低了低头，一边看着她，一边……伸出舌头来舔舐她食指指侧。

顾风一个激灵，只觉得汗毛都立起来了，微弱的电流在皮层下面穿梭，从指尖一直攀升到后脑。唐叶毫不掩饰的眼神也让她不习惯，她莫名觉得喉咙很干，好像有把火在里面燃烧着。

舌头顺着食指滑行着，经过的地方留下透明的水渍，一路来到虎口。这次不只是舌头，尖锐的虎牙也来凑热闹了，不轻不重地摩擦着。

“你……”

“唔……这么求你，怎么样。”

指侧被重重吮吸了一口，顾风被迫吸了口气，咽下了一声惊呼。但这下过后她扯平了嘴角，抓住唐叶的衣领，狠狠地扼住，勒紧了他的脖子。唐叶冲她挑衅的笑，志得意满，眉眼张扬。

“傻逼你特么不会还要我先说吧！”

“——傻逼，你肯定也喜欢我。”

顾风双眼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脚下无意识地碾着一地的烟屁股。她左手上还夹着根烟，时不时就吸上一大口，眉头紧锁，吐出的烟雾让她的脸都仿佛笼罩上一片青灰色。

唐叶走进她房间时看到的就是这一幕，她似乎是一夜未眠，屋子里浓烈的烟草味呛得很，让他有调头就走的冲动。可最后他还是走到她身边，伸手夺过了烟。对方的反应相当迟钝，待了三秒，才缓缓转过头来看着他。

双眼布满血丝。

“……你来了啊。”

“你这是要干什么，活得不耐烦了！？”

“没有。你别管了。”

顾风摆摆手，视线在唐叶手中的烟上打了个转，又收了回来。她又从烟盒里摸了根烟出来，“最近我可能都不去学校了。”

“你给我起来！”

唐叶那脾气哪看得了她这不死不活的样子，当时就炸了，抓着胳膊就把她从转椅上拽了起来，逼着她看向自己。

“你他妈……电视上那个捅死人的是不是你——”

“是又怎么样，你要去报警找人来抓我吗。”

奇异的笑容从干涸的嘴唇上弥漫出来，顾风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柄匕首，晃了晃，又扔在地上。唐叶下意识看过去，只见本该是雪亮的刀锋上，正染着斑斓血迹！

要说起唐叶和顾风这两个不安生的，到底哪个才是同届扛把子，同学们给出的答案绝对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顾风。

对，并非唐叶，而是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顾风。

唐叶再厉害，不过是个爆竹筒子和疯狗打手的结合体，而顾风和他那简直就不是一个档次。她是手黑，但她心比手更黑，这从她轻易不动怒，动怒就绝对不饶人的行事风格中可见一斑。作为一个优秀到都能经常被树成男生标杆的女生，有多少人敢轻易招惹她，就有多少人吃过苦头。

这个年代全息模拟技术发达，就算是普通人都可以借用这种技术体验一把刀头舔血的快感，在学校必修的格斗机能课上更是有了用武之地。通过全息战斗，可以有效率的增加学生的经验，即使受伤也只会导致精神疲惫，可谓是性价比超高。

但就像顾风经常和唐叶进行的“交流”一样，他们崇尚的是实战械斗。在这种战斗中，即使死斗被明令禁止，也难免会受到真实伤害，淤青和皮肉伤都是小事，打红了眼的时候伤到骨头内脏都是有可能的。

万幸的是医疗技术比全息模拟技术还要发达。

一些极富优越感的佼佼者们前来找顾风麻烦的时候，本意是进行全息战斗，可顾风从来都是一个回应：实战。自尊心爆棚到要来挑衅的人，哪里会在这里止步，当然是怎么说怎么来，说实战就实战。

然后被顾风打的满地找牙。

这是科学又合理的。全息战斗再感觉逼真，战斗者也知道自己并不会有生命危险，只要挺过真实的疼痛，甚至会使出两败俱伤的打法，这让他们学不会谨慎。而精于实战的顾风不一样，她和她的同好者们进行的战斗都是有生命威胁的，光是预测危机的能力，就不知道要比笃定自己会平安无事的人强了不知多少。

被她打过的人，无不心服口服，从此或敬重或忌惮，很少会与她再起争斗。

“顾疯子”这个称号也就流传在这批人的口中。

在这方面，唐叶真是拍马也追不上，他也不是傻，只是跟顾风相比还是太耿直。跟他打过架的人一部分和他惺惺相惜，另一部分则越发看他不顺眼，总之两者都导致了同一后果，就是来找麻烦的人越来越多。

总而言之，唐叶第一次对顾风感兴趣绝对不是同被拉作苦力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没有记下来，觉得毫无必要。

那是在入学大概两个月之后，学校附近不知为何聚集起了一大批闲散人员，专门挑着上下学的时间，堵着学生约战。他们不群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光明正大，因为他们选择的是车轮战，其中还不乏好手，试问哪个学生体力没个限度，精疲力竭之后都是被狠狠收拾了一顿。

一次两次的没什么，但次数渐渐多了起来，学生内部就扯起了旗。

——被人打了当然要加倍奉还！告诉老师算什么本事，亲手报仇才算痛快！

唐叶是没事还要找架打的人，当然不会错过这种机会，顾风本对此没兴趣，但江流在某天也沦为了受害者，这直接戳了她的爆点。

双方要约就是群架，可还是需要一个领导，这帮天之骄子谁会服别人？于是他们就用了最公平的方法选择领导——利用全息战斗进行群战，赢到最后的人才有资格代表所有人。当时参加者有数十位。

战场模拟了一片空旷平地，没有任何花样，只有拳头大是真理。

敢报名参与这场战斗的都是狠角色，无论男女，然而顾风站到了最后。她累到瘫在地上的时候，其他人都被强制退出了战斗，只是参与者们并不把这当做谈资，她才没有一战成名。但她的资格毋庸置疑。

复仇的结果也同样。受过伤的野兽们疯狂地向仇人讨债，战况惨烈，以顾风为首的一小部分人的手段甚至可称私刑。自此无人再敢来挑衅。

顾风却回到了她懒散的日常生活。

唐叶有时候看着她也会恍惚，这么个长相说不上特殊，只有身高好一点的女生，究竟是怎么潜藏了那么疯狂的本质。这直接导致了他的找茬日常，但顾风无论再怎么动火，也没有如他所愿。

即使是“顾疯子”，和那天的顾风相比，也稍逊一筹。

“你的代价是什么。”

“你猜猜。”

顾无欢眯起眼睛，当然看出了顾风根本就没有告诉他的打算。但即使她不回答，他心中也是有模糊的答案的——怎么说也是在一起这么久的老朋友，哪会一点端倪都注意不到？更何况顾风身上的不协调感是一但感觉到，就绝对忽视不了的。

然而这种隐隐约约的猜想让他心惊，他甚至觉得也许不知道才是正确选择。

那是顾风的阴暗面，是她无论怎么伪装都摆脱不去的一部分。

“……你到底想怎么样？”

“这个我是真不知道了。”

“别跟我装傻。”

“我图啥。”

顾风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唐叶从一开始就知道，她疯的彻底，但脑子里却又堆砌着理智，这让她没办法毫无顾忌的展露自己的本质。在他面前的不是真正的她，在顾无欢面前也不会是，江流可能是最了解她的人，但他同样也不曾见过。

并非完全的虚假，也同样不是真实。

然而，就在唐叶亲眼目睹顾风单手扼住小流氓的脖子的时候，他觉得离她又近了一步。那人大约是欺她年少吧，又怎会想到外表沉默老实的少女，内在深藏着这样的魔鬼呢？步步紧逼，换来的就是再不压抑的凶恶本性。

一直沉着的脸上展开了笑颜，懒懒散散半遮的黑眼张大了，但又过于大了——大到四周的血丝清晰瘆人的地步。顾风的眼一眨不眨，直勾勾地看过去，笑容越来越深，全身的肌肉瞬间绷紧，恐怖接踵而至。

如果唐叶看到的话，恐怕会觉得眼熟。那是他见过一次的打法，一往无前，毫不顾己，为求伤敌八百，不惜自损一千，已经说不上是以血换血，而是完全不要命了。

谁的命都不要才好。

唐叶看到的时候，她的手就卡在小流氓的脖子上，手背青筋暴露。对方看上去已经半昏迷了，可顾风脸上也挂了彩，锁骨处还拉了条大口子，地上扔着的小刀让唐叶能推测出事情经过大概。

但他不能眼看着顾风背上人命。

“顾风，跟我回去吧。”

沉闷的笑声戛然而止，顾风转过头来看他的动作可称僵硬，这让他有种错觉，好像面前的人是个破棺而出的僵尸一样。

僵尸可不会说话，但顾风会。“……回去？”

“跟这种杂碎过不去没什么意义，跟我回去，我陪你打个痛快。”

“——痛快？”

顾风看了看空着的手，又看向唐叶，似乎有些不解。“他要杀了我，你能吗？他想杀了我，那被我杀了也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你就那么想杀人吗……”

顾风难得瞪大了双眼，木讷地看着这场闹剧，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开口了。好一会儿，她才扬了眉毛，拱了拱手。

“顾某人今天当真是长了见识，前辈不吝赐教，实在感激不尽，只是顾某恐怕拍马也赶不上前辈的十之一二啊。”

而那位搂抱着两个妖艳女子的前辈根本没听出她话里话外的讽意，倒是哈哈一笑，“唉，这是哪里的话，人都说自古英雄出少年，顾贤侄大才，前途不可限量啊。”

青衣女眼波流转，“顾公子气度不凡，也只有在老爷身边才能见到这般人物。”

黄衫女巧笑嫣然，“谁说不是呢，老爷慧眼识英雄，就连我们都知道呀。”

这两女子不愧是淮芳馆的头牌，几句话都快捧到庄兴平的心坎里去了，又软软依在他怀里，声音银铃似的，把个官老爷哄得眉头大展，止不住地大笑。顾风一旁冷眼瞧着，这才想起唐叶的衷告：这庄兴平，果真是个酒囊饭袋！

她女扮男装行走江湖也有数年，那曾见过这阵势？

再看两个妓子，着实是不要脸面的。那貌若霜雪的青衣女，这时正附在庄兴平耳边，颊边飞霞，朱唇轻启。顾风只两句唇语就读不下去了——娇声轻语的都是些个浪荡话，也不知她是怎能开口的，庄兴平脸上发红，一双眼都色急地粘在她的衣襟上。黄衫女眼见了，笑着嗔了两句，片刻后又嘤咛一声，柔若无骨地贴在庄兴平胸前，顾风只能看见她衣衫翻动，但也想得出是庄兴平在做什么勾当。

这三人，就非要在她面前演一场活春宫？

恨只恨不能与庄兴平撕破脸皮，又想到唐叶的叮嘱，顾风才稍稍气平，执起席间酒盏，自顾自饮酒。

酒过三杯，庄兴平这才看过来。

“钱妈妈也是的！叫她再找位姑娘，怎的这么久还不来，倒叫我冷落了贵客！顾贤侄，莫怪莫怪。”

顾风心里怄得慌，但面上不显，一笑又是清朗倜傥，“江湖多性情中人，我观前辈亲切还不够，又从何怪起。”

两人来往几句，其间青衣女冲顾风飞了个眼，黄衫女给顾风斟了杯酒，眉梢眼角飞得尽是春意，顾风只当未见。她女装平平无奇，偏偏男装风流惑人，也有那大胆的江湖儿女向她表情意，也已习惯。

只是两女狐媚之气太过，勾引之意太明，她有些不耐。

庄兴平没发现，捡些趣事和她谈起，她也有些心不在焉。今日实在诸事不顺，想到一会儿还要亲自应付个青楼妓子，顾风就不甚起兴——若非为了唐叶，她才不愿受这鸟气，哪怕跟着镇远镖局走趟镖她都乐意！

谁知，门外就传来了笑语声。

“大爷，沉碧姑娘来了！”

庄兴平一愣，冲顾风使了个男人自明的颜色，笑着朗声道，“进来！”

门轻扇，人入内。只见白衣翩翩，顺着庄兴平的示意，清风般来到顾风身边，向两人福了一福，才敛衫入座。顾风颇感无趣地扫了眼她的脸，可只一眼，就瞠目结舌，再也移不开视线了，脑子里一片混沌，连庄兴平几声呼唤都没听见。

这女子衣袖掩唇轻笑，“公子，庄老爷喊你呢。”

“啊？啊，前、前辈，实在对不住——”

“哈哈哈哈，无事无事，贤侄果真是个怜香惜玉的人。沉碧姑娘既来了，就容我先走一步，酒饮得太多，要去隔壁休息休息。”庄兴平说着，在青衣黄衫二女腰上一搂，引得二女均是娇呼，又温顺地在他身边厮磨。

顾风当即应声。庄兴平又寒暄几句，就搂抱着二女，毫无醉态地施施然走出包间。隔壁就是青楼客房，顾风哪会不懂，庄兴平今晚少不得要享一享齐人之福了。看他的样子与那两个妓子倒是相熟，也不知起初是怎么般配上的，一个外冷内热，一个活泼热情，想来床第之事上也是别有一番韵味。

可她身边还有个大麻烦呢。

打眼瞧那沉碧，当真眉目如画，一派风流旖旎，体态更是动人，身上还带着股子清香，说不出的喜人。这时候正捧着酒杯抵在顾风唇边，一双凤眼也瞧着她，神情洒脱大方的根本不像个妓子。

“顾公子，沉碧服侍您喝酒吧。”

“我何时跟你说过我姓顾的？”

沉碧一愣，身子又楚楚可怜地向她靠了靠。

“您可真是负心人……”

顾风眉毛都快立起来了。她一口闷下酒液，用手捏了佳人下颌，似笑非笑凑近她的脸，在两人嘴唇就要接触之际，咬牙切齿低声开口。

“你来干什么！”

“顾公子在外饮酒作乐，还不许奴家寻个消遣？”

“——消遣我吧，你还有没有点良心，缩骨功怎么不疼死你！”

“沉碧”一愣，再开口莺声就变成了男人声音，“还不是担心你。”

“我倒觉得你玩的很开心。”

顾风抱怨一声，想推开这人，但却被捉了衣袖。再看去，风流旖旎尽化作了意味深长，把她气得眉头一跳。“唐叶，你还没玩够？”

沉碧——顾风的青梅竹马唐叶全不怕她，反而娇娇柔柔往她肩头一靠，要不是知道他的真面目，简直活脱脱一个美丽少女。不但靠上去，他还把手搂在了顾风颈间，笑嘻嘻地在她耳边吹气，声音又是流水般清澈动听。

“顾公子不喜欢奴家？”

顾风脸色一黑，不像是逛窑子的，倒像是逛窑子被抓奸的。

“你正经些，”她到底无法，按着额头喟叹一声，“庄兴平此人不足为患，可我总觉得不对劲，能制造那么精巧局面的人怎会只是这样？如若不是他在伪装，那便是他背后有人为他出谋划策，无论是哪一边，都会让局势变得很麻烦。”

唐叶一双凤眼映了她清俊的脸，无端深情，毫不掩饰。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公子无需多虑。奴家有幸，承公子施以援手，义重恩深，无以为报，思来想去，不如以身相许，愿为公子帐中人，护公子一世安康。”

顾风起初还苦笑连连，听到最后，脸色倒肃然起来。他二人交情如此，身家相托，也不必向对方说个谢字。可唐叶借着沉碧的身份，以着玩笑的名义，对她说出这种话来，也让她不得不放在心上。

想来世间再找不出这般青梅竹马，平日里相处水火不容，身份颠倒后倒郎情妾意了。

她叹了口气，索性捉了他的手，与他额头相抵。“心意虽诚，美人虽美，可这张脸我不喜欢。”

唐叶没料到她口出此言，眼神一凝，深情不再，倒是添了更加真实的亲密。

只是依旧要调笑一句，“可是比你漂亮？”

“无耻。”

“不喜欢这张，那是喜欢那张了？”

“……”

没有否认，便是肯定。

唐叶是满心欢喜的，顾风与他足够亲近，却因为太过亲近而无法捅破窗户纸，这次他本意是怕她吃亏，没想到竟有了意外收获。

当下抱着她的手又紧了紧。

“不若我现在立刻换回去？”

顾风被他唬了一跳，生怕他真耍起小孩子脾气，连声阻止，“误了大事，仔细我卸你的腿！”

唐叶低笑着，用了本来声线，趴在她肩上轻轻叹息。

“回去，再让你看个够。”

顾风摇摇头，手臂环过他的腰。看上去温香软玉在怀，但唐叶到底是男人，肌肉轮廓更为硬朗，抱着——甚是硌人。

但也满足。

一对璧人，就着这桌酒席，亲亲密密地低声交谈起来。

西风客栈。

正是黄昏时节，大堂里尽是吃饭的人，吵吵嚷嚷，颇为热闹。店小二忙的脚后跟都要打后脑勺了，刚上完菜，又瞟见门口人影晃动，“哗啦”一声，门帘被挑开。还没待他上前招呼，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走了进来。

有注意到的，心里都不由得暗赞一声，好俊的两个男子！

头里这人一袭青衫，玉簪束发，相貌清俊，尤其是生得一双凤眼，顾盼生辉。观其姿形，满不像江湖中人，瞧那温润如玉的笑，倒像是个风度翩翩的公子哥儿。后面稍高的人黑衣上滚着暗纹，面色白，嘴唇薄，五官带些阴柔，却毫无表情。墨发披散，狭长的黑眼略显阴鸷，危险却风流俊逸。

“二位公子，打尖还是住店？”

店小二殷勤地凑上前去，这两人无论哪个都不似常人，由不得他不小意侍候着。

青衣公子看了眼沉默不语的同伴，略一思量，笑着答道，“来一间上房，再切上二斤酱牛肉，一壶竹叶青，一并送到房里来。”

“两壶。”

黑衣人开口，声音清澈如水。

店小二一一应下，忙在头前带路，引着两人走上楼去。

这时不少人都开始议论起这两人来，他们在这小地方，何尝见过这等人物。不光容貌，有眼尖的也看出来连佩剑也不是凡品。

这两人不是别人，正是唐叶和顾风。

自那日起，顾风和唐叶的相处模式也没太大变化。

唐叶照旧每天来找顾风掐架，顾风照旧对唐叶嘴毒手黑，只是两人当众斗殴之后，不再是各自回家处理伤口了。

不少人都发现，这两个人开始一起回家，但气氛也没变得太融洽。顾风是板着脸，唐叶更不用说，横眉瞪目得活像只要咬人的疯狗，看上去简直像两个混黑道的出门收保护费。

可两个当事人却没有一点自觉。

“你今天格斗课又去做示范了。”

“嗯？你怎么知道的？”

“……”唐叶没好气地瞪了顾风一眼，顾风却一脸迷茫地看着他，完全找不到他生气的点。“我会不知道！？刚才你根本就没认真吧！明里暗里留着手，你以为我是那帮杂鱼吗？靠！一点都不痛快！”

“啊……你说这个啊。”

顾风抓抓头发，也是无奈。

“今天是战损应对，模战的时候完全限制我的左手，现在还有点不适应呢。”

唐叶想想刚才顾风的样子，的确是有些左右不协调，一开始他还以为这家伙又在研究什么幺蛾子，没想到是模战的后遗症。

也难怪，顾风班上的格斗老师向来喜欢折磨他们，在模战上就摧残他们的精神，如顾风之流热爱实战的也被他打过满地找牙。那位大爷手上有真章，但说起教学顶多也就是个二流，典型的“身体力行”理念的信奉者。拥戴者视他为武学大师学派掌门人，反对者就说他是借教学之名滥用私刑。

顾风倒是很喜欢他，他也的确中意顾风骨子里的狠劲。结果就是顾风经常被选为他教学示范的对手，变本加厉的折磨让她苦不堪言，但也的确受益匪浅。

“——他又揍你了？”

顾风脸黑了黑，想骂人，又觉得唐叶的描述其实相当精准，两相矛盾，心里堵心得很。唐叶看她这副样子还有什么不懂，嗤笑一声。

“还有什么不好说的，我都习惯了。”

“……最开始是模战，后来他兴致来了就绑了自己两只手，让我跟他实战来着。”

唐叶一愣，突然停下脚步，抓过顾风的手腕来盯着她看。刚才和顾风打架的时候没注意，现在仔细一看不要紧，果然让他发现了几处淤青。他心里腾地就冒起了火，恨不得也去找那个老师打一架。

但他也知道顾风根本不在意这些伤，就像他也不会在意自己的伤一样。

“怎么了？”

顾风一头雾水，只觉得唐叶今天实不怎么正常。不说别的，光是他沉默着看过来的眼神，就让她有些毛骨悚然。

唐叶松开了她的手。还没等她下一句话问出口，就抬手摸上她的脸。顾风吓了一跳，下意识想拍开他的手，又马上止住了动作。直到这时她才有种实感，是的，就算那么不着调……他们也算是互通过心意了。

也算是……在一起了。

“我真想揍你一顿。”

唐叶突然的开口把顾风听了个一脸懵逼，刚想骂句“傻逼啊你”就又听唐叶说道，“要不然你就在这让我亲一下也行。”

周围川流不息的人群喧闹声瞬间被心跳的鼓点压下，顾风傻呆呆地看着唐叶皱着眉头的脸，心说你纠结给谁看我他妈纠结的都快窒息了。可能她也是疯了吧，就算那么纠结，她也觉得那张脸怎么就他妈的那么好看呢。

“……你……我……不是那个……”

顾风都恨不得揍自己一顿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是唐叶吗！？他的开关到底在哪里根本看不到啊！？上次也是这次也是，他们的话题明明跟这个一点都没有关系，为什么他撩人撩的这么熟练啊！？

“嘁，算了。”

唐叶看她傻眼的样子撇了撇嘴，在她组织好语言之前又抓住她的手——这次是好好地把她的手握在手里牵着的。

“我说唐叶你——”

唐叶根本不听她讲话，率先迈开步子，拖得身后的她踉跄几步。

然后这人扭过头来冲她笑，漆黑的眼睛里反射着亮光，好看的不要不要的。握着她的手又紧了紧。

“你再不走我就丢下你了哦？”

“——喂你这个人啊！？”

顾风终于放弃思考了，嘴上抱怨着，却也回握住他的手大步赶了上去。

“顾风啊……我问你个事，要是没有你也别生气啊？”

“说呗。”

江流看着顾风漫不经心地翻书，想了想还是没能压制住好奇心，把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存在的疑问问出了口……

“你跟唐叶……你们两个是不是——”

顾风的动作停住了。

“噫——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真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们两个最近走得挺近的在想是不是和好了而已完全没有其他的意思根本没有猜过你们两个在一起了这种事——”

江流知道自己这个问题绝对会招来顿暴揍，见顾风的异状当即主动承认错误，嘴皮子溜得突突的像机关枪似的，生怕一言不合顾风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他。要知道最近顾风在练习战损应对，没少拉他做陪练，每次都把他虐得死去活来的。

嚓。

顾风手中的书继续翻过了一页。

江流愣住，以为自己听错了，睁着自己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顾风，像看个史前生物。

“你刚……说了什么吗……？”

“你没猜错啊。”

“！！！”

语言已经不足以描述江流狂暴的内心了，虽然他问出了口，但是他心里绝对是不敢相信的。可谁想到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啊，最可怕的是顾风居然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承认了！还一点反驳都没有！就跟说到中午吃了什么饭一个语气！

世界要毁灭了吗……

“你至于那副表情吗。”

“不不不不不，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话说为什么是唐叶？你是觉得模战的对手不够用所以想找个长期陪练？还是说你被袁老师训得终于出了受虐倾向？不管是哪一个都超奇怪的好不好！？”

嚓。

书又翻过一页。

顾风举起书来仰在沙发上，“唐叶有什么不好的。”

“问题不在那里……”

江流纠结的要死。唐叶那是什么人，学校都有名的混混头子——虽说顾风的名声也不大正常——凡是大架有哪场他缺席的？更别提还天天找顾风这么个女生打架——虽说顾风也挺爱打架的——等等，莫非这就是他追人的手段？

顾大爷你怎么就栽在这种小学生的伎俩上了啊！！！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顾风眨了眨眼，“我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也不是只打算玩玩。不用担心。”

“那为什么？”

“我和他的情况……具体是怎么样我也说不太清楚，但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你……喜欢他？”

“嗯。”

只有这个这么肯定啊。江流腹诽道，可顾风理所当然的样子也真就让他镇定下来了。

其实想一想唐叶好像也没那么不好，那个人虽然看上去有点暴躁但绝对是个耿直的人，起码比起顾风要耿直的多，武力值也和顾风平分秋色，完全不用担心他会欺负顾风。如果他和顾风在一起，一定不会有其他企图。

就是有点难以想象，除了约架，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相处的。

“哈……我都想不到你们要是公开他们得吓成什么样了。”

“也没有藏着掖着啊。”

“大家的心灵都比较纤细嘛。”

“我可没看出来，考虑到你们当初看戏的样子。”

“不说这个了——唐叶来过你家没？”

顾风斜着眼睛看着这个满脸都写着八卦的家伙，只把他看得冷汗直流才放过他。足够清楚江流不会再让她专心读书了，她索性把书放在一边，做起拉伸来。

“也没什么必要让他过来，这种事无所谓吧。再说，”她眯起眼，“难道要我主动叫他吗？那不搞得好像我有什么企图似的。”

江流叹气，“他主动提出来就不像有企图吗？”

顾风耸耸肩，不予置评。江流看她那副样子简直觉得自己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可又没办法，他实在是担心顾风不顺利。虽然唐叶也不是个善主，可江流不大清楚他能恶到什么地步，顾风就不一样了，自己家发小自己知道，她熊起来，那绝对是能把人气得死去活来。

但这事也不能着急，只能盼着潜移默化地能让顾风改改脾气……

诶！？

为什么要顾风改！？

江流猛地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个误区，顾风和唐叶，他该向着哪个那根本就不用考虑，为什么要为了唐叶要顾风改脾气？

这立场不对！

帮着她调教唐叶才是自己真正该做的事！

顾风瞥了眼江流一分钟变八次的表情，都懒得问他到底在想什么，自顾自做完拉伸，又抄起了沙发上扔着的拉力器，一丝不苟地锻炼起来。

最近感觉锻炼强度轻松了不少，看来又该调整训练计划了，明天上完格斗课去找老袁好了。

随着动作，她手臂上的肌肉水银般浮现又藏起来，一看就知道是经年累月的锻炼成果。她长相虽然算不上出众，但身体线条流畅又富有力度，尤其是在运动时，简直像只矫健的豹子，让人没来由地有种压迫感。

就算是江流这种和她在一起很久的人，每次看见也都不由得羡慕。

“说起来……你这是坚持了多久了？”

“从开格斗课开始吧，之前都是自己瞎练，还因为这个被老袁骂了。”顾风无奈地叹了口气，但也没有解释什么，因为她知道对方骂的有理。“生长期内练太狠影响太大，所以就求他帮我制定计划来着。”

“总觉得老袁看你超顺眼啊……”

“可能是因为我作为沙包比你们素质要高一点吧。”

“警告！警告！您的体力值已降至临界点，继续战斗将有未知风险！”

“……呸。”顾风啐了口带血的唾沫，撑着地的手掌狠狠向地面推去，这才勉勉强强让自己脱离了脸着地的丑态。对面站着的她的格斗老师虽然并没有趁机偷袭，但也没有要来帮她一把的意思，只是冷冷地看着她挣扎。

那眼神每次都能刺痛顾风的自尊心。

“操！”

她低吼一声，不顾全身的肌肉都传达来的酸涩和疼痛信息，一点点支持起了自己遍体鳞伤的身体。

还没结束呢，她不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就算现在还不行，但只要下一次有成功的可能性，她就要尝试。五次十次也好，成百上千也罢，只要还有一点点希望，就没有什么能成为她放弃的借口！

“看看你自己像什么样子！战斗时摆这种狗都不如的架势，难道想让对手同情到直接认输吗！我训条狗都比你强！”

袁天舒嘲讽的话比眼神更甚。

顾风站得摇摇晃晃，她用力抹了把脸，努力让自己清醒起来。到了这个地步，疼痛已经不再是能让她打起精神的强心剂了，因为她开始习惯了。这样很不好，感官麻木对于战斗绝对是巨大的漏洞。

她不想输。

无论多少次都不想输。

无论在谁的面前都不想输。

“警告！警告！由于用户无应答，系统可能强制切断脑联！”

身体已经不能承受更多的负担了，这就是最后一次机会，这时候还不拼上一切，还要等什么时候？

顾风缓缓的吐着气，呼吸越调越慢，紧紧盯着三步之内的袁天舒。

对方仅伸出了只右手，极尽轻蔑地招了招。

当气息几近停止时，顾风揉身扑上，速度竟与最初相差无几！拳脚交错间，煞着寒光的眼睛宛若孤狼。

袁天舒翘起嘴角。

“——您的脑联已切断。”

机械式的的女声还未落下，顾风就已经从模拟仓里扑了出来，她跪在地上，止不住地干呕，脑子里像是被把大铁锤敲过，还伴随着耳鸣。想来怎么也得是个轻微脑震荡。

模拟仓虽然不会让使用者受同样的伤，但也不是毫无风险。那些超过容许限度的外伤，会取而代之尽数加诸精神上，其可怕之处就在于除了忍受别无他法，理论上来说甚至有精神死亡的风险。

而顾风已经有过不下十次这种经历了，还是一点都没觉得有改善。

“该死……操——唔！”

“你真是不中用啊。”

顾风抹了把嘴，勉强抬起头来冲袁天舒扯了扯嘴角，又马上低下头去。“袁老师……您先走吧，让我缓缓……一会我去找管理员就行。”

也没在乎袁天舒怎么回答。

胃里翻江倒海，袁天舒最后给她致命性的一脚正踹在腹部，她甚至现在都还有脏器破裂的错觉。虽然系统强行切断了脑联，但她却还沉浸在血腥气中，几乎要分不清现实和虚幻了。袁天舒说的没错，她还是不太中用。

可这事也没有一蹴而成的，还是得慢慢磋磨。

莫名其妙地顾风就想起了唐叶来，她和他说过今天要训练，大概已经先走了吧。毕竟她告诉他的时候，那个人还摆了张臭脸，像是她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

闹脾气的死小孩。

她想舒口气，可到了一半又堵在喉咙里，脸一下子就憋红了，拼命抬手卡了自己脖子，往下捋了几次才痛快些。正一番折腾之时，忽然腰上搭了只手，还没等她回过神来，身体就一轻，被人横抱了起来。

顾风傻了眼，头一下撞在人的胸前，木楞愣地看着那人的脸。

“袁……袁老师……”

是袁天舒。他半天没有回应，竟然没有走，这时不知撒了什么癔症，倒把她抱了起来。虽然动作利落，但却稳妥，并没有给她增添更多的痛苦。

可心理上的冲击就不一样了。

“您这是——”

“送你去保健室，你自己在这把胃吐出来也缓不过来。”

“我可以自己去，您还是把我放下来——”

“老实点，就你这样子，是打算爬过去吗？”

坚硬的手臂完全没有放松的意思。他说的有几分道理，但哪怕是顾风还昏着的脑子都能觉出不对来，心里别提多别扭了。

她虽不胖，但高挑的身材也绝对称不上瘦弱，袁天舒却抱她抱得很顺手也很轻松。可再顺手，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两人可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活了十多年，顾风还没听说哪个老师会横抱自己学生的。

她本能地闻到了危险的味道，因此在袁天舒走的时候也没放弃自食其力的努力。可这些小动作在袁天舒面前都不够看的，他一挑眉，完全无视了她的挣扎。

走廊上突然响起了脚步声，顾风一凛心说不好。袁天舒经过训练走起路来总是没有声音的，这肯定是有别人来了，万一被人看见实在是不太好。但袁天舒根本不在乎这个，依旧是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只不过嘴角隐隐有抬起来的趋势，顾风看着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没来由地想起最重要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很多事虽经不起细想，但也绝不能就这么自欺欺人。

“袁老师，您放手，我还没残废呢！”

脚步声愈近，袁天舒也走到转角，顾风几乎能想象出惹来的麻烦，咬牙去扣他的手腕，决定拼了命也得下来，哪怕真是爬着也比这样心安得多。

可袁天舒根本没给她这机会，长腿几步就拐过弯去。顾风抬头去看，心想今天出门真是没看黄历，要不然哪会横添这么多档子麻烦事。待得看清对方的脸时，整个人都呆了，下意识喊出声来。

“——糖糖？”

被点了名的唐叶在这之前就黑了脸，他方才就听见了顾风的声音，现在看看她苍白如纸的脸色，再看看袁天舒古井无波的表情，一下子就堵在他面前。

“袁老师，我来接顾风了。”

袁天舒脚步一顿没答话，只把眼神在唐叶周身一扫，唐叶就觉得一股压迫感袭来。但他哪是服软的主，当时火起，一步不退，锋锐的眉眼间戾气横生，看也不看袁天舒，只冲顾风伸出手去。

“顾风，跟我走。”

顾风忍着浑身不适，毫不犹豫地握住了他的手，也被他紧紧握住。她深吸了口气，看向低头看着自己的袁天舒，说话时语气已有些生硬。

“袁老师，您去忙吧，保健室有唐叶送我去就行了。”

袁天舒看了她几秒钟，就无言地把她放了下来，转身离去，没有再说一句话。等到看不见他的身影，顾风才算是真正放下心来。

心一松，就觉得疲惫感潮水似的涌了上来，脚下一软。唐叶嘁了一声，张开双臂就把她抱在怀里，搂得很紧。

“你没回去啊。”

顾风被他按得生疼，但却笑了起来，狭长的黑眼都添了几分温润。她生就一双好眼，但平时总不耐烦好好睁着，半闭不闭的懒懒散散，也显不出几分好看来。动了真火的时候又会瞪得极大，过于大了，再加上骨子里的阴鸷气息，就变得格外的神经质，极端的让人不敢与之对视。

但只有在唐叶面前，她有时候会流露出这种眼神。温情，又青涩。

“得亏老子没回去——”

唐叶咬牙切齿，死死把住她不松手，头就靠在她颈边。话未完意已尽，暴躁的声音活像是要把顾风暴揍一顿。

顾风想了想刚才的事也觉得后怕，就乖乖让他拘着，只是伸手捉了他衣角。

“我没挣开……”

“我当然知道！”唐叶气急败坏地喊，“你那点三脚猫的本事也就在我面前横！”

顾风噤声，笑容却又多了几分温度。唐叶这是相信她呢，他根本不怀疑这里面有她的责任，反而把该生气的对象看得很清楚，只不过拿对方没什么办法，这才做出这种小孩子似的举动来。

“糖糖。”

“啊烦死了不是说不要这样叫了吗——”

“你来接我，我特高兴。”

唐叶一下住了嘴。他正过头来，像是不敢置信地看着坦诚的顾风，同时也把她发自真心的笑收入眼底，整个人心里似酸又甜，只觉得这个专爱惹他生气的混球其实真是好看，一时间竟有些回不过神来。

待他反应过来，脸上腾地就热了。

“混……混蛋！没事笑的那么恶心干什么！”

“因为看见糖糖真的很开心啊。”

又是一个直球。唐叶恨不得骂她两句，又不愿意让她看见自己的脸，索性就又抱紧了她。思来想去突然恶向胆边生，一口下去隔着校服就叨住顾风的肩膀，听她疼的闷哼一声才放开，脸上依旧不太好看。

但到底温度是降下来了。

“你属狗的吗……”

“闭嘴！”

顾风从善如流地闭了嘴，呼吸却越发急促起来。没别的，她还是难受得很，要不是唐叶撑着，就恨不得要瘫在地上才舒服点。

唐叶很快就发觉了，暗骂一声自己粗心，看看顾风面如金纸的样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也不是没吃过这种苦头。

“等一下啊，我打个领带就出来。”

唐叶坐在客厅里听顾风喊道，心里莫名其妙的——今天也不是什么特殊日子，打领带是要做什么？年级里倒是安排了舞会，但她哪像是会为那个盛装打扮的人啊。几番猜想都被他自己否认了，索性不想了，只等她出来看她搞什么幺蛾子。

很快，顾风那就有了动静，皮鞋扣地声越响越近。

待到顾风真来到他面前时，唐叶整个人都要不好了……

“你……你这是要干嘛去？”

“晚上班上要我致辞，实在是推不开。姑娘们说要我穿正装，我才穿了这个——难道很奇怪吗？”

唐叶瞪着眼，看着面前一头雾水的顾风——的确是正装，货真价实的正装。这家伙穿了一身黑色西装，线条硬的一看就知道是男款，但很合身，宽肩细腰长腿一览无余，一头半长不长的头发还用发胶定了个三七分，风流潇洒得很。就是领带打的有点难看，歪歪扭扭的有些滑稽。

他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吐槽才好了。就算是他也知道，顾风班上的妹子要她穿正装，一定是想看她穿裙子，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看她自己倒是理所当然的样子，心下也是一番感叹。

虽然怎样都好，但这家伙还真是一点都不把自己当女生看啊。

“……没有。”

这话唐叶说出来倒没有昧着良心。顾风的长相绝不是能称之为漂亮的类型，但被这身衣服一衬却打眼得很，就算是身为男性的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一定能穿的比她更合适。她本身就气质冷硬，衣服的每一根线条又都一丝不苟，颇带着些禁欲的味道。

别说不奇怪了，根本就是好看。

“那就好。”

顾风笑了笑，转身去给唐叶倒了杯水放在桌上，然后坐在了他身边。“之前没穿过几次，我还在想万一搞砸了要去哪再租一身来着。”

“你领带打得难看死了。”唐叶撇撇嘴嫌弃她。

“你行你上啊。”顾风毫不犹豫的回嘴。

本来只是顺势呛火，可没想到唐叶挑了挑眉，还真一把拉住她的领带，把她拉到自己面前。顾风没防备，差点被他拽的倒下去，眼疾手快一撑，才稳住身体。

“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你说你还能干什么。”

唐叶一边解开领带，嘴上还不忘嫌弃她。顾风没回嘴，紧盯着他手看，对这个过程相当感兴趣。

骨节分明的十指配合得天衣无缝，灵灵巧巧就完成了顾风之前折腾半天都没有成效的任务，最后他将打好的结向上推去，在顾风颈边调整松紧，却半天都没撒手。

“还没好？”

“我问你件事情……基本上只是作为参考来着啊！”

“问啊。”

唐叶咬着牙看向顾风，脑子里不断回荡着那个人说的话，只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再忍耐了。有些事情一但被放在心里，就会变成魔障，如果他不问清楚的话，早晚会在两人间生出嫌隙，还不如尽快解决。

“你到底——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你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参考啊。”

“你哪那么多问题！直接告诉我不就行了！？”

“就算你这么说……突然问这种问题我也没办法马上答出来好不好！”顾风愤愤道，但随后她就转过弯来了，看着唐叶的眼神突然沉了下去，“有人对你说什么了？”

唐叶没说话。

“有人对你说什么了。”他的姿态无异于默认，顾风当然明白，唐叶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来问她这种问题。

“你别管——”

“要是我说没有，你准备怎么办？分手吗？”顾风扬着眉似笑非笑，嘲弄般地看着他，眼底却一片阴鸷。由不得她不生气，唐叶这样正大光明地问她当然是好，但听在耳中实在像是不信任她。当然，十倍的怒气还是朝着那个挑唆唐叶的人的。

唐叶瞪大了眼，顾风这样的反应完全出乎他意料，这不过是个简单的问题吧——？不仅如此，这还让他有种自己做错了事的感觉，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

顾风冷笑一声，就着被他抓着领带的姿势，又向前倾了一些，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你想听我说什么呢？我都说给你听好不好。你的脸……”指尖划上唐叶的侧脸，带着薄茧，有些麻酥酥的触感，又一路向下划去。

“你的表情……”嘴唇。

“你的声音……”喉咙。

“你的身体……”锁骨。

“还有你的心。“最后落在胸前。

唐叶不敢置信地看着开启了鬼畜模式的顾风，心中有种荒谬的恐惧感。这家伙——她明明像在告白，可表情眼神动作都满不是那么回事。她低笑着，却怎么看怎么像要把他吃掉，还是在没有任何引申义的层面上！

“你别……”

“闭嘴。”她低叱一声，眉眼眯起弯如新月，抬手又摸上他的喉咙，虚虚握着。“闭嘴，糖糖，看来你好像还是不知道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既然我认定你了，你就别想着跑。我喜欢你什么？那他妈根本不是事，就算你现在毁容了，眼瞎了，哑了瘸了残废了傻了——你都得是我的，没得商量。”

“知道我这样吃惊吗？招惹了我会后悔吗？糖糖，糖糖，哪怕你现在哭着求我也不行。不管谁对你说了什么，不管你怎么怀疑我，什么都不是理由，什么都不行。你是我的，是我一个人的！”

唐叶哑口无言。

顾风一点开玩笑的意思都没有，这就是她的真心话，里面含着的不只是单纯的占有欲，还混合着极端的控制欲和患得患失。

“他……顾无欢他——”

“没有回来。”

——？

区区四个字，却愣是让顾风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什么叫——没有回来？

身体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她黝黑的瞳孔几乎是立刻变得无神了，右手臂中冰冷的违和感还盘桓着，不时地撩拨着她的神经。可是那些都不重要。

没错，还有什么重要的？他没有回来，顾无欢没有回来，那她的那些挣扎算是什么？她的右手已经与那该死的武器合为了一体，那就像寄宿在她身体里的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把她所珍惜的一切全部夺走。

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只要把顾无欢还回来的话！

颜倾眼前一晃，只见刚才还坐在他五步外的沙发上的顾风，这时候已经出现在他面前了，不大的手掌正握着他的脖子。

那双平时总像睁不开一样的眼睛这时正死死盯着他，眼白处以肉眼可见的程度罩上了一层血雾。

“你骗了我吗。”

颜倾再怎么镇定，被人制住要害也是下意识就想挣脱，可出乎他意料的是，一试才知道，顾风的手竟如钢铁一般坚硬。

她的声音平稳，却也隐隐透着铁锈味。

“颜倾，我们的交易呢，我做到了对你的承诺，而你——骗了我吗。”

“你先冷静下来。”

“顾无欢呢，顾无欢为什么没有回来，把他还回来，你们这些骗子，杂碎，把他还给我，我对他坦白过的，我答应过他的。哪怕不能再被他认同我也要把他带回来，带到我们的日常中……什么狗屁世界，凭什么要我为它战斗，我只要我身边的人，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把他还给我，还给我！我要宰了你，我要杀了你们所有人！！！只要能把他带回来我死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都没问题——把顾无欢还给我！！！”

疯狂了吗。

颜倾感受着氧气被逐渐剥离的痛苦，脸色沉毅。

虽然很可惜，但现在这个时点，他已经没有办法顾虑其他了。思及此，颜倾将顾风想知道的事情尽数交出。

“顾无欢……是自己选择留在那边的。”

扼紧的手停下了，但还是没有一分一毫的放松。

“说清楚。”

唤回理智了吗。

颜倾有了余裕，再去仔细看顾风的脸，身体竟有了一瞬间的僵硬。他能感觉到自己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水，嘴角却扭出了歪曲的弧度。

看着他的那双眼睛，分明耀着金红色的杀意。

“他的家里人有让他接下来在国外留学的打算，这也是他自己愿意的——作为补偿我们帮他疏通了门路，然后早就停止了干涉。”

“是……这样啊。”

顾风的手倏地卸了力，她收回了手，退后几步坐回了沙发上。仰着头沉默了一会，她又看向还站在原地的颜倾。

脸上露出了与平时大相径庭的，温润柔和的笑容。

“多谢你们在中斡旋了，这样，我们的交易达成了。”

“你的打算是——？”

“为了不再被你们这样的人插手，再来做个交易吧，我相信你也有要我做的事情不是吗？”

这可真是……荒诞。

颜倾望着那令他毛骨悚然的笑容，在心中鄙弃着自己的天真。这个小姑娘容易控制？或许吧，笼子里的老虎也是很好饲养的。

但是，一但打破笼子，让它尝到血的味道……

对那未来胆颤着，他再一次用审视的眼光看向这个冲他笑着的小姑娘。

看来，是他亲手唤起了这只怪物啊。

“你怕我？”

顾风揪过地上抖抖索索的人的衣领，大半都染着金红色的瞳孔中满是寒气，她盯着面前透出明显恐惧气息的人，好像真的不明白一样逼问着。

“因为怕死，所以怕我？”

她看看自己闲着的右手，嘴唇一扭，低笑出声。

然后，那只右手就起了变化，在那人惊恐的眼神中，皮肉被黑雾笼覆，逐渐露出白森森的骨头来。

千煞骨爪。

那人显然是个识货的，当即惨叫起来，不住地挣扎着，可顾风的左手比钳子还要坚固，扼着他，几乎像要把他掐死。越是挣扎，收束越紧。

“给我争点气啊……害怕什么，还能比你们对我做的事更可怕吗？”

男人看着顾风右脸上骇人的伤疤，喉间一声呜咽，腿软的几乎连跪都跪不住了。可顾风没给他半点逃避的空隙，她分开食中两指，骨爪尖利的尾端分别对准了他的两个眼球，玩弄猎物似的晃悠着。

看到那惊恐的表情，她的心情越发高昂起来。

“你们不是还要杀了我吗……？”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道歉！我道歉可以吗！不要杀我，我还不想死啊，而且你的事本来也和我无关，是黑狼！都是黑狼那个家伙独断专行——！？”

男人发狂的叫喊停住了，不，或许该说是“被”停住了，他大张着嘴，身体筛糠似的发着抖，柔软而脆弱的眼球上已经感觉到了微弱的疼痛。骨爪轻轻地按在那上面，尖锐至极，甚至还隐隐透出寒气，只消顾风轻轻一动，就能把晶状体毁去。

然而顾风并没有动。

她的手很稳，稳到一点摇晃都没有。

接着，她静静地开口了——

“黑狼，你是说那个被我剥皮的家伙吗？要是你对他有怨就难办了，不如，去暗巷看看吧？尽头两边的墙壁上，全部都是他哦。”

墙上，全部，都是黑狼……男人反刍着破碎的词语，在绝望中张大了嘴，像只被扔上岸的鱼。恐惧毫无预兆地降临了，顾风或许并没有想恐吓他的意思，但从这样的轻描淡写中透露出来的情报反而更让他心惊。

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什么小姑娘，而是从地狱来的罗刹恶鬼啊。

“我说你啊。”

恶鬼疑惑地歪了歪头，狭长的眼睛眯了起来。

“这时候还能想到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什……什么……”

“这不是还能笑出来的嘛。”

顾风抄着手蹲下身去，看着倚在墙边睡着了的唐叶，只觉得心里一片宁静。

别看唐叶平时拧着眉瞪着眼，总是一言不合就要扑上去咬人的样子，谁料到这样的他睡着之后竟意外的老实。眉头放平了，表情也都松懈下来，偶尔还会含混不清地嘟囔两声——怎么看怎么可爱。

这家伙，简直像个小孩子。

顾风看了会，就伸出手去，捏了捏唐叶的脸。毕竟这样的机会很少见，要是在唐叶清醒的时候，绝对又要闹起来了。

其实她心里清楚，自己的性子就别扭得很，可要比起唐叶来，也是稍有不及。但要是她主动逼上去，逼到唐叶没办法靠发脾气转移视线的时候，就像因为太紧而崩断的橡皮筋一样，唐叶才会自暴自弃地吐出一直压在心里的真心话。

——说实在的，简直麻烦的要命。

可是啊……顾风翘了翘嘴角，心情愉快地低下头，亲了亲唐叶的嘴角。这样不是也挺有趣的吗？所谓在一起，其实也就是这么回事吧。

哪怕就为了现在这么一刻，之前的磋磨也就都有了意义。

“糖糖，要睡的话去床上不就行了，喂，糖糖——？”

喊了几声，唐叶才睁开眼，视点转了一圈才停在顾风脸上。顾风看出他还没睡醒，刚要再说什么，却没想到他朝着自己伸出了手臂，一拉，人就被抱住了。

“！？”

“你吵死了，还这么晚才回来……”

“是太晚了，我也一直想早点回来——不说这个，你在这睡肯定不舒服，去床上睡吧。”

唐叶把顾风抱在怀里，又确认似的按了按她的头，说话声音朦朦胧胧的，“在这……也没有那么不舒服。”

“说什么傻话，你是看不起我的床吗？”

顾风莫名其妙地问过去，想抬起头看看唐叶的表情，却被他牢牢扣在怀里，只得放弃意图，将脸贴在他的胸前，没料听到他明显快了的心跳。

“……你也知道是你的床，我怎么可能就那么睡上去啊？”

半晌，才听到唐叶小声嘟囔。顾风先是一愣，然后根本忍耐不住，搂住唐叶的腰笑的不能自已，就算唐叶拍她脑袋她也停不下来。

“哈哈哈……你真是……”

“笑什么啊混蛋！”

“因为……因为你也太可爱了吧……事到如今反而害羞了？没关系，只是睡床而已，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哈哈哈……”

唐叶被笑的恼羞成怒，就着这个姿势一把就把她抱了起来，杀气腾腾地扔在了床上，自己也压上去狠狠掐她的脸。顾风笑的几乎岔气，只虚虚按在唐叶的手上，一点像样的反抗都没有。

“怎么样？如果要晕过去的话，就提前告诉我一声啊哈哈哈哈……”

“闭嘴，你是不是脑子里缺根筋啊！”

“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脑子里没有筋的。”

唐叶愣了愣，龇牙咧嘴地瞪着躺在那里笑的一抽一抽的顾风，有心再给她一巴掌，想了想却又放弃了，最后只是精疲力尽地把脸埋在了她颈窝里。

鼻息打在皮肤上有点热又有点痒，顾风渐渐止住笑，胡噜了一把唐叶扎人的头发。

“就这么困？”

“你以为现在几点了啊……”

“也是，差不多到乖宝宝该上床睡觉的时间了。”顾风接收到唐叶的白眼，又嗤嗤地笑了几声，转而安抚性地拍着他的后背，“行了糖糖，明天任务还重得很呢。睡吧，虽然我的床也不太舒服，你就将就点吧。”

“你，真是一点都不懂啊……”

唐叶叹着气，觉得光是自己这么心砰砰跳实在是没啥意思。他就不明白了，凭什么只有自己跟个愣头青似的战战兢兢的啊？顾风这混蛋再怎么说也是个女生吧？被男性抱着躺在自己的床上就没有一点动摇的吗？虽然想想她害羞的样子是觉得有点可怕，可是完全不害羞也让人莫名火大啊！

想到这里，他运了运气，然后鬼鬼祟祟地……用嘴唇蹭了蹭顾风耳后的一块皮肤。冰凉，却意外的柔软，像极了这个人。

然而没有反应？唐叶等了半天也没有得到顾风的回应，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张开嘴就朝着那块皮肤——舔了一下。

唐叶心里还是不太安定，毕竟做出这种事情来，就算顾风现在暴起揍他也不能有怨言。而且哪怕不想承认，光从以往的掐架经验来看，动真格的他还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打过顾风，更别提他还完全没有立场还手。

可想也没用，毕竟他已经做了。

出乎意料的，顾风并没有立马杀过来。不过唐叶确确实实感觉到她颤抖了一下，但只有一下，就再没有任何动作了。

说实在的，这样反而让人害怕。

顾风沉默的时间很长，长到唐叶觉得像过了一辈子，他的心脏越跳越快，几乎有种要冲破胸腔的错觉。就在他下定决心怎么也要深呼吸一下补充氧气时，刚张开嘴就听见顾风有些呆然地呼了口气。

“哈……原来你就一直在纠结这种事。”

她无奈的声音听上去甚至有几分宠溺，这让唐叶呼吸不太顺畅，可他还是努力开口了。“你说——”

“连问都不问，就擅自认为别人一点都不懂，我也真是不明白你脑袋到底是好使还是不好使啊。”

“等等你说擅自……是什么意思啊。”

“这种事也没办法的吧？刚才，你还在睡的时候，我也有做过哦。因为这个动摇的糖糖好可爱啊。”

顾风像顺毛一样摸着唐叶的后颈，按压的力道不轻不重刚刚好，唐叶从鼻子里哼出一声不屑的声音，可因为困倦或是其他一些什么，听上去有些像猫的咕噜声。

“你就是这种地方最招人讨厌……”

“不是也没什么关系嘛，反正我只对你这样，你也不会因为这个就讨厌我的吧。”

“……”

“诶？难道被你讨厌了吗？”

唐叶身体一僵，嘴皮子哆嗦了半天也没说出句整话来，最后只得在顾风细碎的笑声中叹出一口气，狠狠地抱住了她。

“最喜欢了……所以去死吧你！！”

“死了不是就不能喜欢你了嘛。”

“你就没有不这么轻浮的说法吗？”

笑声止了，唐叶感觉到顾风推了推自己，才慢慢支起身子来。房间里没开灯，于是顾风映着月光清辉的一双眼睛闪闪亮亮的，看着当真是要比天上的星星还璀璨，和平时那睁不开的样子简直没法相提并论。

那双眼睛的正中，浮现出了个人影。

“当然有啊，”顾风的声音还是挺冷清的，但语气就柔和的不像话了，“糖糖，今晚的月色真美。”

唐叶感觉脸上的温度立刻就上升了。混蛋，你倒是看看月亮再说啊。他想这么吐槽，最后却只是低下了头，在唇齿轻触时喃喃低语。

“啊，我死而无憾。”

唐叶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他看了看巴着自己手臂睡的欢快的顾风，想皱眉头，心情却好到怎么也忍不住地笑了。

在一起的时间越久，他越觉得顾风的习性实在像猫，平时看上去冷冷淡淡的，其实有时候特别黏人——这么说好像也不太准确，应该说，爱黏着他才对。不过这可不是抱怨，他是抱着炫耀的心情这么想的。

经常揪女生辫子的调皮鬼，没想到居然会有用自己的伞给流浪猫遮雨的时候。唐叶大概就是以这种模式来感受顾风的，除此之外还要再加上一份额外的心动。

这不是超可爱的吗？要是平时性格也不那么残念就好了。

“唔……糖糖……”

唐叶本以为她醒了，可仔细看看，顾风分明还闭着眼，不知魂游到哪里去了，只是脑袋又往他手臂上靠了靠。

那双细长的眼睛紧闭成了两条线，眼尾微微翘起了小钩子，倒比睁开时更妍丽。唐叶腾出空着的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只觉得很是柔软。但唐叶这时却没那么多胡乱心思了，他看着顾风的右脸，有些出神。

顾风自己不放在心上，但他恐怕是一辈子也放不下的。那道伤疤将她的右脸串了起来，甚至也刻在了她的眼皮上，没有影响到她的视力实在是万幸。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决定将这条路一起走下去。

能有现在这样的安宁，虽说是两个人一起努力的结果，但也不能否认冥冥之中有所护佑。毕竟在一起听上去简单，对他们来说却那么难。

“……睡的像个智障一样。”

“智障说谁……”

唐叶眉头一跳，再看看她还是闭着眼的，又想笑又好气，索性捏着她的脸一通拉扯，泛了红才意犹未尽地罢了手。“你装睡啊？”

顾风噗地笑出声来，在唐叶的胳膊上蹭了蹭被掐的挺疼的脸，“因为发现你看的很入神不忍心打扰啊。”

“你——到底从什么时候就醒了！”

“害羞啦？害羞了吧？唔哇……糖糖好可爱，脸都红了……”

“你就是这种地方最烦人，去去去一边去不要抱过来！老这么撒娇你是小孩子吗？”

顾风瞅了瞅唐叶抱自己很紧的手臂，哪怕可能会惹他生气也很难抑制住大笑的冲动，可最后她还是设法忍住了，而是将问题投了回去，“那个，真的想要我改吗？”

“……”

唐叶在她意料之中沉默了，环在肩背上的手臂又紧了紧，这是身处动摇中无意识的结果吧。顾风假装没有注意到，继续逼问过去。

“糖糖？”

“……不想——行了吧！你想笑就笑，早就看穿了好吗……”

真是，你头脑挺好但有时候也真是够奇怪。虽然这么说，但唐叶的抱怨也就直到现在为止了。

因为下一刻，顾风就笑眯眯地捏了捏他的脸，低声答道。

谁叫我喜欢你啊。

第一次牵手的时候，追根究底完全不是那种气氛。

毫不留情地说，不管是电视剧还是少女漫画里，那种仿佛真的能飘起粉红色泡泡的火热气氛在两人之间一点都不存在。不过说火热倒是真火热，毕竟两个人刚才真刀真枪地干了场架，还是就算求饶也得给你捶出屎来的那种。

顾风靠坐在墙边一个劲地深呼吸，还不断地揉着手腕——那里刚才因为吃力脱了臼，即使被她自己矫正过来，残存的疼痛依然难忍。

她一边吹着已经红肿起来的手腕，余光还注意到唐叶在面前烦躁地转圈。他也被打的不轻，顾风知道自己下了多重的手，就算是唐叶这种皮糙肉厚的主，怎么着也是够他喝一壶的。这样想想顾风心里就平衡的多了。

倒不是因为嫌唐叶下手重，只是干架这种事，怎么也得看见对方难受一下才对得起自己。

正胡思乱想的时候，身边突然一挤，顾风斜眼看去，只见唐叶阴着脸坐在身边，眉心拧得能出来八道沟。

当时顾风就愣了，那时候她和唐叶还没到后来那种关系，两个人虽然时不时就约场架，但也是打完就分道扬镳，连句客气话都不用说，直奔主题得很。谁知道那天唐叶脑子闹了什么毛病，破天荒地接近她却没带敌意。

还没等她开口问问，受伤的那只手就被抓了起来，没轻没重的，疼得她想骂街。

好歹是忍回去了，“我……我说你要干什么！”

唐叶没回话。

不光没回话，他连眼皮都没抬哪怕一下，只是直勾勾地盯着顾风的手，不知道魂游天外到哪去了。顾风被他气得好笑，索性不再问，等他自己想开口。

过了好久，这位爷才回过神来。

“你手，怎么这么小啊。”

顾风看了看自己的手，常年或徒手或拿武器训练的人，其实真说不上小。可要是跟唐叶比起来，倒是真的还差一些，五指对起来的时候，还差了将近一个指节。

不知道为什么超不甘心。

所以顾风开口的声音挺冲，“打你身上疼就行了。”

唐叶呆了呆，似乎还不太明白为什么顾风有这么大敌意，就又低下头去认真地看着她的手。他的神情太专注，就像个得到了新玩具的孩子一样，这让顾风也不太好再发作了。虽然还是觉得很别扭，但她还是想办法忍耐下来了。

说起来，这还是她第一次和除了家人以外的人这么接近。

不过，倒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唐叶并没有什么多余的意图吧。唐叶这人，还真是很难想象他会对异性感兴趣的样子，而且顾风也有自己很可能并没被当成异性的自觉。但对于这种定位她还是很满意的。

可是事情是一码归一码的。

“喂……你看好了没有，不然能不能换只手，好歹先让我把绷带包上再说。”

实在是不愿意再继续虐待自己的手腕了，顾风开了口，倒不是怕痛，但是毕竟是脱臼，如果以后留下什么容易脱落的毛病麻烦的还是她自己。

唐叶扫了她一眼，冲她伸出了手。

“干嘛？”

“拿过来，我给你包。”

顾风无言地看着他，等确定他是认真这么说之后，就真的从书包里掏出了绷带。虽然她打心底不愿意假他人之手，可也知道跟唐叶说不清道理，索性由着他去了。

唐叶接过来，还真的开始一板一眼地给她包扎。到底是干架当吃饭似的人物，做起这种事来也挺熟练，顾风盯着看来看去，倒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而且力度控制地比她自己包扎的时候还要好，一点都感觉不到疼。

等到最后打完结，顾风动了动手，小声叹着气，“手艺不错……”

唐叶瞥了她一眼，没说话。只是又拿起顾风的手来盯着看，仿佛有哪个世纪谜题的答案写在她手上一样。顾风没辙，索性由他去了，自顾自倚在墙上闭目养神。

虽然视线很烦人，但手被握的很温暖，温度正好适合让人安心。顾风歪着歪着，竟还真的迷糊了起来，静静地曲起腿，用空着的手臂抱住了膝头，整个人都蜷成了一团，把脸藏在了里面。

朦朦胧胧地听见有个声音，“……别在这睡啊你。”

溢满了无奈，是江流吧，顾风根本没有睁眼的意愿，就胡乱挥了挥手。

“江流你丫别烦我……哪凉快哪玩去……”

“你说谁啊！？”

“找你家枚雪去！让我睡……”

好困。说起来，从小到大一直都在身边的人，终于找到喜欢的对象不是件好事吗？毫无疑问是件好事吧，但是顾风现在真是没有余裕为此高兴了，因为真是好累啊，她不能假装自己不失落，也不想去对江流抱怨什么。

这样想想，唐叶来邀架时她可能也是松了一口气的。

对了对了，唐叶，要不是有他做对手，能让自己发泄多余的情绪，可能还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吧。

但还是好累。已经不想再思考了。

她沉沉地睡了过去。

“啊哈哈，这是什么，情书？”

唐叶一愣，抬头看着满脸笑容的顾风，完全没反抗地任她偏坐在课桌上，把自己手中的信纸抽走了。什么时候来的？他根本一点都没察觉到。

至于手里的东西，说是情书他也完全反驳不了。

毕竟——

“啧，好厉害啊这个，原来还真的有粉红色的信纸卖的——哦哦，这两张之间不是还夹了张心型的吗？也有趣过头了吧。”

你的眼睛可不是这么说的。唐叶无言地皱了眉头，怎么也交往过这么长时间了，这种情绪他还是能看出来的。顾风脸上是比往常无论何时都要灿烂的笑容，但那双眼里盛着的，却是漠然与冷厉。

而且话尾的声音已经能听出嘶哑来了。

这是他完全没见过的顾风的另一面，硬要说他倒是觉得挺感兴趣的，只不过那双黑色的眼睛实在是看上去有些瘆人。

“小看你了唐叶，没想到你也是挺受欢迎的嘛。你看这里还写着‘你那冷漠下的温柔’之类的……这不是太好了吗？一看就是个可爱的女孩子。”

嗯，还有字迹也很可爱啊，是圆体呢。顾风大略扫了一遍，就把信纸又按回桌子上，看上去像是要还给唐叶，但她按住信纸的手并没有放开。唐叶低头看过去，这只手倒是没什么异样，但他到底还是看到了，顾风垂在身边的另一只手的手背上，青筋蜿蜒凸显。

心跳快了几拍，唐叶真是没有想到，顾风居然会有这种反应。

但是，他并没有继续陷在这种状况之中的打算，直觉告诉他如果这样下去，肯定会招来各种各样的麻烦的。

“这是她擅自塞过来的，跟我无关。”

“我懂，就算是你当然也做不出来向女孩子要情书的事情，所以是对方贴过来的？”

这种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不行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啊？唐叶已经敏锐地发现顾风眼中的阴影越发浓重了，这家伙，真的是在嫉妒吧？没想到会在这种事情上钻牛角尖，虽然和她的印象不符，但意外的……有点可爱。

这么想着的唐叶当然不会知道，会认为这种凶兽可爱的人大概也只有他自己了。对普通人来说的“可爱的女孩子”的定义范畴内，是绝对不会有这种暴走倾向的女孩子的。

作为不喜欢动脑子的典型的他，索性直接问了出来。

“我说你啊，是在嫉妒吗？”

“嫉妒？”顾风的眼珠微妙地动了动，“你有时候还真是有点大言不惭。”

“我对这个完全没有想法，对这人也没有任何印象，而且话说我有兴趣的从头到尾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说的话你能理解吗？”

为了不让麻烦变得更麻烦，唐叶选择的说法相当直白。

“是怎么样呢。”顾风的回答却相当暧昧不清，至于她的态度，看上去不是相信也不是不相信，似乎只是单纯的对此感到有趣而已，“最起码这封信写的挺有意思，她看你的事情看的还挺仔细的。”

“……是吗。”

“在我看来是这样吧，仔细到有点恶心的程度，不过既然是女孩子只要说可爱就足够了。”

慢慢呼出一口气，顾风好像终于冷静了下来，她站起身，拍了拍有些皱了的衣角，又回到了平日里对女生充满无条件善意的状态。“我还有事要先走了，你慢慢来吧。”

没有任何异常，就像她最常见的样子。明明嘴角带着点笑意，可眼中却没能映照出任何人来。

连唐叶也没有。

唐叶只觉得浑身汗毛都立了起来，想都没想就伸出手去一把拉住顾风的手臂，手指刚一合拢，就反被顾风捉了过去。她的擒拿技到底从哪学来的，脑子里刚浮出这个问题，唐叶就已经被顾风掀翻了椅子按在地上。

从下面的视角看过去，那张脸好看的不可思议。

“到底是哪里做错了啊！我知道自己脑子不好用，所以你直接说出来行吗？”

“你没有错，不如说有人喜欢你才证明你不是个混蛋，这是件好事啊。”顾风单膝跪在他身边，抽出了电光火石间垫在他脑后的手。那只手已经显而易见地红肿起来。

“问题在我身上。我讨厌有人用那种眼光看你，就在刚才，你知道我多想把那孩子无辜的眼睛抠出来吗？因为只是单单在她面前把信撕碎不足以让她彻底死心吧？我不该做那种事，所以为什么不能就让我这么离开？这种人有什么好挽留的？”

她嗟叹着，完全是认真说出这番话来的。

这样的顾风很恐怖，但唐叶更觉得心中升腾起一种诡异的满足感。他试图不让自己表现出来，努力和顾风进行对话。

“你就那么不信任我吗？就像你不信任自己那样？”

“我只知道我不能指摘你的生活方式，你是你自己的。”

彻头彻尾的正论。在这种头脑不正常的对话之间出现这种正论，才是最异常的事情。但这就是顾风的思考方式。“我不能去伤害别人，哪怕只是想法也不能有。我不能给自己借口，只有一次也不行。我不能放任自己滥用力量，那不是人类应有的做法。”

“就算喜欢？”

唐叶的眼中闪着嘲笑般的光，而顾风只是坦率地接纳下来。

“就算喜欢。”

“什么啊原来你是禁欲系吗。”

“是什么都好。”

那只挫伤的手碰了碰唐叶的脸颊，就像被烫伤一样立刻收回了。顾风皱着眉头，克制忍耐的表情足以让任何人心动。

对唐叶来说更是如此。

“你脑袋虽然好用，但也是个笨蛋啊。”他的喉咙里溢出了打心底觉得愉悦的笑声，在顾风要离去的一刹那又是发力把她拉了回来，借着全身的力气将这只危险的大猫压制在了身下，高傲地仰起头来。“这种事情不是很简单吗——成为我的东西吧。”

顾风不可置信地望着他，喃喃出声，“这有什么意义……”

“作为交换，我也是你的了。就像你的眼睛和手脚，你当然有权自行处决，也应该保护它们不受别人觊觎，而不是被人看上就把它们砍下来送出去。”

这样不是很好嘛？你说过喜欢了吧。他挑着嘴角笑。

“我——”

“你说过的吧，那个人看我的事情看的很仔细的话。事先说好，能够评判这一点，也就说明你不是也在用同样的眼光看我吗？说可爱也没关系吧。”

咯吱。顾风发出了凶猛地咬牙声。

“真是吓了一跳啊，明明我之前还一直忍耐着，这不是根本没有必要吗？没想到你已经像这样迷恋上我了。”

“说话也给我有点分寸——！！”

“对没有自觉的孩子来说，最高的服务来了哦。”

“你又犯啥病啊。”

唐叶横眉竖眼地瞪着仰在地板上的顾风，那副没了骨头的样子简直让他想打她一顿——当然也只是想想，先不论别的，他能不能打得过对方就是个问题。

可这不妨碍他表达精神上的鄙夷。

顾风瞥他一眼，义正辞严，“思考人生。”

“我信你的鬼了！？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吧！”

“这么一说我好像是还没吃饭……”

说着，平平淡淡的眼神就盯在了唐叶脸上。既不像命令也不像请求的，可唐叶就生生从里面看出了对食物的渴望，他狠着心跟顾风对视——也就四五秒，之后立马缴械投降。“行，行！我给你做饭去行了吧！”说罢，踢踢踏踏地往厨房走，还顺手拎上了客厅里一袋新买的无骨烧鸡，不一会就传来了哐当哐当地剁菜板声。

顾风翻了个身，侧躺着看向厨房方向，听着听着，忽然眨眨眼睛，翘起了嘴角。

“还不起来！”

“……好饿啊……”

外面的一声脏话从这耳朵进去又从那耳朵放出去，顾风就看见唐叶黑着脸端着俩盘子走进来，一个放着炸的金黄的荷包蛋和几片吐司，另一个盛着被解了体的烧鸡，当啷当啷两声盘子落了地，唐叶也坐了下来，直直瞪着顾风。“还要我喂你啊？”

顾风眨了眨眼，慢吞吞坐起身来冲着唐叶笑，灿烂堪比传销从业者。笑得唐叶心说平时得你个笑模样都不容易，看来还是没多饿你几顿。可伸手不打笑脸人，再说顾风跟他……他到底也没再说什么，伸手把筷子递给顾风。

“这个点想点外卖都没有，不好吃也给我吃。”

顾风多拎得清一人啊，打蛇就随棍上，“你做的什么都好吃。”她诚恳道。唐叶也知道她这德性，可偏偏就吃她这套，哼了一声，可从气声里怎么听怎么有点得意，再看顾风的时候眼神就不那么凶了。得了这个信号，顾风就自动自发地靠在了他身边，低头去夹那荷包蛋。她的手法不是很灵活，两根筷子倒像是追着那荷包蛋跑，在盘子里绕了一圈，才服帖地从中间卡住了那个蛋，一使劲，这次顺利地分成了两半。

直接夹来吃不就好了，一个荷包蛋哪用这么费劲。唐叶还在嫌弃她矫情，顾风已经夹起一半来送到他嘴边，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

唐叶傻了。

他没法不傻，顾风哪像是做这种事的人？就算最近被发现有点傲娇的倾向，可在她身上，“娇”的比例能占个百分之一就不错了。可愣了半天她还在等着，唐叶瞅瞅荷包蛋，再瞅瞅一脸献宝似的顾风，迟迟疑疑地张开嘴，咬住了那半个蛋。顾风这才满意，夹了另外一半填进嘴里，三两口就吞了下去。

“哎，真没夸错，手艺是越来越好了。”

顾风从没想过“重逢”会来的这么快。后来她也曾想过，如果那天没有因为急着回家抄了近路，没有目睹小树林中的一幕，也许就不会招惹上黑狼。但那终归是个经不起推敲的假设，因为她从不后悔救下那个女孩。

无论理智如何告诫她不该轻举妄动，可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她只有站出身。

没有丝毫迟疑，她将她唯一拥有的武器亮了出来，白生生的骨爪拢了拢，摩擦声铮铮作响，刺耳的声音打断了黑狼的享乐，可当他不耐地止住刀看向顾风时，表情却明显变得明亮起来——只是在那张脸上更显可怖。

“让我看看这是谁啊。”他轻声道，狼一样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在顾风身上锁死。又是那种打量猎物的目光，这唤起了顾风所有疼痛和憎恶的回忆，她的汗毛一根根竖起，就连呼吸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却怎么也摆脱不了窒息感。这能有什么办法，她有生之年第一次跳天桥就是被对方逼的，有点心理阴影也在所难免。黑狼好像也看出了她的虚张声势，他站起身来，借着昏暗的月色也能看出，裤腿处洇湿了一圈，而原因根本无需多说。“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顾风沉默着，身体绷成一把拉满的弓。

“哦？看来之前稍微有点做过头了？不要那么紧张嘛。”黑狼嘶笑起来，声音比女人的指甲刮在黑板上还要刺耳，“——说笑的。这种害怕的样子最适合你了，对吧？小猫咪。”

被他随手抛在地上的女孩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她看向顾风，那双被她自己的血染红的眼中满是乞求：她还不想死。哪怕她遍体鳞伤，浑身上下只有眼睛还可以依照主人的意愿自由活动，她也在用那双眼睛，笔直地向顾风传递着毋庸置疑的信息。

——救救我。

顾风依然没有说话，她只是缓慢，又坚定地点了两次头。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她决定回应女孩对她的期望。因为和她自己相比，女孩的求生欲望生动得像是金红色的落日，炽烈又鲜活。那是值得她付出一切去守护的东西，就算要她付出生命都无需犹豫。

“啥？你说谁为男人打架？”

唐叶把目光从大大咧咧坐在马路牙子上的两个货身上转了五六圈，也没发现哪个像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顾风还没什么表示，只是举起酒瓶灌了一口，旁边沈千言倒先跳出来了，只见他拧眉瞪眼，向着唐叶就摆出了一脸的痛心疾首——

“我就不能不说说你了，小唐啊……”

“你他妈叫谁小唐！？”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人家顾大爷怎么就不能少女怀个春？好歹她和顾无欢——啊对就那小子——好歹他们俩是好几年的同学，刨出去对方对她没意思也算女才郎貌，有点非分之想怎么了？放谁那打官司都说不出伤天害理来！”

唐叶眯着眼看他。第一，这丢人的怎么想都是顾风，沈千言实在没有理由这么激动。第二……这孙子感觉像是想替顾风遮羞脸，可说的话怎么听怎么不对味，要是唐叶是顾风，早就打得他个四面见线了。

正主却就坐在一边只管闷声喝酒, 屁都不放一个。

这反倒勾起了他的好奇心：顾风这种披着女人皮的野兽居然也有这种“罗曼史”？那叫顾无欢的小子不会是世界拳王吧……

想知道就问，唐叶从来都不干为难自己的事。

“到底怎么回事？”

沈千言大笑，“这你可就问对人了，除了我别人肯定没法给你讲这么清楚。哎呀要说我跟顾风那也是这么多年的交情……”

那厢顾风从鼻子里哼出一声，没见同意也没见反驳，只是把头转过来看向了沈千言，像是要拿他的话下酒。脸上看着倒像是……挺幸灾乐祸。

这家伙怕不是个傻子。

“不过这故事也没那么长。都怪那小子太招人，还有一个漂亮妹子也看上他了，再加上顾大爷和顾无欢一直走得挺近，这不就成了祸事？话说那一天，妹子带了个模战高手去找顾大爷。电影你看没看过？就是让她离那小子远点呗，不过其实妹子也没有真想揍他的意思，可咱顾大爷是谁啊，当场就茬起架来了！还实战！那可真是——”

“咳。”

“——那可真是英姿雄武，要说起实战械斗我们顾大爷论第二谁敢称第一！听说小唐你也和她约过实战？那你算是三生有幸，这可是我们学校真正的高水平人才……咳，反正就这么个故事，怎么样？有什么感触？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唐叶看看默不作声的顾风，再看看哈哈干笑的沈千言，格外鄙夷地开了口：

“我就想知道，那个不长脑子的蠢蛋是谁。”

“噗。”

褚时秋一手撑着半边脸颊，兴味索然地看着辛阳，一双好眼眯成了两道细缝，有气无力地开口：“你也是真会折腾人……是，我是答应过帮你做事，可你也太不把我当人看了吧？让驴拉磨还得挂根胡萝卜呢，老想着空手套白狼你觉得合适吗？”

辛阳瞧了瞧她，脸上显出了点笑意。他本就生得副好皮囊，不笑时冷峻的眉目危险中又天然透着几分勾人，若是他想，更能用几分笑容和精心准备的甜言蜜语做武器，轻易敲开大多数女性的内心——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魅力并加以利用，正是辛阳的处世之道之一，为了达成目的，他实在是不吝惜这样微薄的“代价”的。

“时秋，凭我们的关系，你说这话岂不是生分了？”说着，他一手轻轻执起褚时秋撂在桌面的手，用食指在掌心按了一按。

那甜蜜的笑容哪怕是褚时秋这般和他相交甚久的人物都没能幸免，脸上顿时泛起了不自然的红色。可褚时秋毕竟是褚时秋，就算辛阳今天豁出去在她面前跳个脱衣舞，也绝对动摇不了她对于生意的执着。褚大老板一翻手啪地将握住自己的手背打了个通红，也对着辛阳笑了起来。

“别说我没睡过你，就算睡过，这价也没得再谈。”

辛阳还不死心。“区区黄白之物，哪有我这样能让褚老板开心的本事？”

他毫不在意地又用手去抚褚时秋的左脸，指尖顺着那道长长的伤疤划过，微凉的触感激得褚时秋浑身一抖。就在这一晃神的空当，辛阳已经将脸贴了过去，两人的距离缩短到甚至能交换呼吸——然而在鼻尖接触之前，刻意散发着荷尔蒙的男人就被一只手按在脑门上压了回去。

“少来这套，”褚时秋龇出一排白牙，两颗尖利的虎牙在阳光下几乎要闪起寒光。“辛先生，您也别太看得起我，咱家做的是生意，可是真指着这活吃饭。我虽说算不上童叟无欺可也是图个两相情愿，这么多年一不赊账欠账，二不接受肉偿，哪能碰上您就改了规矩。”

两人大眼瞪小眼了片刻，最后还是辛阳先让了步。

“你真是连说梦话都不带松口让价的。”

与其说辛阳没有失望，倒不如说他恐怕从一开始就不觉得能让褚时秋就范，至于他还要这么做的个中缘由，褚时秋不懂，他就也不说。

“说得好像你听我说过梦话似的。”

褚时秋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完全没有悔改的意思。最开始她也曾被辛阳耍得团团转过，可俗话说的话久病成良医，就算是猴子都知道吸取经验教训，更何况她这么个大活人。欺压和反欺压的生活过了几年，她已经学会了以平常心对待辛阳，而不是过分在意两人之间物理上将近十岁的年龄差距以及精神上超过千年的道行差距。

辛阳一抬头，正好跟副大墨镜对上了眼，说它大是因为这副墨镜是真大，几乎挡住了佩戴者的大半张脸。不过辛阳还是通过声音确认了大墨镜的身份，所以也没太担心被认识的人发现自己坐在马路牙子上喝酒会掉身价。毕竟在大墨镜那里他的印象分可能也没有再下跌的余地了。

“怎么？有兴趣陪我这个失魂落魄的大叔喝两瓶吗？”他笑起来，懒懒散散地举了举酒瓶，随着他的动作，绀色衬衣的领口又散开了些，恰到好处的露出了线条流畅的锁骨。

这种说不清到底是不是经过计算的行为使得大墨镜从鼻腔里发出了不屑的声音。她终于开了金口：“你还像不像样子啊辛先生，这副德行出去看门怕都没人要吧。”

辛阳也不以为忤，反而拍了拍自己身边的水泥地，不遗余力地发出邀请。“比起这个，要是能有褚老板一起，就算是在路边的失意酒，也能像高级红酒一样好喝吧。”

会这么跟辛阳说话的，也就褚时秋这么独一位了。

“失意酒。”褚时秋双手插兜，冷着脸看辛阳，可那副大墨镜在这时却拖了后腿，削减了大半的气势，“辛先生真是说笑了，向来是您翻手为云，哪有失意的道理？说起来也真是不巧，要是能有您的笑话下酒，我倒是还有点兴趣。”

“我很好奇，在褚老板心里，我到底是怎么个形象？”

“会问出这种问题来，就说明辛先生您在我心里最起码是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两人对视半晌，一如往常，先让步的还是辛阳。“和你斗嘴，我真是没有赢的时候。”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行了，就算你不把我当老顾客，名义上咱们还是同事，坐下陪我一会也没什么关系吧？”

“你要找的鬼面，就是我。”

“先生，那家伙还是不肯说实话。”

正在行云流水的笔顿下，辛阳看向面前的部下，脸上难得带了些许倦色。“坦白说我倒不太意外，他在之前也是个慎重的人。”他搁下笔，双手交叠起来闭目思索，“……如果是他，想榨干他的脑浆怕也只是徒劳吧。”

“非常抱歉，是我们能力不足。”

“不，你们做到了应做的。”辛阳摇了摇头，站起身来，“这样好了，机会难得，我就去请专家出场吧。”

就算是通常贯彻冷静状态的部下也哑然片刻，“您是说……”

“说到情报，现在还有谁能出其右呢？”

辛阳笑了起来，“就是咱们可能又要破费一笔了。”

“哈……”

被不知锈迹还是其他什么暗红色东西浸透了的铁门，烛台上闪着的昏黄烛火，完全没有其他光源阴暗潮湿的房间。不管价值观多不相同，十个人中一定会有九个人对此生出恐惧甚至厌恶之情。范围放大到一百人，也会有九十九个理解这种下意识的情绪。至于那唯一的特例，该把其当做伟人还是怪胎来对待，还需要见仁见智。

所以当辛阳面不改色地走进这个可以说是恐怖具现化的房间时，他已经是一个特别的人了。不论好坏。

目光沿着微光一路向前，马上就捕捉到了那个和气氛完全不相符的物件——摇椅。说到底，能辨认出它是摇椅也只是因为它不停前后晃动的特征，上面覆盖的一层黑乎乎的东西更是增加了这个过程的难度。

辛阳慢慢上前几步，随着他在房间中的深入，一股难以言说的气味也覆裹上来，不管成分是什么，但绝没有一样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受。不过在眼睛习惯了黑暗之后，他也终于看清，从摇椅上隐约垂下来的并不是一块黑布的四角，而是更加有趣的东西。

人的四肢。

很明显，是有个人仰躺在摇椅上。

但也很可惜，基于地点的特殊性，这行为本身很难用“悠闲”这么平和的词语来形容。

“呀，好久不见。”

站定在躺椅前，辛阳低下头俯视这人的脸，露出了可称浪费的笑容。

躺椅又在老旧的“吱呀”声中摆动两下，才有对于问候来说过于严苛的回复响起，“我没有邀请你进来。”

“原来如此，将老朋友当做吸血鬼是你特有的待客之道吗？让我受教了。”

“如果你是吸血鬼，那为了把木楔戳进你的心脏，别说挥舞着十字架大喊阿门了，要我在脖子上挂大蒜都行。”

“对唾弃神的你来说真是发人深省的宗教观啊。”

“还不够你讨人嫌的程度的万分之一呢。”

“不胜荣幸。”

“那就用你那条该死的舌头来表达谢意吧。”

“久别重逢就提出了这种热情的要求，我很乐意哦？”

“你真的给我去死一次比较好——不，起码去死个十七次好了。”

“哈哈哈……这种数字意外得很有真实感啊。”辛阳失笑，随后刻意吐出了性感的低音，“说起来，如果是有过经验的话，也许就会对这种无伤大雅的小玩笑有些免疫力？”

“我倒想知道哪个文化会把性骚扰叫做‘无伤大雅的小玩笑’。”

躺椅上的人瞪了他一眼，铁锈色的虹膜在黑暗中凌厉而不可折屈，却并未显出责难——多半也是知道这对辛阳来说毫无意义。不过随后，那双严厉的眼睛就眯了起来，“看来辛先生今天来除了调戏我之外还是有其他正事的，真让人欣慰。”

“哦？这话是怎么说的？”

辛阳心里一动，面上还是那副糖度超标的笑。

“你啊，身上有股臭味。”还是背叛的腐臭味。褚时秋也笑了起来，衔着左边眼眶的伤疤扭动着，用低哑的声音对不自觉僵住的辛阳下了判决，“没必要这么吃惊吧，我也不是会把生意推出门的人。怎么样？还需要我出于礼仪再催促你一次吗？”

从你说出来的那一刻开始还有个屁的礼仪啊。

“你不要再那么做了，好不好？”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她仰起头，眼中本就贫瘠的温和冻成一片，“你是怎么觉得我必须要听你的话？——不不不，你是怎么觉得自己有资格向我指手画脚的？”

“我是为你好！”

“那就治好我啊。”

她终于失去了对话的兴趣，乌黑的眼瞳潜进了最后几星光点，“你又知道我的什么了？真想吐。”